

寄鹤斋选集 清 洪弃生 撰

• 付「钧天乐」与陈墨君书（甲午）

前日道过芳村，与君清话，欲一睹传奇为快。弟因向友人借得「钧天乐」一部，兹即付上，以纾渴怀。

第是中佳处，未许浅人问津。君具有慧眼，宜仔细寻其脉络、玩其结构、赏其雅唱、识其寓言。诙谐，则曼倩复生；谩骂，则东坡未死；操笔，如史公之叙滑稽；填韵，如柳七之谱曲子。忽而哭、忽而笑，忽而欢情、忽而涕泪；忽而才子，忽而佳人；忽而鬼怪，忽而神仙；忽而人间，忽而天上；忽而往古，忽而来今。郁则极郁，伸则极伸；痛则极痛，快则极快。尽宇宙间人物情状，无不供其描绘；尽时俗中人物情状，无不供其镌镌。登场唏嘘，令人欲绝。场上一唱，场下有笑者、怒者、羞者、恨者，有喜而雀跃者，有恶而龟缩者；秦殿照妖镜、温峤然水犀，不足喻其妙也。然而变化万端，终归一线；豪极豪，而细又极细。有其笔、无其书，无此风雅；有其书、无其笔，无此神韵。谈笑风云，罄咳珠玉；殆以才子之绝调，而偶为伶官之游戏乎！种种妙处，言之不尽；要须与一部屈子「骚」、马迁「史」、一副嗣宗泪、你衡口，合作一场鼓吹耳。然又须蓄一瓮清浊酒、刮一双青白眼、开一个不合时宜肚，乃得浇泼积年垒块、发泄皮里春秋；不尔，重负作者！

• 论「钧天乐」，与陈墨君书

「西厢」清脆如一枝洞箫，向缙岭吹歌引鹤；然是巧人极笔，非才学人绝唱。此则如黄帝张乐广莫之野，众声齐作，万籁不鸣；不复知有人间世矣。胸有千古，故目无一切。

弟所见传奇佳者三十余种，唯推此为第一与「桃花扇」，次则「长生殿」。逾冠时，曾有读「钧天乐」绝句百二十首，会当寄与参看。

• 与阿宗及门（甲午）

贱此行应试，自七月十一日在海上濡滞十日，始到厦岛。归来，在函江待渡一月。航海四次，望不得见台湾；望见台湾矣，乃忽遭罡风打折船桅，犹复收回。迨再航海，犹不得利；乃泝潮到崇武，再阻风十日，始得扬帆而渡。波涛掀簸，形神颠沛，始得见山，乃难之又难。船将入港，复不得入，犹寄泊于番挖海口五日；夕听涛声、夜望月色，鰥鱼不寐，虬虱纷来。午夜之中，频起作王猛之扞，苦亦甚哉！新街诸宗人，闻余在海上飘泊，雇不得小舟，乃撑竹筏而往，欲作迷津之渡，以济失路之人；亦苦风利，不得泊。至第七日，风晴浪静，家人唤棹相接，始登彼岸。回顾海上，俨有天堂地狱之别。登第，难若登天；不道归家亦难若登天。迺遭人到处苦境，可慨也！

贱自去年见闾墨文字，所取半属眯目。今年此行，早已听得失于冥漠，只

当作山水之游；而考试为循途之举，故在函江闻乡闱报罢，以一笑置之。及到崇武见闱墨，乃较去年尤野狐之甚！「颜渊季路侍」全章文中二十四名者有句云：『流祸靡穷，草野辄资以啸聚』；对比云：『包藏不轨，神器直至于闾干』。上比自圣贤说至造反，如李自成是也；下比自圣贤说至篡位，如王莽是也：不知题为何物矣。又有说成读书不成而改业者，文中有「持筹牟利」之语；又有说成读书不成而游幕者，文中有「刑名法家」之语。又「书经」题，有就「伯益说出降至春秋吴、楚、齐、晋之兵力」者；「书经」题系「惟德动天」二句，又有作「离骚」体者：可谓很逞蛮矣。风气如是，贱此行可谓卖衣裳于断发文身之乡，多见其不知量也。此后若不逐臭爱丑，恐销磨未知胡底；一叹！

• 与施子芹小柬

小弟在世，如太沧之一粟；老兄诸位欲相引以陪议大局，小弟自揣，固不足用。惟思此际君国决裂至是，凡在妇孺，皆当执干戈以卫社稷；故不敢漫为矫举。然弟无所求于人，亦无所争于人；进退必须审慎。刻承高命，与府尊议定后行，最为妙着。必如此，方不造次。

弟谨在鹿俟教，守「无小无大，从公于迈」之义可也。

• 与悦秋先生书

早间奉上一信，因先生不在，姑复收回。

弟思事到此际，已难于下着；岂果夷狄之过人，人之甘不如夷狄耳。彼敌蓄志窥伺中华，在二十年之前；其间练兵训将，则亦有二十余年之久。虽老者已死，少者方习；而新旧参半，亦必有经练十年、五年之人，至少亦有三年。以经练三年、五年之人，虽或杂以临时生兵，然薰陶一月，自可一鼓就列。而吾台去年当北边吃紧之际，正南服戒严之秋；使于其时元帅亲入行伍教习士卒，则至今日已经一年，较诸平昔操驭与临阵操驭者，尤为及时济用。乃漫不关心，日以添兵增营，排列壮丽为事；此岂可以形貌吓人者耶！败衄之后，多藉口器不如人；不知中国制器、购器费本较东国尤厚，固有过之、无不及耳。人不如耶！器不如耶！先生以为何如？小人饮和食土，同舟共命；唯有祷祀苍苍，福庇吾台无事已耳！余无望矣。

• 再与悦秋翁书（乙未）

抚宪募军，远募广西；此尤糜费生事，且不足用。渠意以为桑梓可恃，不知用得其人、人得其心，虽胡、越可使一家用；不得其人、人不得其心，虽一家亦成胡、越！抚军为广西人，欲用乡军如李牧之用赵，亦只以三千人为亲兵，借资弹压地方可矣；若欲防守，仍须一切用台湾人守台湾地方为得要。况兵家千里携军为赴急，远方人地生疏故耳；若抚军则守台已有十年之久，其于人

情风土无不熟悉，用台湾人如得其道，可收运臂使指之效。武侯之用蜀士，充国之用羌兵，王姚江之用赣军，戚南塘之用义乌、温、台人，皆不及驾馭十年而能以土勇平土寇者。舍近图远，此岂有说耶！

• 复家韞岩孝廉书（丙申十月十七旦作）

孤栖海外，似在蓬中；日惟抱书，不闻一事。身世虽悲，耳轮较净。时方秋尽，倏已寒生；雪月当户，霜风入楼。独坐虫窗，忽逢鲤信；展读未终，心肠万断！

来札云云，已聆一切。意谓齐子归田，都抚实据；戎人纳地，殊属子虚！然则珠崖片土，空悬戴汉之心；银夏一方，岂有归宋之望乎！宗师临试，许人复籍；远招僦客，重被国光。闻兄一呼，深刻五内！奈弟慈忧未满，无意人间；时事俱非，何心富贵！生命付诸鸿毛，世途视同乌有。蓬蒿没膝，无嫌张蔚之居；败叶盈门，未扫仲元之兴。古之避难，卖饼市中；人之韬光，赁佣庖下。若第者，犹以诗书自乐，翰墨娱生；抑又过矣。虽居虎口，或虑蛰穷。然身在天地，祸福倘来；巢于螭螭，浮沈一瞬：则又可达观自得、俯仰无惊耳。

至闻彼族加恩之意，吾民乐生之机；是诚有之，仆谓不然。夫狃狃无聊，煦煦何补！刀俎之气，不绝于前；噢咻之声，徒闻于后。且其为计，又属至微：譬诸邻妪，抚子一饴；有若估钱，偿勾千乞。以此言仁，仁乎不仁；以此谋国，国非其国。

仲秋一信，来逾匝月；报候起居，当经盼否？海南危地，日处熬煎；天末故人，时来问讯：乱离之中，得此为快！翹念吾兄无恙，伯翁健饭；天伦之乐，曷胜忻颂！惟是蓬莱末劫，多见沧桑；翰海流沙，陡迁陵谷。管宁之在辽东，沈炯之沦河北；思痛定之余，为溺人之笑！昨日所经、今时所处，如弟者固已风云摇其素魄、涛浪骇其游魂矣。

• 再与家韞岩书（丙申十二月十七夕）

十月之间，祇复一书。沧海遥遥，神与天远；一念徽音，如侍左右。

此间近事，渐觉回风。最足慰者，新令无剪发之条，故乡免胡服之改；虽居异方，依然内地。茅舍一椽，巾书万卷；俯仰古今，逍遥岁月。任蓬莱水浅，无忧一舸桃源；看蛮触争多，自适半生桑苎。世或苦于炎歊，我未惊于崑火。不然，佛袖而去伊川，束装而辞裸国；琐尾之情，亦良苦耳！今乃知咸阳一炬，终存破壁之书；大海叠波，犹有稳帆之施。荣华虽后于人，悲戚不先乎我；此内权衡，端推造化。假令早年衣锦膺仕簪冠，则望风先遯，殊忝科名；危地图存，又辱轩冕。安得来往自如，去留两便：辽东白帽，高卧而阅兴亡；洛下青緌，闲居而书故事乎！

遭兹世难，弥益精神。诗中感慨、文外怆怀，俱饶悲壮，不溺浮辞。楚骚

之有哀些，汉曲之起郁噫；身经万变，文易一观：较诸前修，如成再世。乾坤镂其心性，陵谷触其欷歔：所谓「平生最萧瑟，文章老更成」者，非耶？他日所着勒成一书，宜有可观，须当呈鉴。此际韬藏，正自谨慎；盖有得于沧桑者多矣。

所恨神州陆沈，仙山粪土；表海无虬髯之客，太原无襦裘之英！江山万里，洋鬼纵横；风土九州，岛夷睥睨。志士终夜抚膺，中华亘古失色！兴念及此，痛何如之！戴天如囚，登朝如狗；小弟立意不作青紫中人，职是故耳。然而一副豪情，无从挥霍；千秋壮气，何处销磨？售世既恐颓唐，韞怀亦空朽腐；进退思维，绝无妙着。惟愿吾兄得意，折杏南宫，种花洛县；使弟揽辔从游，入幕作客：参画诺于停驂，借献筹于按部。课耕课识，问雨问晴；兄饮廉泉，弟分让水。无浊世之名，有清风之兴：则所望于旃幪者，此也。念之，佩馘时无相忘，幸甚！

• 致「陆操新义」、「约章纂要」于悦翁

得睹未见书，胜入琅环福地。昨夜蒙许借以新译五种兵书掷到，当刮阿蒙一重目。因顺献上「陆操新义」及「约章纂要」二书，以呈鸿览。

陆操是德国所长，昔年用以围丹、胜奥、虏法王者。求其体用，尚不如威武毅束伍法之简要；而于分合、步走攻守之法讲之最密，亦足以相发明。仆为约其旨实，不出「尚书」中「步伐止齐」之范围。我中国迩来置古贤大法于不讲，遂堕兵制；乃日事步西人后尘，袭其粗而遗其精，岂不自沮士戡气！「约章纂要」一书，于有关系国势事体者颇多不载；如与俄定界、与法分界及与各国租界、与英议界等约俱不详明，惟琐琐于商类及设教交涉细事。自是纂者意趣之卑，似无足当一顾。然莛莛之献，亦砖玉之资也。

• 与李雅歆君书（丁酉）

近日一位宦途老先生梁钝庵到鹿，辍驾见访。素昧平生，慷慨直言，谓仆骈俪佳、诗不佳；仆愕然、骇然。问何所见而云然？道自幼春处见近作一篇。仆疑之，不稔其人为工于诗者耶，抑或盲于诗者耶？姑听之。索看小草，姑呈之。钝翁一阅，击节「怀古」及「子夜歌」、「古意」、「无题」诸诗，不禁目笑之；以为眼大如箕，乃仅识及少年文字浮艳体格者耶！盖「咸阳」、「姑苏」怀古八篇，乃逾冠时驰逐王、杨、元白体者也。

及是夜留饭，钝翁出示所作「钓龙台歌」，则又爱之、疑之。录所作散文，又有才气；乃纵论以试之。夜深，携去旧作陈太史、孙太守观风文卷三本；越日送来，则黏纸眉评、尾评几满。所评歌谣、古诗、古文、骈文、铭词，或以为可传、或以为可删；策对，或以为可行、或以为不尽可行：则犁然俱当。惟卷中赏「九十九峰歌」而不赏「国姓涛歌」，则未尽是。盖九十九峰仅

清刻，而国姓涛且沈顿也。钝翁许「九十九峰」诗力厚思沈，人间杰作；亦偏嗜。至谓近二年诗不及前，亦不合。盖自洊经祸乱以来，感慨淋漓，诗格一变；从前所未有也。第笔路稍奥，不动目耳。

仆平生所见古诗手仙根外，实推钝庵。惜所作不多，杰构太少；不然，当与古人肩行矣。

• 乞梁钝庵先生书「猛虎行」柬

昨夕请教归来，翻读屈翁山「猛虎行」，直欲同声一哭！不知为彼当日作耶，抑为我今日作耶？先生「钓龙台歌」，雅近岭南风趣；先生草法，又似宋、元间人。晚生知诗者，非知书者。虽然不知书，要知先生之书可张之座右，与古图章争耀者也。

读先生之诗，读岭南之诗，请以岭南之诗求先生之书；不禁破涕一笑！

• 与蔡某书（戊戌）

前日与阁下坐，共谈醵贲牟利事，阁下意欲与仆居盐；此以鹺贾咸味糝吾辈酸风，大善、大善！

古者国计，盐为大纲，士大夫尤多以此起家。故汉桑宏羊、唐刘晏用，皆注意于此。然宏羊为国朘民，启汉武侈心；远不如刘士安官民俱利，启唐中兴；此桓宽之论所由作也。今日征榷纷如，而独盐政偶弛。是夙沙蚩尤百密中之一疏，使食淡人有所充口；亦昆明劫火以来，独盐池少获完善者。吾辈不能以阿胶止河浊，不妨以敝算救池卤。且又一间栈屋适好司鹺，不须别筹郑卫隙地，亦引位之天然者。

仆未为两者计公利，不觉先为一己计私囊。仆允人合作五谷店，仆拟兑去年所贮之油凑成一股，不料油路滞销，其项缺如。昨日思得一便宜计，意欲移阁下买盐之金，充仆合伙之数；待仆项到手，然后完阁下之牢盆。量少、量多，惟阁下之力；给全、给半，惟阁下之思！弟不欲以竭忠尽驩者，致失夫揣已度人也；阁下得毋哑然于行炙者先尝其味、分羹者遽染其指乎！

暂假蓍丰，聊掩壘罄；知交之间，用敢坦布。

• 与林幼春书

去年得阁下手书见问，本欲即复；因雅歆君来，语多寄达，故缓附鸿。阁下清才妙悟，匪夷所及。诗、古文词之事，仆屡欲有所告；只因交浅言深，故辄中止。

仆之骈俪、诗、古及制义，颇可自信；分量之有到、有不到，亦皆自知。惟古文虽有所知，则觉其不到，而不敢自信也。但虽不敢自信，而今人所作之弊，一见辄能了了；惟自己亦时不免耳。骈俪之透顶处，在由两汉、魏、晋及六朝、三唐文一鼻孔出气，惟魏、晋多近古，三唐多近今。宜古、宜今，端推

齐、梁；泥今失古，则自宋、明。本朝之古文，不能比唐、宋；本朝之骈文，则有越唐、宋者。诗或宗唐、或宗宋，当其盛气时，视明代蔑如，其实与明代齐耳；但独到处，亦有明代所未有者。总之，一代各有数子，一子各有一面目；不能概抹。仆之陋作，不甚深藏。但毅力有到之篇，亦鲜示人；即示人，亦鲜印契。惟数年前「九十九峰歌」，邱山根见其刻入处，许为查初白、赵执信；然「秋咏」十二首甚浑，即有不省处。去年梁钝翁见旧作歌谣，许为唐乐府；「塔将军歌」，谓可入高岑。然「湘、楚军二行」甚壮，即难得其赏识；更无论他人矣。

仆之事业已无可望，半生心血只在诗文；如欧冶铸剑，以身殉此矣。特兵燹沧桑，易致焚如；此后即欲求如扬子云之覆瓿，恐亦未易得也。一叹！

• 与林幼春书（戊戌）

幼春足下：

壬辰一晤，条忽六秋；阁下英华日茂，而仆老大徒伤！玄发、朱颜，青衫、退绦；相形之下，妍丑奚堪！又况时世伧荒，邱山陵谷；江河有日下之悲，沧海无回澜之望！风之殊也，不亦伤乎！

剧秦美新，昔人所耻；朝齐暮楚，吾党所非。阁下入时未深，染俗未重；慎毋以素涅缁——即白溷黑，幸甚！书不尽言，诗以寄意。

来春正月，尚其赴秦楼之会，輶輿见访乎？古书数榻、秫酒一甕，坐王粲于席头，话阿戎于门里；不尽宾主之欢，脱略形骸以外。

肃此只复，惠我好音！

• 答林幼春谈近事书（戊戌十二月十八日作）

去月中日，忽接寓书；怆怀浮世，感慨当年！攄时事而沈炯辞伤，抚羁愁则徐陵路绝。神州下泪，陆沈海岱之乡；鬼伯呼人，吹堕黑风之国。

今者水火益深，茧丝日缚：海市蜃楼，尽悬征榷；洛灰残土，遍觅真珠。食武昌之鱼，居何似死；闻泰山之虎，猛莫如苛：盖民生穷惨，于兹甚矣。我辈田砚无科，商诗不税；王摩诘辋水岁月堪娱，黄道真桃源逍遥不少。无如法外之征、暗中之取，锱铢日削于书库，株连即逮乎儒坑；生涯已窘，物贿皆昂：不农不商，胥受其害焉。况乎伏莽丛箐，由来如蝟；揭竿斩木，自此为群：殊无治盗之能，徒有取民之暴。我孔燠矣，彼何人斯！所云石壕胥吏、铜马强徒者，料未似此也。

夫庾信间关，犹是洛河风雨；田畴栖托，依然汉徼人烟。古来尘世之沧桑，不改中原之文物：羯如石勒，尚存君子之营；氐似苻坚，大有霸王之度。从未有妖螫一喷于海外，膏血顿溅乎域中——穷奇牙爪，以忠信为粮；■〈豸契〉獠性情，见衣冠而噬：如今日者，良可慨矣！

天狗化人，白虹贯日；埋秦忧于下地，醉帝酒于上天。烽火南朝，鲍照歌芜城之赋；流离北岱，刘琨答卢子之书。縞拜。

• 与家輝石孝廉书（戊戌）

今年闰三月间，捧兄元月书并「芳洲公集」一部，彼时即当修信奉覆；因兄已在京中，须俟回家。迨五月终，得兄四月二十八日信，已知兄返温陵。虽不获看花杏苑；而振铎杏坛，正乱世不显、不晦地步，佳哉、佳哉！

所示时事，一切聆悉。我生不辰，无可如何！所可悼恨者，我辈惟在气数中，与世浮沈；不能出气数外，挽回世运耳。海外时事，尤不堪言。疫气流行，搜检之例，繁酷难胜。至「土匪」猖獗，与彼族俨成敌国；列械相逢，彼此避路各去，不敢问也。此辈向谓「义民」，但近有为非者，不能讳「匪」之一字，姑从敌语；究不能不许为壮士！京中物价、米价，自是季世地不献宝、物产萧条之故。泉州米价一石六圆，台湾亦然。

春初，台南、台北一石五圆外，此际收获，我台中一石且五圆、四圆七八角。地非长安，居大不易；可为弟叹矣！台湾版图归中国之初，有物丰穰，庶民康阜，是天地生养之运。今归外国，百物踊贵，庶民憔悴，是天地劫杀之运；然则不当作易世观也！除夕之例，悉依旧时。日本人虽有中历、西历，居台湾者究亦有从华例。然则伊川为戎，不必长为台虑！

芳州古文，笔气纵横。外省唐荆州、本郡王遵岩，芳州公同时雁行；无愧色已。

专奉沈香二束、鱼翅二副，伏维笑纳！

• 再与家輝石孝廉（戊戌）

此七夕前二日，拜捧吾兄六月朔信；比接前信较捷矣，亦匝月也。元月四月二信，经于前日拜覆。但该信并沈香、鱼翅，因等候蚶江船，船到又轮帮，故迟往未至。倘兄接得，即乞回音！

「八比」废为「策论」，朝议迅速如是；是只速于语言、文字耳。若军政、吏治亦速变积习如是，则有望矣。

台湾五月间淫雨经旬，米价之昂，职是之故。此六月十九、二十、二十一日三夜二昼大雨，弟在屋中，只觉屋漏无立锥处。迨二十二日雨晴出门，则处处崩颓，暴涨陷山；数十余庄付之奔流，人物乌有无数。台北亦然，且兼火灾：何台湾苦劫之多耶！兵燹、凶年，疫疠、盗贼；今且洪水随来，可见气运！

年来物价倍昂，农工均倍昂；惟读书不昂耳。

• 与家其昌书（戊戌）

自丙申为贤台事一造贤庐，至今未获再晤。山川修阻，鸿音多隔；未稔贤台近况奚似！

闻贤台已擅芙蓉城主，作长夜之游，如郑伯有之在壑谷；复采烈兴高，时为刘毅百万樗蒲之掷：未稔然否？果然，则颠覆可立待也。闻有规贤台；贤云：『富厚何常，岂我长有耶』！此言恰似晋孝武之见灾星，遂浇地曰：『长庚！酹汝一杯酒，自古何有万年天子也』。亦似吾鹿之庄成基，其亲没，人谓三年即破家；成基曰：『我遽不肖而必三年，偏欲以一年尽之』！后如其言。贤台为旷达之语，可也；为旷达之语而并为旷达之举，因而生放肆之心，不可也。

犹忆贤台完婚之年，邀汝东到书馆；曾几何时？而汝东又见逝矣！仆哭汝南之泪未干，而重悼汝东耶！今在汴诸友谋为汝东身后之恤，贤能鼎力一助，同襄盛举，则用财以义，仆不胜为幸焉！

• 与陈某书（戊戌）

自乙未未见访汝东，迂道造庐，荷足下投辖殷殷。是夕对榻挑灯，彼此谈及时艰，眼眦欲裂；此情犹在目前耳。

足下山居朋远，汝南、汝东兄弟与足下望衡对宇，自不啻王摩诘之与裴秀才；朝夕往返，足增辋川山水之佳。乃汝南弃世多年，仆所远交者惟汝东；足下所近友者，亦惟汝东。今不幸汝东又见讣矣；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痛何如哉！汝东兄弟生前与足下兄弟虽有不合，自是晏子之所谓「和而不同」；且其人之远势利，亦足下素所知也。昨闻锦堂君适汴，汴头之人竞传足下为汝东身后之计；令人倾服不已。昔孟庄子没，臧孙仲哭甚哀；人谓之曰：『孟孙之不爱子也而哀如是，其若季孙何』！臧孙曰：『季孙之爱我，疾疾也；孟孙之不爱我，药石也。美疾不如恶石，石犹生我』！然则汝南兄弟于足下，自是药石之交，而非美疾之可比；而足下谋拯于身后，自是智不在臧孙下，而仁厚且出臧孙上矣。汝东身后之事，此意发在汝东所泛遇新交之蔡君，再发于汝东所不素合之足下；令我辈愧死矣！

汝东之旧交尚有李君，弟经投信托其向某某诸公谋之，至今未覆；其忘耶、其俟耶，尚未之知。既有足下，则诸处不必问之李君矣。望风遥拜，专此具闻。

• 答报社书（戊戌）

久荷青垂，多蒙锦注！窃同敝帚，享获千金；愧非席珍，昼来三接：仆之丰，君之厚也。

顷捧来示，欲以要事为托；本应闻命速行，何敢作态迟缓！但弟知此系无他事，盖实欲嘱以住社执笔事也。弟素性偷闲，本来守拙；故在家撰文则乐，住社执笔则否。不特眠食有以自由，亦且啸歌可以自得：其厚糈丰饷，非所求也。前日所以允社中暂往者，因来信迫切，言陈君患痢颇重、杨君归祭甚急

，社中乏人经理云云。弟月受社金，敢不分劳！现杨君不日将到，陈君疾愈已来；弟确实愿在家仍旧以一半精神教读、一半精神撰文耳。若五月初旬亦拟到墩逍遥，立候光耀；既可与诸君畅叙，且可向报社纵观。住社之事，实谢不敏。伏维见原，不胜为荷！

• 与林君（己亥）

前日茅斋一叙，论文之余，继以棋、酒，畅畅何如乎！仆与汝南谈经史古今、与仙根谈骈俪歌行、与钝庵谈诗古文辞，皆极快意；杯中吐气、耳畔生风，不减曹景宗之饮生黄獐、宋景文之效庖羊羔也。今汝南已宿草，仙根又遁；钝庵再去，风雅寂寞，伤如之何！得阁下霏霏玉屑，不减前辈风流；恍佛犹见当年焉。

论儒行，莫如汝南；若仙根，浮华耳。钝庵未知若何？以意揣度，操持当非仙根比，惟天才须让仙根：高步至博，雅亦不让也。

• 与及门傅重辉书（辛丑冬）

前月夜间遇旗后人陈木森，年方十八。云被人诬陷入狱，系台北多时；释出无赀，归途苦远；家有老母，门无少弟；须到山城，始有亲友。聆之令人凄惻！故仆与蔡君念淙为之从邮附信陈家，仆资以银角、蔡资以旧衣；仆亦恐其言有未实，故未敢多赠。特给一信，俾其沿途南返，向贵处告贷。倘若非台南人，断无故行数十里，向贵处贷数百钱之事。又恐其流荡习惯，则不必定为南人；亦有时而到贵地，故为限以三日。今阁下得仆所付他之书，已在所限十余日之后，自可不必给他；即给他，亦不必重叠若斯。况其言又与仆书中不符，则其人、其言皆在不可信之例矣。此一串青蚨，未免供老荡子唱「莲花落」也。但此亦小可之钱，亦属小可之欺；而阁下勇于为善之心、急于赍人之谊，即此而具，则量莫大焉。以后凡有类于此者，仍须依此而行，不可有改。盖受欺之事小，救人之功大；宁可以为善蒙受欺之名，断不可以受欺沮为善之心！惟阁下自能体此意，不必多赘。

• 与家韞岩孝廉书（壬寅）

鱼雁之违，倏忽三载；然此心无时不念兄处也。前所惠二信，皆有捧入。但到时均隔二、三月之久，弟以信滞若此，因之懒于寄信；疏忽之罪，维吾兄曲宥焉！

弟自世变以来，家庭间亦顿形变态；盖既不能得故国之名以亢宗、又不愿谋外国之利以炫俗，视韩王孙钓竿、苏季子敝裘，相去无几。故自日本据台之明年，即时萌分爨志；惟戊戌、己亥二年砚入较丰，始不复言。迨去年庚子，砚田又啬，报馆笔资又被亏欠；家兄遂决然与弟分析，弟亦慨然听之。先人所遗，约略分出；其中琐碎鄙情，总有不堪悉言之处。先人之业归其掌管，弟

今所拥者数百卷之书籍、所食者数百金之利息、所藉者十余生徒之修脯；以此度日自足，亦觉万石君之贵、千头奴之富不与易耳。然家兄儿子长大，有恃无恐；弟则幼子弱息，事事皆一身自任，不免有时尘状■〈亻孔〉惚。每欲为兄一道衷曲，惮于缕述，故辄中止；若约略裁答一纸浮词，又同外人，不如不寄之为愈也。

弟于酬世文字，年来不着一字；惟歌诗则时为之。有漳州邱菽园孝廉托新竹王君征题图咏，为题三图；一图借名陈君，其知弟与否，弟未知之；未稔兄知其人否？

• 与邱菽园（壬寅）

比维岳嵩闻望，湖海襟怀；元龙之楼百尺，杜陵之厦万间。遥企之余，神往无已！弟鹿鹿风尘，蛩蛩海岛。沈炯韬晦，有怀通天；杜坦伧荒，无途归晋。比之吾兄故国人物、中华阅阅，区以别矣。

日前并拜双函，如获五朵；虚誉之施，不胜赧受！但所托友竹向尊处抄录海内题图之诗，不见寄来；渴怀仍未有已也。尊着「五百石洞天挥麈杂录」，末谗竣雕否？如寿梨枣，敢乞惠赐一部；使桓谭得珍子云、太玄，将异域亦有升庵遗笔焉。其题图之作，自觉美不胜收。敢请择五古、七古之尤者，命侍史代录付下；则因茂伦渊鉴以广识，海内名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何快如之！

翘首天南，惠我好音！

• 三约诗会不果赴，戏与峻堂（癸卯）

前日复上一封，渴待回音。乃望眼欲穿，洎此十四夕始下羽檄，即期以诘朝就道；教弟办装无及。是阁下楸枰约客牋，乃阁下重关逐客令也；与夫司马穰苴故刻师期以误庄贾头颅，何以异乎！比之旧时棘战，明是大宗师特出缩脚题，以窘英雄入彀耳。若立法取威之始，欲治弟以屡次逗遛觴政之罪，立即发黑龙江墨君边充当苦差，固当俯首，对簿无辞。或稍缓宽典，量予薄罚，即家中使受金谷酒数，俾得效命文行，则后月风鹤少警，亟应首告奋勇，故将军即投袂往矣。此倾肝胆，无任悚惶！

• 代施某呈「观会日记」小启（甲辰）

赛会之事，所以开民智、格物理，萃天下之精英，而拓寰海之见闻也。故泰西各学，莫不有会：士有文学会、农有农业会、商有商务会、工有工艺会，以至天文、舆地、光、电、化、重、测算、医、绘、机、运、渔、植种种俱各有会。而联小会以成大会、合数会以成广会，则莫要于博览会；其初英国行之于伦敦，其继法国行之于巴里，其后奥国行之于维也纳、美国行之于纽约、行之于费里地费，日本行之于东京。近年则英再举于爱尔兰、美再举于芝加科

、法再举于巴里，于是日本今年再举于大阪。某为海外民，于此事不无矮人观场之叹！

蒙厅长某公殷殷诱掖，谓施姓为海外豪族，不可无人以游于其国；遂汲引某以与于斯游。所过名山大川、所阅珍禽奇兽、所见穷巧极工、所历风土民情，寓之于目而会之于心；某不敏，窃恐有得辄忘，因遂笔之于策而成斯记。博雅者，将视为兔园册耶、獭祭簿耶、鼠璞编耶！然某以渺焉一身逐队观光，穷三岛九道八十六国之胜，为地三千余里、为时四十余日；觚缕笔陈，积成寸帙，窃以为「东京梦华录」不是过也。是为启。

• 与王箴君（丙午）

昨见台北报文内有「食文字报」一条（报为箴所作，盖欲游扬其兄也），将仆与蔡紬裤并列，未免蹭蹋人甚。因令兄惠来「诗话」数部，又频道近日窘况；以友谊，故特与诸君共为微薄之赠。报中何以单指仆一人？味其意，若以为有酬于友竹者；然实未尝付诗往也。

况前话于仆，谓「各体精工」，亦是常语；实则仆平日虚声尚不止如所云。尚存有诸公手评，略可充汝南月旦者。如陈文騄太史「四县观风卷」，则评为歌谣似白香山、论议似王景略；孙传衍太守（「四县观风」）则评为策论追踪贾、苏，赋颂抗手班、扬（原评甚长有八百余字）。弱冠时，蔡嘉穀二府则评云：『童军此才，定是景星、庆云』（此评亦颇长）；罗太尊大佑场中评；亦谓『诗有仙韵』。其余诸公，尚多尔尔。此虽前辈宽奖，未可据为定评，然而友朋谀词，尽可作骈拇观矣。中年以后，回视虚名，尤不值一哂！前夜遇梅樵君，亦与为令兄谋馈贫粮；今见此报文与激扬风雅之心大相刺谬，行作谢■〈廿论〉闭口矣。

• 与王则澍

海天万里，胡、越一方。每念友朋，辄觉神伤；况为十年不见之故人也！昨得温陵双鲤，俨见春风一面；何快如之！

读来书，知去年遭郭有道之忧，令人不胜哀怛！恨波涛遥阻，音讯鲜通；未获效孙威直之执素紼、徐孺子之进生刍耳。吾兄因是而有浮海之心，想亦大丈夫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所谓「余马欲东，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但中国虽已废科目，虽即轻读书，终是彼都台笠之风，去人不远；决远胜外国之学同洩勃、道在屎溺也。弟与兄睽违甚久，契阔已多；兄倘能来，正如空谷之中，忽闻蹻蹻足音，有不喜同天降者耶！书中谓弟近况颇佳，此言误矣！沈礼明之沦河北、王深宁之寄甬东，岂肥遯时乐饥地哉！台湾以章甫为文身、以衣冠成裸国，兄决不可不作前度刘郎，一驰域外之观。然若遂以为菟裘计，则其事良左！此间悉索敝赋，杼柚其空。在地之人民，已苦无遗利；来游之客子，安

望有余润！况旧时素封家，半以绅士辈为津筏；纵甚悭吝之人，一主东道，自莫敢不供其雇屨。今则时迁地易，九儒仅居十丐之上。彼族之官吏，每以读书为无职业之人，载之户籍，明用稽查；今且悬之禁令。此境此情，何堪回想！弟在此地，非不欲笔耕而墨织；无如举国之人，皆以通译音为奇材，而以通诗书为废材，更从何处求徒侣乎！一二村夫子咿唔度日，每须向所属官厅恳求许可，百不获一；而又限之以短晷，束之以异例。有时官雇之教员一出，辄来踞上坐，肆嘲骂；真真牛溲、马渤之不如矣。以吾兄宿学多文，若来此间，弟要当与兄之亲友预谋位置，别开生面；勿使与乡学究争一日之长，则进退自绰绰然有余地。然闻兄在西岑，馆膳有百余金，弟方企羡之不胜；而兄乃厌之，欲求于海外。岂果东方之人以西方为佛国，而西方之人又以东方为佛国也耶！兄试拭目而俟，弟他时若不作杜坦归晋、温峤过江，将有如此水！

●文选（四）

诗话

• 诗话

江西德化罗穀臣，讳大佑；同治进士，洊擢台南郡守。枝，己丑蒙拔冠郡试；未晋谒而没。观察唐某刻其「栗园诗钞古诗自选」，体迄唐、宋，均得门径；今诗，则大有元、白风流。「追忆词」用渔洋「秋柳」韵四首云：『飘泊东风黯醉魂，才人新怨赋长门；花移别馆莺无力，泥落空梁燕有痕。芳草已迷杨柳渡，扁舟何处芰萝村？梨花庭院深如海，凄绝萧郎莫更论』！『芙蕖散乱不禁霜，菱叶荷花空满塘；旧谱怕翻「金缕曲」，赠衣犹压彩罗箱。痴心私誓酬妃子，称意行云负楚王！重过海棠花下路，深情还问碧鸡坊』！『落絮游丝惹舞衣，回头万恨事全非；琴弹怨调弦声澁，莺唤残春花影稀。千点黄金和泪铸，几年碧海变尘飞。人间多少闲牛女，银汉迢迢一例违』。『铜驼清泪共君怜，绮岁风怀渐化烟！犀角有灵心的的，茧丝无絮意绵绵。口脂香恋如花梦，髀肉神伤似水年。哀乐纷纭须忏悔，闲愁抛付白鸥边』。「感念昔游」云：『莫向南皮问旧游，浮沈聚散几沙鸥；一年小劫笙歌歇，二月荒城鼓吹愁。春雨又催江上杆，夕阳无恙水边楼。黄莺紫燕归何处？付与扬尘变海沤』。所作甚多，皆神清韵远，不减古人。「栗园钞」不多载，此亦不能多录也。绝句如「春情」云：「柳条漾碧草毵毵，蝶妥莺捎花气酣；斜倚熏笼温睡鸭，绮窗无语梦江南」！片词只字，皆清脆绝人。又有『燕市难逢屠狗歌，一鞭风雪莽关河；健儿吹角毡庐夕，诗在明驼背上多』。亦雄气迫人。忆枝在场中，循手纳卷之作——俗所谓「卷后诗」者，均蒙非常逾分之评；至以「仙气」相目，不禁赧然。在场中，曾一场枝已作列第一，促刀作列第二；暗中摸索，不啻针芥相投矣。顿经祸乱，追述升平韵事，不觉怆神！

穀臣翁作宰，多惠政；令晋江时，有贤良名。其办理械斗，尤尽苦心。南门外各乡有争竞者，辄轻装亲莅平理，犷悍之气一戢；故晋人今犹怀之。「杂感」有句云：『可怜肉食徒，但怪闽俗猾！谓其性使然，弃之等獠狢；恍如泰山石，根固不可拔。吾闻古仁政，蝗虎皆沦浹；矧彼灵为人，甘自诡于法！龚、黄今不存，斯语为谁发』！读之，可知其细意抚循，非■〈穀，酉代车〉毒史之比也。故余己丑「题栗园钞后四首」哭之云：『韩偓风怀杜牧诗，沈吟声与泪俱垂；三年蓬岛求珠日，一旦桐乡饭玉时（时郡试甫毕而逝）。北海才名尊酒在（在郡常与海外名流觞咏），南丰心事瓣香知！可怜未遂平生志，流落人间只寸丝』！此诗拙集不存，附识一首于此。

吾郡邱进士仙根诗才出群，骈体亦工丽。在诸生时，受知唐臬使，有「才子」之目。昨年时事破碎，闻唐抚弃台西遁，已遂弃义军仓皇渡海，军饷不发，家屋尽为部下所焚；徒向外间报纸张皇民主国虚情，以此为人口实。临行赋诗，有「宰相有权有割地，书生无力可回天」！句亦可哀也。尝有小诗云：『细雨如丝长绿苔，碧荷池馆又闻雷；湘帘不卷房栊静，孤负双双燕子来』！「宿新竹」云：『长安消息当轮蹄，柳未成阴绿未齐；风雨南来人北上，诗情留住竹城西』。洵才人吐属也。

仙根早时见余七古，许为查初白；遂出示所作「大甲溪诗」，瑰玮奇特，学韩公和卢仝「咏月」诗而能绘切眼前景殊佳。诗云：『大石如人班立肃，小石如犬群卧伏；连营八百断复续，不数八阵垒鱼腹。水挟石走西行速，群山随溪互直曲；惊湍十丈下深谷，沙飞泥坼无平陆。东来就海为归宿，溪色微黄海深绿；赤道以南火上烛，热风夜出荡坤轴。晓发浑流黑河浊，不关天漏秋雨足。何况淫霖岁相属，天惊石破走飞瀑。两山交牙作铃束，南冲北突怒难蓄；洪涛千寻舞大木，百尺桐僵万松秃。压山坏云作黑纛，崩崖如赭山灵哭。声喧万鼓势万镞，鞭策群力水怪戮；黑蛟人立夜相逐，鼓波上拒雷神戮。何人堰敢淮山筑，十日拿舟九日覆；须逢白露泄秋毒，西风倒吹水始缩。洪波五里往而复，落为径丈清可掬；乃容砒石桥缭竹，溪流曲处石如屋。山含海育富水族，椽花夜落■〈鱼夹〉鱼簇；米市告荒鱼布熟，石鲈群归泉穴育。千仆随王等臣仆，取之为鮓夸口福；此皆异种良罕瞩，港鳗、河鲤皆常畜。溪东群山屏万幅，往往寻源获水玉；水中吐火照林麓，仙人投药病可浴。琐闻喜得自番俗，下流况分万沟渎；一水之利生金粟，名之陆海秦难独。行人病涉夏五、六，万口为溪腾谤讟：安知怒流不可触，亦能屈曲从民欲。百里余润富田穀，恶名莫等愚溪辱！有如奇人骇俗目，渊乎莫测凛难黜。愤发不为常流局，功能济物众斯服；我欲镌石将诗录，年年安流为溪祝』（诗中椽音豪、■〈鱼夹〉音决；自注：为台湾俗字）！

仙根工诗、古文词，而不工制艺。同邑有张汝南，名光岳，号朴斋；制艺巨手，衡文者至以方百川为比；而不工诗。然品行特醇，作小诗亦佳；如『露湿黄花悄无声，卷帘闲向玉阶行；自怜瘦影同于菊，秋满篱边月满庭』。此类颇多。经史亦烂熟，平日有志实学，服行宋五子书。惜年三十四而终，止于廪生。

林朝栋弃台西遯，较邱进士尤难掩众论。盖仙根昼生，未娴戎务；出领义军，系唐景崧滥举。荫堂，则承父林文察余廕，早经刘铭传保举，从军有年。有兵、有饷，又素经战事，乃不见敌而走，致景崧仓皇无措；其视徐骧、姜绍祖、吴汤兴诸君以书生撑拒半载——至以身殉，有天渊之别矣。故其少君子佩相逢索诗，余赠句有「负负将军复何门，避秦今已失云山」之语。

三水诸生梁成楠，字子嘉，号钝庵。负气，游幕，厌刑名、钱穀之俗；游诸营中，住台十余年，以保举得县丞。乙未割台事起，委署彰化令；未几，敌兵至，从刘永福军西渡。有垦地，在大湖；越年复来，晦迹于台。今年偶到鹿港，闻名见访；素未识面，相逢之际，即曰「子诗某篇佳，某篇不佳」；宛如刘四不讳。予敬其老辈，喜而留饮。其夕，出其「钓龙台歌」见示；笔气不减岭南三家。钝庵警疵袁子才不置，然其「题陶朱公像」，笔气又似「小仓山集」中佳制；予告之，亦不以为嫌。其「钓龙台」云：『闽越王，安在哉？我来访古钓龙台。王与夫人寝殿开，寂寞常对古时梅。南台万屋瓦鳞鳞，当时海水未扬尘；王欲钓龙垂巨纶，谁缙之绳王夫人。钓龙囚在钓台井，井水千年碧逾冷；铁索锁龙波澜静，虎骨投龙雷雨猛。南越赵佗自椎髻，「汉贤、我贤」争较计；翻然高筑朝汉台，台成左纛犹称帝。此台无事且百年，歌舞欢娱汉六世；呜呼楚、汉斗智斗力时，王为功狗出偏师！高天鸟尽兔走死，王有材力将何施！钓龙一事盖儿戏，驯狮伏象王能为。方今东海长蛟螭，夺我南溟作饮池；奋鬣欲入王阶墀，王能磔死抉其皮；如王真是奇男儿，王与夫人知不知』？钓龙事，梁据无诸咏；予和作，则据余善也。

梁钝庵先生「钓龙台歌」，越日予和之；梁即赠诗云：『二百年文献，伊谁拟杜、韩！渊源师友绝，着作古今难；可叹洪兴祖，徒为管幼安！蔚然章甫服，未许裸人看』。『裸壤原无论，衣冠识者谁？高歌惊下里，长焰谤群儿。怀抱民生痛，文章乐府奇；长官虚问俗，死罪敢言之』！『如生为弃朕，朕岂弃生为！无路陈三策，思京赋五噫。愁怀形比块，恸哭血成诗；苦语声酸鼻，长吟猛虎词』！盖梁曾见所作「太守观风策问」及陈当事诸歌谣也。中首系谓予平生及改名弃生事。余稿中如「送李石鹤」五古、「九十九峰歌」、「塔将军歌」及逾冠时所作姑苏、咸阳、江都、临安诸怀古八首，皆所击节者；然不合意处，无不訾警不少假借。「湘楚军行」予所得意，渠不取也。

梁钝庵「题日本陶朱公像」云：『富者与仙者，两者尔何乐？愿作陶朱公，不作东方朔。东方先生名神仙，日求二百四十钱；一囊之粟不得饱，大官分肉流馋涎。今观倭制陶朱像，肉食之貌谁为传？广额丰颐笑开口，两耳如聃垂至肩。左肩肩巨囊，其中何止百万钱；左手撮囊口，实恐钱刀落地化为泉。右手擎一鼓，有柄当中穿；想是左提右挈雄心在，昔操兵柄今利权！其下金绳捆载三巨橐，两脚蹴踏两橐坚；一橐且复以臀坐，如畏探囊肘筐然。不脱军中金锁甲，櫜如大敌当彼前。智尽能蒙始获富，既富情状何可怜！如斯富者鄙且吝，曷怪爱子中途捐！吁嗟世上守财翁，枉见戏侮日本东；愿为饿死东方朔，不愿为富者陶朱公』（原注：『日本写东方朔、陶朱公、多子妇为三星图』）

！钝庵又「答林幼春询近状」云：『三义湖上望模糊，隐隐云端见大湖；草木不随人鲋腐。林菁时见鬼车号，有如白水辞微禄，直为青山误老夫。愁愧双鱼劳问讯，长贫今较一锥无！秋霜入鬓已堪怜，旧事思量更黯然；父子纪、群交再世，主宾瑜、策话同年。毛锥无用兼疏秃，羽扇非今合弃捐；谁料不谈阿堵客，老来偏欲乞囊钱！乞食茫然任所之，言词既拙计工诗；屈原泽畔吟多苦，庾信「江南赋」甚悲！归路渴思双马角，鬻身贱值五羊皮；不知七十虞奚老，尚有他时富贵为。年过方知畏后生，波澜才思令人惊；常闻温峤呼英物，未怪文渊爱客卿。新法祖龙方蔑士，诸儒孔鲋尚谈经；琴书不惜相持赠，望汝文章老更成』！钝庵诗法，盖由昌黎入手而上溯杜公，旁及苏、黄也；故健而峭，宗派甚正。

桐城姚莹，字石甫；为姬传先生之从孙。学问渊雅，绰有家风。令闽时，极推挹建宁张亨甫之才。后为台湾巡道，以焚毁英夷兵船被诬，与总兵达洪阿同逮。亨甫跋涉相从至京，如夏云峰之随卢雅雨出塞；故京师诸名流若汤潜秋、梅伯言等，多相引重。后石甫无罪出狱，亨甫遂歿京师长春寺，石甫偕诸名人为棺斂致祭焉。亨甫诗有「扬州别石甫司马」七古，极豪宕云：『岱宗不为高，沧海不为深；姚侯期我千秋心，感激发叹非黄金！黄金何可无，买山负土侯助诸；潜鳞岂无烧尾日，举颌或报双明珠。寄书不到大江北，岁寒握手重太息；十年故旧半凋零，幸有余生共眠食！赵廉颇、汉伏波，老犹跃马思横戈；行将四十恐见恶，肯以文字误蹉跎！登高怅望平山堂，琼花凋尽迷楼霜；石头水流金、焦月，犹是英雄古战场。眼中飞鸟低山阳，钓台突兀淮阴亡；男儿不际风雨会，便可垂竿老故乡。何为不贵复不贱，金门射策劳奔忙？诗书自谓报天子，纵督八州徒贵仕；萧规曹随古已然，读律术成嗟老矣！可知七尺为谁死，衣锦昼行耀乡里；不然斯游可以已，朔方冰雪从此始。敝裘一笑仰向天，元、明故阙烟沙里；去何所慕归何恃？贫到难言聊复尔。欲将坏土障黄河，偶爱庙食垂青史。以兹忍垢复含羞，乞食行吟向蓟州；东南万里青山色，送

我孤帆淮浦头。风高木脱叶满地，中有苍茫四海愁；相逢急索广陵酒，痛饮何妨三日留！吁嗟乎贾长沙、陈同甫，少年自托人妄许！尔来复爱申屠蟠，身同佣人屋因树。可惜躬耕半亩无，作达强语从龙虎！惟侯慷慨惜我生，谬以狷介来狂名；低头耻作曳裾客，举足如提出塞兵。同时知者黄与郑，死去虽多空复情；正须坐听江城雁，别后惟闻河水声』。神气似太白，格调似遗山；可以自树一帜矣。

近代诗家，高才当数黄仲则，高格当数黎二樵。此外，若燕之舒钱云、闽之张亨甫、浙之姚梅伯，亦庶几之。惜乎！三人皆有多才之累。

友人施天鹤，字梅樵；自少负作才。其尊人名家珍，以廩生喜交当途起家后，以无心与彰化令李嘉棠相失，卒亦以此破家。初，李嘉棠附和刘省三中丞丈田加赋事，锐欲见功；致阖邑汹汹。李自邑治莅鹿港，有暴徒谋截杀于路；李惧，邀鹿港施、黄、许三巨姓绅士与同行，而施姓无应之者。其后，李治愈严，而暴徒围城，以旅九段为首名；李遂诬施家珍、施藻修为喉反之人。中丞下严檄二，施越海亡命，易貌、变姓名。久而事稍寝，藻修改名施莢捐监，中癸巳举人；而梅樵尊人流离逆旅以死。梅樵出应试，亦领县案首游庠。是时梅樵家赀尚钜万，以喜狹邪游倾其赀；而梅樵始终兴不衰。余序其诗，有「旗亭划壁，则伶人共诧王郎；乐府弹箏，虽妓女亦知柳七」句。梅樵读之，乃大喜。顾梅樵早岁惟工艳诗；中年以后肆力古风，乃一变而骨格清老。兹为录其「过斗六寄友」诗云：『驱车南山下，游子念行役；长途生悲风，行行我心恻！忽忽日昏暮，停车斗六驿；凭槛望君家，相去但咫尺。回溯十年前，过访骚人宅；感君情意厚，留宾且设席。座中风雅士，大半清狂客；豪吟尽佳句，击节浮大白。明知覆瓿物，珍重如拱壁；聚会亦良难，交情况笔墨。别来未几时，故人生死隔；我年虽未老，髯发已如戟。重登君子堂，或者不相识。人生若大梦，百年只顷刻；劝君且加餐，保此好颜色』！

施悦秋先生莢，初名藻修；避难后，改今名——有感于韩慕庐（莢）之遭革衣衿，亦兼取「毳衣如莢」之义。从兄葆修以进士知州起家，而先生并不依傍，自以文学立门户。自少负才名，富室争欲相攸，先生乃与阮姓婚。少年时，门徒如云，岁获修饩、廩饩甚丰。性傲睨，不喜交长官。因李令聚敛，肆斥其过于广场；故李令衔之次骨，遂与施家珍同祸。然平生殊爱才，长余十二岁，折辈行以订交。余先父弃世，为书院撰公吊文，瑰丽淋漓；他人虽百求不能得也。自经、史、百家皆淹通条贯，绩学为一方最。少年制艺工王、尤体，屡荐不售；患难后，乃弃而用二方家法。癸巳中卷，在十四名；元魁墨亦未之逮。台湾沧桑后，挈二子内渡，均先后以案首游庠；先生早岁本以案首游庠，可谓花样有谱。其骈俪、杂文皆工，遂不专工诗；然偶有作，殊清警拔俗。去年

岳母歿，不得已來台吊喪；與予話舊，傷心慘目，大有「城郭為墟、人物烏有」之痛；然畏禍，不敢形之紙墨。臨別，和余韻四律云：『相逢一嘯海天秋，樽酒難消百斛愁；虎口余生容我返，鯤身腥氣至今留。風琴雨管成春夢，犵鳥蠻花付醉眸。昔日衣冠知己在，此行端不算空游』。『生成屈、賈好才華，局促猿駒莫怨嗟！未許龍泉輕出匣，且探牛斗暫浮槎！田疇北處非長計，洪皓南歸是故家。旗鼓中原如有意，錦標待建赤城霞』！『大名海外竟推君，班、馬香濃到處薰；眼有千秋排俗論，身經萬劫出奇文。詩情送我春江水，客路懷人日暮云；吟篋肯同孤棹返，故園風景重榆枌』？『一葉輕舟快往還，多勞親旧苦留攀；曾傳避地居東海，其奈移文畏北山！犬馬有心依故主，風塵何處覓仙寰！多慚擊楫中流去，欲把清談濟險艱』。

台灣歲歛數十萬，為劉中丞增至三百万，台民即汹汹有不可終日之嘆！今割隸東洋，驟增至三千余萬，且擬增至六千万；而台人如啞子食黃連，無口可說。于此，見前時愚民之不知寬大，而士大夫不知時務也。然而日本人亦有「憲章難改憐商鞅」之詩，則剥膚之痛，固無分于中外也。

晉江李清琦，號石鶴；以彰化籍，登壬午賢書。癸巳，闕服來台，取咨文赴禮部試；于其亲友李雅欽處見其所鈔余應郡觀風策議、賦頌及詩、古雜作，詫為海內有數才。登時命駕見訪，殷殷訂交。臨行，贈詩四首；余已載其一，附拙集前編。臨行，又寫聯句大字贈余；句旁，復以寸字作跋，稱為「海外奇士」，諄諄以遠大相期。復欲携余所作入京，以呈于師友；余虽靳不敢與，然甚愧感其厚意也。越年甲午，君選庶吉士；而余秋試入閩，君尚未歸。迨乙未而遂有割台之變，消息不通。既而聞君改部，換知縣而失期，乃為泉州清源書院山長；不久，遂謝世。余因托人向其家搜遺草，而后裔凋零，渺不可得焉。李君工時文，兼書法，在余家者，今已成吉光片羽；特為令人縹緲裝背，以志古誼。其所贈聯句云：『前身共作龍華客，他日愿為驥尾人』！是時余一年少貧士，無所可求；而李君先達長余十一歲，乃下盼若此：亦可見其為豪士襟懷矣。

余所遇海內人士，惟梁鈍庵人品、詩品俱在古人之列。賦性骨鯁，不肯諧時；逢同調人，傾筐倒，毫無城府。「杜詩」、「文選」、「哀江南賦」，全部背誦如流。所作古、今體詩，每不肯輕易下筆；一篇成，則輒如商彝夏鼎發現于世。少作，多棄草；至四十后所作，始多存者，皆卓然可傳。常告余云：其師鄭小蘭誡他五十歲始可多作古詩；今近矣。惜別余返三水，未一年而謝世，年才五十。其交余之時，年四十八；余年三十二。鈍翁古风在余處者，余已登前卷；其他名作尚數十首，未得悉錄。生平虽久于幕府，全無宦氣；割台前，委任彰化縣，掉頭不顧也。

龙阳易实甫（顺鼎），少年才名驰一时。以举人，屡上春官不第，乃损资入道班。为人慷慨激昂，非徒尚浮华者。比乙未割台湾事起，托张香帅为奏事；既不报，则间关赴台湾。时唐景崧已遁，刘永福无固志，卒不得要领而归。

「在津舟感怀」云：『敷天左袒切同仇，闻道炎荒战未休；丹册穴生灵薰越翳，乌桓部落奉田畴。辽东高节思龙尾，海上奇功望虎头！但使孑留人种在，珠崖还作汉神州』。「在闽感怀」云：『珠崖弃地岂良图！赤手擎天一柱孤。忍见伊川皆野祭，况闻仓葛有人呼！故乡真定辞先垄，异代延平访旧都。南越今方为汉守，长缨只愿系东胡』！又有「书愤」云：『鼠端持两技终穷，兔窟营三计枉工；黄屋何劳效椎髻，乌江早拟渡重瞳。蜃楼人物形才具，蚁国衣冠梦已空！如此颓波谁为挽，焚香泣血叩苍穹』！此诗盖指唐抚军也。唐抚于法、越一役，着有劳绩；自来台湾，坐享虚名，因循了事。割台议起，阳立「民主」之国，阴将輜重、眷属内渡；诗谓其「两端」、「三窟」，不虚也。迨李经芳偕敌船临海，部军譁变；彼若坐镇不动，军可立定。即不然，调义勇亦可弹压；抑或退至新竹，亦可与台南声势联络。乃计不出此，闯夜雇英商船以走；所以坏事也。又有「赠刘镇军永福」云：『鱼龙草木畏威名，鸡犬桑麻庆再生！燕颌虎头班定远，鲲身鹿耳郑延平。孤城斗绝三千里，一将强于百万兵。耿耿丹衷惟许国，皇天应监此精诚』！唐抚去后，台北非常紊乱，而敌军在鸡笼数日不敢进；有奸民往导之，始来。彼时刘帅若有布置，全台尚可为我有也；乃株守台南，毫无计划，任各处义民及散军与敌兵混战至三阅月之久，始分数百兵来援苗栗，则敌人已添大兵、海陆并进，无机可图矣。然中路各处尚出奋战，而刘帅乃雇英船以遁。前此战法之声威，一旦扫地；此与刘省三之失望于台人，同一覆辙也。诗中云云，殊令刘渊亭受之汗颜。

广东嘉应州黄公度（遵宪），前出使日本为参赞，后为湖南道。近年闲住在家，以能诗名；独据粤之坛坫，时鲜出其上者。至邱仙根内渡，始欲「拔赵帜立汉帜」，遂生齟齬。文人习气，迄今犹然；甚无谓也。黄有「台湾行」云：『城头逢逢擂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当初版图入天府，天威远及日出处。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糖霜茗雪千亿树，岁课金钱无万数。天胡弃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虏！眈眈无厌彼硕鼠，民则何辜罹此苦！亡秦者谁三户楚，何况闽、粤百万户。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成败利钝非所睹，一声拔剑起击柱；今日之事无他语，有不从者手刃汝！堂堂蓝旗立黄虎，倾城拥观空巷舞；黄金斗大印系组，直将总统呼巡抚，今日之政民为主。台南、台北固吾圉，不许雷池越一步！海城五月风怒号，飞来金翅三百艘，追逐巨舰来如潮。前者上岸雄虎彪，后者夺关飞猿猱，村田之铙备前刀。当辄披靡血抒漂，神焦鬼烂城门烧，谁与战守谁能逃！一轮红

日当空高，千家白旗随风飘；搢绅耆老相招邀，夹跪道傍俯折腰。红缨竹冠盘锦绦，青丝辮发垂云髻；跪捧银盘茶与糕，绿沈之辰紫蒲桃。将军远来无乃劳，降民敬为将军犒！将军曰来呼汝曹，汝我同种原同胞；延平郡王人中豪，实辟此土来分茅；今日还我天所教，国家仁圣如唐尧；抚汝、育汝殊黎苗，安汝家室毋譊譊！将军徐行尘不嚣，万马入城风萧萧。呜呼将军非天骄，王师威德无不包；我辈生死将军操，敢不归依明圣朝！噫吁嚱，悲乎哉汝全台，昨何忠勇今何怯；万事反覆随转睫！平时战守无豫备，曰忠、曰义何所恃！此诗可称佳制，手笔实不减仙根。但于讥讽台湾处，未免太抹杀；于夸耀敌军处，未免太贡谀！岂黄君为新学中人，见日本之事事步趋西洋，遂果为倾心耻？不然，何词之过也。夫日本之陷台，台民之冤酷，自有兆众口碑在，无事多赘。至于抚军弃台，敌人上岸，台北、宜兰、新竹绅士如杨士芳、李望洋辈望风送款，诚狗彘之不若！若苗栗诸生徐骧、姜绍祖，则身率义民出入敌人弹雨炮烟之中；而吴汤兴，则为后路之接济：以么么之旅，与敌人支撑三阅月。虽两次复新竹，不克成功；然敌人亦惮之，不敢越雷池一步，何义声之壮也！迨七月间，敌人力添大军，海陆并进；则虽宿将如刘渊亭亦且卷甲而去，视徐、姜、吴诸生之以身殉敌且有愧色，何况他人！其台中、台南心存反侧者，固不乏人；然亦时势使然。亡国之秋，自有狗彘之类；要不可以此概台人。台人之坚韧拒敌，后来诸义民遍处树帜，前后扰攘者五年，死者无万数；固足兴起海内顽懦，不减广东三元里之逐英夷！即当时建议抗敌诸君——如台南许南英等、鹿港施仁思、施炎等，亦多坚守不移；至兵临城下，始洁身内渡。甚至台中失后，尚有往台南谋恢复者。视先时弃军而遁诸君，事权不及而气概过之万万。黄君不此之求，而惟狗彘者津津是道，不大污笔墨也哉！

乙未之事，有宋芸子（育仁）「感事」五首，亦蕴藉；录其一云：『茧足返秦庭，台湾未解兵；潜师谋郑管，侵地劫齐盟。星火催和约，楼船息战声；如何闻越甲，不耻向君鸣！其时俄方逼退辽东，台民变计自主，以拒外人。倭恐和约中散，李鸿章承其意，与孙毓汶内外朋奸，迫皇上钤印依约；且通飭各省毋得济台。诗盖痛其事也。』

甲午寇起，有万斐然（慎）作「感事留别」十章、一序，亦佳。如云『诗人老去，惆怅奉先之篇；壮士不还，苍凉燕市之筑。而况玉关生入，期诸异时；金错相遗，当兹祖道。子卿足下，令德勤宣；伯之君侯，畴曩足念。随身一剑，绝塞千山；惘惘出门，郁郁谁诉！时也，岛夷俶扰，海氛飘扬；奇肱之飞车薄云，宛渠之螺舟入地。杞侯大去，莒子无归。黎臣失国，徒叹茸裘；箕子佯狂，又看被发。老鸦山圯，马首临江；元菟郡荒，豺牙匝地』。以下不能悉录。存诗二首云：『衣上缁尘剑首斑，十年旧梦落燕山；予身为客又千里，七

发歌成已百艰。元菟郡荒狐啸野，凤凰城老虎蹲关。辕驹局促卿曹贱，一出风尘一破颜』。『昨向王戎墓下回，黄獐歌曲剧增哀！千夫涕泣兴元诏，百代风云广武台。燕雀安能知鹄举，驽骀聊自俪龙媒！好凭十万横磨剑，断得匈奴右臂来』。又有句云：「塚中枯骨袁公路，天下英雄刘使君」。枯骨，如当国诸巨公皆是；或谓袁世凯，世凯犹未足以当之。其刘使君，自注谓「刘铭传」。铭传，以剿捻起家，时多将才；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也。及防法来台，殊灭裂，不足观。法军迫鸡笼，各军奋御，刘忽下令撤营退师。曹军门志忠力阻，不从；鸡笼倖梁纯夫伏地哭留，亦不允。及退军不止，至为艋舺团人拦住；鸡笼遂为敌据。幸沪尾有官军所募土豪张阿火——人又谓之阿虎改名李成者，率土勇五百在沪战胜，斩法酋一、法兵六百、花目百人，毁敌船——外洋谓为大胜，淡水始安；而刘帅谬以为己所布置。故其时台民谣言四起，谓刘公「通敌」，殆甚之之辞；然张秉铨献颂竟谓其撤鸡笼所以救沪尾，与「申报」所播虚词，皆系徇刘帅自辨奏语，曲笔以谀，大无信者。当刘公退军之时，兵备道刘璈列其败迹申详左侯。左薨，公欲图报，遂营谋为巡抚以劾，刘璈戍黑龙江。又清丈台田加赋，台民以致激生民变；至今台人言之，犹共切齿。而外夷顾以为能，江、淮人亦称之；不知使君何以得此声于梁、楚间哉！

●诗选（一）

诗（上）

• 诗（上） •

五言古体

七言古体

五言今体

七言今体

• 五言古体

鹿溪行

旅思二首

短歌行

猛虎行

旅地寒风感怀

过大甲溪日暮口号（五、七言）

过通霄路偶眺

老衢崎

红山崎

中沥早路

门丁谣

纪灾行

林烈妇行

杂怀诗三十首（存十五首选二）

杂感五首（选一）

到北投寄兄

杂诗二首

游侠篇，赠林君拱西

客处见月有怀

秋咏十二首（存六首选二）

书堂听读

向林十郎峻堂乞酒

鹿港卡

汛地兵

茶肆女

海上遇风即事

福清路过郑介公故里

答李石鹤（清琦）孝廉书，并送北行

鹿溪行

我行鹿水上，遥望鹿溪东；霁月出深碧，乱山悬半空。东北为肚岭，东南为焰峰；峰峰何奇崛，九十有九重！群峦竞绿缦，万树含翠浓；翠岫破荒起，朵朵青芙蓉。鸟声啼竹林，又闻隔林钟。循溪行不已，人家四、五里；行尽青溪头，万塚乱烟起。沙薯百顷红，芦黍千村紫（芦黍，酿高粱酒甚佳）；谿舂春水桥，迢递夕阳市。登桥望阴翳，云涛互亏蔽；沧海从西来，潮水向东逝。夕霭苍茫时，山海渺无际。

旅思二首

前路风忽忽，征车寂不发；一出故乡来，回头望城阙。不见乡中人，但见乡中月。

花开春已晚，月明人已远；愁心如车轮，长行去不返。欢情如月轮，圆时再不满。

短歌行

莫照堂前镜，照镜生白发；莫上马头鞍，上鞍见髀骨。富贵而销磨，无异厮养卒；贫贱而销磨，不如长灭没。峨峨者山，洋洋者河；河流无已，不如山高。愚为利役，贤为名劳；富贵繁华，万古蓬蒿！

猛虎行

南山有猛虎，食人无乐土；悲风飒飒来，山鬼诉穷苦。似诉当初时，被食人不知；筋骨遭狼籍，皮肉受离披。侠儿欲扑之，陷阱不先治；反增猛虎怒，咆哮不可持。攫兽食其■〈鹿外夭内〉，攫人食其脂；当道而蹲距，眈眈常苦饥。行人无所遁，畏虎兼畏狐；狐为虎牙爪，搏噬与之俱。一虐犹难避，两虐将安图！生莫近狐穴，死莫傍虎隅！生死不自由，前路立踟蹰。

旅地寒风感怀

北风吹如铁，一夜寒冰结；万山草木枯，十里笮桥折。路上无行人，行人马啼啮；尘壙扑天黄，日色入云灭。村径十三条，条条沙断绝；回首蓟北山，无此霜凜冽。曲腰寒起粟，龟手冻欲裂。磨砚池水干，扫阶雪地洁；佩剑霜有棱，熏笼火不爇。窗外问梅花，冲寒未吐蘂；踟蹰顾行旌，迢遰犹难发。岁月叹蹉跎，谋生计已拙！长大抚头颅，壮怀未豁达；抑郁在人间，貂裘苦难脱！意气百尺楼，风尘受颠越。今古几英雄，销磨嗟未歇；我亦失路人，同声一呜咽！

过大甲溪日暮口号（五、七言）

两山夹溪出，众水中流分；水落群石起，两山相对奔。一水渡未毕，西海已衔半边日；不辨山容辨水声，水声急驶如雷疾。水挟沙石流滔滔，鲸鱼有脊鯢有尻；风雨春秋发洪潦，一溪万窍生怒号。招招舟子指行路，路在溪中乱石处；陵谷今来几变迁，乱石如山流不去。

过通霄路偶眺

波涛接远天，沧海接平田；蒲帆片片飞，平地有流船。举头东北望，海面高于山；山巅视海浪，如望山上泉。浪平水深黑，浪涌如雪白；千丈若长蛇，奔驰银练色。晴空无片云，下垂如笠泽；行人惴惴危，海山一线隔。到此万象卑，汪洋在咫尺。

老衢崎

盘路赴蚕丛，上岷豁平场；下临渺无际，远树但苍苍。蜿蜒势千里，暝见东南冈；西尽沧海阔，东去乱山长。一线红泥坂，深谷散牛羊；谷底有耕田，井密如罨方。人家万松里，岚翠环四傍；长飏起天末，屋古斜照黄。登临极平楚，云物入微茫。直北多关山，巉绝枕重洋；此去路途广，车马似风樯。暮霞半空落，断崖丹赭张；北客驻遐眺，险尽喜康庄！

红山崎

危云树末生，急客云中行；峻峻千石磴，俯瞰深溪清。万翠攒眼入，一红拍崖平；疏林夹流水，十里一镜泓。言是夏秋际，远山露列城；万井积邱垤，百峰互阴晴。登高望遥阜，想见官军营。忆昔甲申初，此地防夷兵；烽烟倏

忽灭，耳有胡笳声。今来开道路，遍志轮蹄程；不久铁车过，平地殷雷鸣。岩谷忽破碎，山海一楸枰。我自催鞭去，秋风马首轻。

中沥早路

山容隐晓雾，不见山头树；西风早行人，浓浓青草露。十里烟云开，日色前村护；征车一梦中，山鸟啼无数。

门丁谣

我公在何处，我公在县厅；我公不解事，解事有门丁（一解）。

能令我公喜，能令我公怒；指挥不待公，我公殊不恶（二解）。

我公下乡村，门丁能攘羊；鸾刀取其血，血是民汁浆（三解）。

我公到城市，门丁能作豸；有角不触邪，触取巨象齿（四解）。

公若欲催科，门丁张网罗；役夫且慢发，役夫货几何（五解）！

公若欲谳狱，门丁几番促；促公复迟公，门包几车粟（六解）！

门丁能作福，门丁能作威；小民一身肉，俱为门丁肥（七解）。

我公能作官，门丁与有分；我公欲和事，请向门丁问（八解）！

人生多得钱，不过作好官；我公钱如水，门丁钱如山（九解）。

门丁利如锥，我公明如镜；门丁与我公，与钱同一命（十解）。

门丁存善念，有时欲改恶；待公官休日，门丁恶不作（十一解）。

我言告门丁，门丁仔细听：「人间无刑书，天上有雷霆」（十二解）！

纪灾行

庚寅岁六月，上天雨泽竭；一夜风霆声，万山草木拔。老龙奋横威，牙爪纷冲抉；磅礴气所至，屋瓦狂飞发。不知从何来，水潦万丈决；田庐所居人，一夕为鱼鳖！地上山忽奔，井田随破裂：哀哀天弗闻，苍生受颠越！苍生受颠越，不自今伊始；去年新令行，诛求苦无已！魴鱼赀尾逃，平地皆祸水。灾害一时生，天其显者耳。我欲告苍天，请论数与理；理数不可知，天怒有时止。

林烈妇行

明月在天中，能圆亦能缺；清光不可磨，千古常皎洁。烈妇在人间，慷慨立奇节；青如涧中松，白如山中雪。哀如夜乌啼，泣如杜鹃血；夫婿方荡游，灯前苦陈说。上堂拜舅姑，喜妇明且哲；出门汲瓮提，入门芟苜蓿。劝郎攻史书，勿为纷华悦！郎出朝看花，郎归夜踏月；倚门待郎来，低声拓门闥。问郎何所往？春风易消歇；问郎何所思？铜镜易华发。郎意云如何，得毋妾言聒；唤郎犹未醒，谁知成永诀！一病遽恹恹，中肠已惊怛；郎魂何处招？妾忧何时辍！上天愿同行，入地愿同穴；旁徨视女儿，「呱呱」苦难割！米炊虽云巧，丝绣亦云拙；无以养姑嫜，辗转徒苟活。中夜起徘徊，殉夫志已决。唤儿与

姑眠，儿饥姑哺啜；抱女与他人，未言声呜咽。儿嬉不恋母，女殇我心愀！茫茫天地间，此情难断绝。妾心匪云石，妾肠匪云铁。有如捣芝兰，成膏香不灭；有如断莲花，成寸丝不折。门外雨凄凄，帷边风切切；灯光夜忽青，衣篝火不热。一死谢所天，玉环与金玦。园中花断肠，笼中鸟结舌；吞药虽云亡，言之有余烈！呜呼泉下人，尘埃不可蔑！相逢定无惭，何必臂盟嚙！巍巍望青山，磷磷立石碣；贞风在何处？高风万古埒。坟前草青苍，坟后水凜冽；山移石可转，斯人不可蔑！

杂怀诗三十首（存十五首选二）

生落古人后，忽作古人想；古人在当时，谁知生景仰！同居天地中，成材在所养；宁为拙而直，勿为巧而枉！常存不朽心，骨干自英爽。春秋相循环，荣枯互来往；自立坚不移，阴阳任消长。

自命贵不贱，持躬贵能约；一侈百病生，江河为枯涸。所以致远人，明志于淡泊；穷苦亦可安，何事不可作！措大寒书生，一身系民瘼；读史怀名贤，高风在藜藿。

杂感五首（选一）

我有成连琴，泠然出古音；天风吹海浪，云外水沈沈。一弹再三叹，感人意良深。既有千古调，岂无万里心！求之形象间，渺渺不可寻；谁为相和答，沧海老龙吟。

到北投寄兄

健足佩书囊，奚童负行李；攀跻数仞峰，褰涉半溪水。随云入远村，望树问墟市。回首辨家乡，不见鹿溪浚；虽隔一重山，已过五十里。息驾竹林中，迎接主人喜；遥拜先生尘，来脱先生履。款客山人风，肴佳酒亦旨；深树开讲堂，明窗列净几。此间虽云乐，门闾老母倚；已着孟郊衣，空致仲由米。重累我仲兄，盘匱一身理。忆昨欲别时，兄怀有忧只：「去岁痛昊天，「蓼莪」哀未已；今当季子行，家庭人有几」！闻兄此一言，惆怅不能止；但道咫尺天，朝发夕可抵。勉强拜庭闱，皋此拥于此。日入西山崖，日出东山里；人在两山间，吾家在何许！举头看云飞，回头看云起；遥想吾家中，有人怀季子。

杂诗二首

我有一卷文，奇气吐氛氲；清涌沧江水，高凌华顶云。追古或不及，矫时已不群。谈笑无千载，叱咤无三军；风流可自足，不数公侯勳。他日传名山，或亦俎豆尊；韦、杜富贵儿，挥霍日酣醺。楼台环紫帐，声色酩红裙；旨哉昌黎言，此辈如聚蚊。诗书滋味佳，羶臭不可闻；我愿以风雅，澡沐日三薰。

我有四壁书，宛委神仙居；俯仰千古事，至乐不我如！翱翔振金玉，〈口磬〉咳鸣琼琚。时或求古义，沧海钓鳌鱼；时或列陈编，庙堂布璠璣。咀嚼

有余味，吐纳凌清虚；堪叹阿堵物，尘浊累累储！王戎身自鄙，守之辄盈车；一旦邯郸醒，大梦失华胥。何如罗万卷，百城拥有余！

游侠篇，赠林君拱西

我有不平事，君有游侠风；相逢易水上，与君道隐衷。忆昔负意气，结交杯酒中。君既遭家变，我正哭途穷；销磨名场里，音问屡不通。去年君来访，喜君气如虹；今年君复过，劝君理旧功！谁知别君后，遇暴折我躬；君为我感愤，慷慨欲从戎。感君意气重，肝胆古英雄；喑鸣风云壮，抑塞天地空。宝剑切切鸣，光芒照眼红；遇仇逝不避，利刃试新砮。

客处见月有怀

一片青天月，晖晖五十里；东出玉山峰，西到鹿溪水。鹿溪东南楼，乌啼人夜起；借问月来时，可照高楼里？经秋露泠泠，曾否怨游子？汉迥长空白，云飞夜色紫；山断地相连，云头与云尾。况复月有情，照此复照彼！今霄见月心，持归问予美。

秋咏十二首（存六首选二）

我心忧如何，西风起庭柯！朝下洞庭叶，夕吹洞庭波。洞庭在何处？沧海接黄河。愁思从中至，日月速羲娥。事业不一成，春秋空经过；幽怀何所适？散发曦阳阿。

独自出门去，忽忽不知处；恍若得所思，旋觉无所与。鱼鸟起寸心，天渊入吾虑；举头得所爱，青山露林樾。斜照含西峰，夕色误朝曙；胸次忽澹然，斯意谁与语！

书堂听读

我无车马客，亦乏丝竹情；虚堂听读书，四壁金石声。秋风九霄外，常有黄鹤鸣；噌吰互相答，露下天地清。人间尘俗耳，一洗笛笳箏。时闻吟李、杜，沧海吼长鲸；时闻哦韦、柳，雪竹引银笙：琅琅诵坟典，天风吹琼英。读书有余乐，何必轩冕荣！独存千古意，可以语诸生：「书中求大义，勿为泥功名」！

向林十郎峻堂乞酒

天上有酒星，地下有酒泉；清价同风月，欲买不用钱。天梯与石层，往酤苦遥悬。君有步兵厨，近在水云边；鳌呿百斛浪，螺擎十丈船。我亦非醉汉，思之偶流涎；敢作陶潜乞，呼童擘锦笺。乞食不乞酒，我为陶公瘝；愧乏八斗才，斗酒无百篇！能饮亦能咏，我生爱青莲；论古无其诞，学醉无其颠。慎勿相嘲谑，呼我为酒仙！

鹿港卡

津头整布帆，好风正东南；舟人不敢过，验船者二、三。偏隅一黑子，津

吏亦眈眈；鹿港非隩区，征商有余饒。由斯观天下，遍樵何以堪！我到鹿津头，偶问鹿津吏：「关津不惮繁，尔身有何利」？自言利涉途，官一吏三、四；温饱在于斯，余乃为公事。乃知民之艰，半多吏所置；朝廷征其一，吏胥征其二。叹息古人贤，利藪在乎义！一歌何易于，朝廷广恩意！

汛地兵

麋牛不执鼠，虽大亦何为！弩马在厩中，虽多亦徒糜。养兵千百头，缓急供驱驰；在野为守望，在城为守陴。爱身不爱国，戴弁等行尸；居恒犹惴惴，何论危急时！昏夜闻盗贼，剽掠在城池；女墙群酣睡，起立如醉痴。声东而击西，子行姑迟迟；自维为狐兔，何敢斗熊貔！秦人与胡越，肥瘠两不知。明朝在市井，哮阚威风施。

茶肆女

山头采茶枝，店前拣茶叶；女儿对门居，玉臂相交接。一群如围花，双队成飞蝶。腰携篲簪篮，手开湘竹篋；拾茶垂纤指，评茶舒笑颊。轻重与郎量，往来拖绣屐。我叹拣茶娘，空自着罗裳；一身虽云丽，徒为他人妆！古王敦风化，家家学采桑。采桑不采茶，女儿长在家；采茶不采桑，寂寞女儿箱。女劳不思淫，天上犹七襄；谁为课豳图，山榭栽满墙？舍末而求本，衣被在一方。

海上遇风即事

枕上波涛鸣，水底蛟龙泣；卸帆一梦惊，疑有狂澜入。忆昨驾船初，浪平风习习；天高动星斗，潮涌随呼吸。直櫂澎湖沟，遥望虎山立。秋信中流来，北风一夜急。浪头拍太空，鳌山高岌岌；澎湃舟人呼，声与浪鸣悒。鼓荡随罡风，忽向海湾集；回视天色明，万变俱收拾。乃知险阻间，随处可安戢；乾坤亦幻然，江河吾且挹。

福清路过郑介公故里

读史怀监门，爱君伟丈夫；但请苍生命，不惜微臣躯！伏阙陈谤书，如闻君疾呼；意气过石介，岂为激烈乎！一朝君命下，贬谪在江湖；高风自千古，臣心足不孤。后人思古谊，立碑在前途；曰侠、诚义侠；名字不模糊。岭头有松柏，路畔有苇蒲；我过君故里，想见流民图！

答李石鹤（清琦）孝廉书，并送北行

青山起暮云，寒日栖鹿渚；凉风飒飒吹，中庭正延伫。正望故人来，忽得故人语；清言如珠玉，清词如琼瑀。拂尘细披吟，两心长相与；内有褒宠言，受之颜惭沮！相晤虽一朝，相期已千古；他日相追随，愿为风从虎！送君长安行，长安帝王所；宫殿接云霄，城阙耸寰宇。中多螭龙蟠，外多鸾凤舞；君才云锦张，固应备绣黼。自惭泥涂身，无由舒毛羽；不获从君游，遥祝君遐举

！沧海重重波，飞渡澎湖屿；扶桑日色高，照君金莲炬。瀛洲咫尺间，是君所居处。君家谪仙人，昔曾梦天姥；君将登蓬莱，非比梦中睹。愿上金银台，复宿琼瑶圃！君意轻荣华，世人重簪组；得志抒中藏，于时岂无补！日日涉关津，莫道风涛苦！此行过松江，好上春申浦；日月射楼观，烟波涵舳舻。航海入燕都，奇气谁与伍！上林望旌旗，长乐闻钟鼓。大夫快壮游，何可守环堵！愧我拜行尘，未能亲饯祖！君书与我云：近有小■〈彳 恙〉蛊；远辍柅双轮，劳人茧两股。我闻欲往视，亦为二竖阻；张敏与高惠，当以梦中许。风雪数邮程，关山念旧雨。今日杨柳歧，后日浮萍聚；后会虽遥遥，中情寄一缕。

• 七言古体

蒿目行

沪尾晓望

催科役

卖儿翁

海关吏

绿林豪

九十九峰歌

行路难

乞酒后再借书，与林十郎

国姓涛歌

溪边田

海边耕

铁车路

机器局

银

西洋灯

题海外蓬莱图

述事，与乃营书后

寄澎湖许芬四首

打鹿行

崇武观渔歌

蒿目行

岁在戊子月在酉，地上橈枪天簪帚；社鼠野狐哀嗷嗷，一队健儿负挺走。蛮烟细民无异志，只因新令掊克苟。新令之条行者谁？刘公铭传来抚守；自请住台过十年，剪除荆榛使财阜。去岁剿番剿不成，遂向民间增税亩。一方田园

十数弓，丈量比前长八、九；累锱积铢算不遗，官乃与民争利藪。不为朝廷培本根，斫丧元气焉能久！区区弹丸何足言，坐使皇朝伤高厚！农夫商贾不聊生，纷纷痛心又疾首。浙东计亩为公田，南或呼箕、北呼斗。传说昨日已打城，无乃跳梁成刍狗；揭竿作旗抢地呼，背负耰锄击土缶。肉食无心为苍生，腴削依然故见狃。古人不畜聚敛臣，此言真堪铭鼎卣。赤城千里如金瓯，无故寻端欲碎剖；不知祸水何时平？老范甲兵胸岂有！九重高远未曾知，万民泪落秋风柳。

沪尾晓望

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山云霞连海底；人家半在画中看，结水为邻山为市。我来此地欲登舟，风信迟人二日秋。昨夜月明船上望，碧天如水入云飞。水气腥臊船气热，轻移小艇岸傍謁；雨送海风入艇凉，半夜归潮两岸啮。潮头已落岸头高，晓天曙色鸣波涛；帆樯尽在日中悬，日出峰容处处多。峰头犹含昨夜雨，苍崖翠滴浓于乳；高从东岸望汪洋，远天树树青可数。今朝喜得饱眼看，潇洒不知行路难；地经百里风景异，归向舟中话故山。

催科役

门前咆哮鸣，屋后银铛声；父老不敢出门视，催科到处鸡犬惊。催科狰狞如狼虎，催科震怒如雷霆；不为尔曹贿赂至，菽粟岂能生公厅！前者催科归业户，业户自知辛苦情；今者催科归我曹，我曹惟有醉饱行。某月某日下新令，新供、旧供火速清；老农闻此语，方知前日是太平！

卖儿翁

男者奴，女者婢，田园稼穡生荆杞。昨日催科到闾里，求生不生、死不死；老妻典尽御寒衣，老农卖尽耕春耜。今日家中已无余，所未尽者惟有子；欲别泣涟漣，欲往何处依！皤皤双白发，何日再生儿！出门得温饱，胜在家中饥；养子已无期，生子复几时！旁人闻之心骨悲，老翁吞声前致辞：吾台前日称乐土，不知何人造嶮巇！量尽田园增尽赋，地无膏腴民无脂；人事天灾一齐下，哀鸿嗷嗷何所之！重以役胥如猛虎，削腴不得须臾迟；我愿君心光明烛，烛尽逃亡田家屋！蜂虿不得生其毒，民■〈强，虽代弓〉頼尾无鱼肉。呜呼此语，天地为之哭！

海关吏

陆行畏虎水畏波，恶如波向平地多！平地风波险而高，关吏时时张网罗。不论千艘与万艘，扬帆鼓櫂即逋逃；风晴浪静不得去，关吏悉索如老饕。溪壑填盈开一面，行人舟子唤奈何！昨日无风今鸣涛，千夫性命系于毛；地棘天荆无所往，嗟哉环山蔽海以为牢！

绿林豪

北风萧萧暮色黄，绿林豪客结成行；腰横宝剑手长枪，明火杀人胆气强。来往跳梁何所忌，入室胠篋又探囊；县令闻之无所问，此辈出入已寻常。此辈亦是游侠客，激而为之无所惜！饥饿驱人至于斯，何以削腹犹未息！雨露云霓不得施，田畔良苗即蝥■〈蠹，贼代春〉。今日作贼胜作官，坐收物力不知艰；不稼不穡无所事，财帛货贿高于山。

九十九峰歌（九十九峰即火焰山）

乾坤奇气磅礴布，东南海岱巨灵护；坼地擎天一臂撑，九十九峰空际露。一峰摩空一峰从，空中密排青芙蓉；森然突兀放玉瓣，朵朵太古烟云封。有时风云气拂郁，剑锋如从指边出；骈列巨刃倚天扬，鬼斧神工出旋没。丹赭晴霞捧赤城，照烛炎洲明复明；芒棱四吐如怒火，炙天不热天亦惊。羲和日御行不得，重轮欲度便倾侧；返照扶桑神鸟迷，倒影沧海蛟龙吓。云出如拥蚩尤旗，摇曳云头云不移；三十三天星斗动，前峰、后峰相奔驰。前峰、后峰作人立，或俯、或仰、或不及；中有一座鲁灵光，次第肩随分等级。我欲与之成百人，风雨未化蓬莱身；欲求女娲补天石，补此一缺归陶甄。山灵告我无庸补，大块有时缺抔土；留此一角后人看，海山千秋与万古！我闻中原九十九，曲河千里、百里为一波；京师九十有九淀，一淀一薮如江沱。天地山泽必有偶，斯峰因之变嵯峨。又闻衡山九向有九背，一转一面成一态；斯山崑崙互阴阳，面面望之生光怪（九十九峰四面一样）。西蜀奇峰与此同，岛屿无此青玲珑；去岸二十一万里，熬波浴日东海东。

行路难

虎可驯兮龙可攀，石能渡海舟登山；尘途咫尺不可过，世人惟有行路难！北风白日天地阔，荆棘忽生顷刻间；蓬莱弱水千万丈，人情变幻为波澜。听我歌，行路难；壮士徘徊何所往？拔剑斫地一身宽。

乞酒后再借书，与林十郎

古人读书下以酒，胸中云梦吞八、九；我今爱酒佐以书，举杯好开谈天口。与君乞酒兼乞书，一编酒难还赵书；不然倘能为我浇磊块，送归君家百尺楼上悬。海内梨洲有述作，一部「明夷待访录」；大名久已雷贯耳，偶睹应能蒙刮目。名山五岳不能游，奇书一览当九州；酒兴若浓狂歌起，放声一读天地秋。

国姓涛歌

国姓涛，犹子胥潮也。唐王赐成功与国同姓，故俗称成功「国姓」也。涛在鹿耳门外。每年四月至八月，晴天无风，喷礴拍空，鲜有安谧；俗以为成功义愤所激，故咸谓「国姓涌」。涌者，台湾方言呼「涛」为「涌」，又讹为「影」也。成功胜蹟最多；此外复有国姓井，在吾邑城外。野史皆载成功在日本

诞夕，天黑雷震，海上舟碎千百，有人见鲸鱼出没；又来台之时，荷兰梦神人骑鲸入鹿耳门：事虽缈茫，恰与国姓涛相映。入诗赋中，尤助骚情；「台湾通志」似宜编入，可与胥涛同为千古韵事。故不揣固陋，爰为歌之。

鲸鱼跋浪沧溟里，岛屿无云雷声起；波涛澎湃天低昂，气满尾闾飓风止。千秋万古常喑鸣，自是孤臣心不死。孤臣有谁气拍空？明人姓郑、名成功；唐王赐与国同姓，天荒地老开鸿蒙。昔日中原纷战骑，为鷁、为鹏风摩翅；英声直震大江南，钱塘铁弩三千避。海枯不见孤臣心，潮落常满英雄泪；泰山横流不能啮，吒吒空有冲霄志！归来厦岛天无光，地窄不足供徜徉；宗悫长风万里浪，回头东海望炎荒。喝石可渡无巨浸，投鞭可断无汪洋。骑鲸直入鹿耳门，海若辟易湘灵奔；波浪风云生指顾，鳌柱如山日月吞。蜃水蛮乡拔荆棘，三十六屿澎湖侧；岛中忽现蜃气城，海外自成蛟龙国。喘息不觉生雄风，当时早已气如虹；天倾欲将一木拄，时携匕首摩苍穹。划断鸿沟不纳款，欲与华岳争累卵；忽呼渡河宗泽薨，此恨填海海难满！秋风喷礴作洪涛，忠臣气比秋风高；唏嘘千里皆黑色，翻腾万籁为怒号。日出扶桑不彪炳，龙蛇浮沈大力猛；如山、如雪挟船飞，海人谓是「长鲸影」。

溪边田

流沙渐渐云漠漠，朝为青田暮为壑；海外沧桑倏变迁，溪居莫道田家乐！昨朝来时看绿禾，今日来时看素波；老农负犁何处去？田在溪中万顷多。溪边家家学耕作，春刈秋收岁岁过；农夫最爱千年业，安得天上枯黄河！溪头未归村犬吠，家中早已到催科；老农闻之长叹息，欲罢不能行不得！晚涨三篙流潺潺，仰视苍天无日色。

海边耕

大造茫茫谁真宰，东为青田西为海！海畔沙漠不见人，老农耕之筋力殆。拨沙拔茅锄作园，耕时十句九句喂。夏畦冒雨种地瓜，秋天霜冷枯根芽；荷锄负锺视地脉，不见瓜成但见沙。陇头蒔植生活计，有时种豆落生花；花开花落不结子，野人满地空梳爬。海滨卤壤为经纪，渔在山头樵在水；我嗟海滨人，如在荆棘里！

铁车路

声轰轰，如霆雷；火炫炫，如流电。双轮日驭速催行，回头千里忽不见。抵掌欲笑夸父迟，轮台一日周围遍；西人逞巧亦良危，颠蹶往往艰一线。我道带砺在河山，縕幽凿险山河变；自古众志成城，不闻铁车与敌战！又况劳民复伤财，民穷财尽滋内患；台湾千里如金瓯，浑沌凿死山灵颤。有潦、有流间其间，不能飞渡复中断，借问铁路何时成？请待天垆为炽炭！

机器局

乾坤火器不敢逞，上有炎轮下炎井；大块水机不敢作，西有弱水东汤谷。气机潜藏一朝开，千山万山鬼神哭；机械循环何时穷？生民万类皆荼毒。时势所趋亦难止，竭力为之将胡底！损伤元气民怨咨，台湾腴削痛肤理。加赋征商罄国货，机器局中贮祸水。国家自强在无形，销金铄石通精诚；西洋有道不在器，惠政善谋无不兴。国强不闻恃险马，区区利器何足行！外虽示勇中心怯，西人亦岂畏虚声！

银

洪垆大冶不鼓铸，日本之银天下布；团圆握之不盈把，易取货物纷无数。光芒宝气在腰间，不畏饥驱不畏寒；剗尽廉隅争资借，关津不惮行路难。不胫而走似铜臭，贾人坐拥千金躯；圆轮径寸利涉远，鬼物不敢萌揶揄。中国银山高崢嶸，利源乃让东洋国；鬼夷挟此得自雄，孰使流通无壅塞？古来为国收利权，太公乃有九府圜；中华久不为此计，取利于民民日艰。东洋幅■〈巾员〉本穷窘，中国大度来蛮蠹；失笑辄看龙子银，幕面特书「大日本」！

西洋灯

西人机巧无不可，不膏、不脂能吐火；一缕荧荧放电光，日暮人家燃千朵。又有玻璃覆碗明，人家争置数盏灯；或悬虚空或插案，照耀微茫白雪生。中国圣人制度备，颠扑不破传利器；流泽久长可百年，何乃世人竞为异！西洋伎巧遍天下，中华物产失其利。我叹台湾尚洋灯，一端可以验风气。安得尧、舜重光出，世间还淳返朴归郅治！

题海外蓬莱图

大海波涛断复连，撑起炎洲半壁天；沧溟路绝风云渺，鸿蒙世界开人烟。安得泰山一枝笔，写作奇观空际悬！悬之咫尺有万里，大块无垠水无边。我思盘古凿混沌，斧凿到此生剗镌；又思共工触不周，触柱为山缺半偏。山头日月自昼夜，山下沧海自桑田；奇气郁勃凌中土，独回万水为西旋（中土水东流，此皆西流）。上作赤鸟窟，下作蛟龙渊；中包小蓬壶，珠屿水中圆。又有玉山可望不可即，日出插霄玉柱鲜；回望焰峰九十九，烛地熏天火欲然。一热、一寒分冰炭，八潼关里雪绵绵。台地无霜、无雪年复年，山灵狡狴弄使夏泽坚。北极何处鸡笼屿，遥与香炉烛峰相清妍。灵气鼓荡山河动，鹿耳门涛摇星躔。秋风万仞磅礴吐，鲸鸣欲簸崑仑颠；奇奇怪怪无不有，敢问十洲、三岛谁真仙？当年徐福不可到，未将地与秦人传。留之一千万万日，张槎始来天上船；船中载得王维笔，画到蓬莱笔不全。落笔万丈惊五岳，纸上时有烟霞穿；求之愈即去愈远，仙山疑在化工前。我居蓬莱乾坤惯，依稀认得秋毫巅（珠屿、玉山、火焰峰、八潼关、鸡笼屿、香炉烛峰、鹿耳门涛，俱台湾名胜）。

述事，与乃营书后

历尽巉岩经沧海，一波未平一波骇；经尽波涛涉崎岖，一嶮未终一嶮逾。我行已过千山万水路，胸中空有明月珠，眼中空有方壶图。回头试说风尘事，疲于津梁否耶无？初入鏖战荆棘里，心似荆卿怀利匕；怵惕谈笑两有余，水濡火热气不靡。下场蹭蹬涉关津，风云泥涂在一身；方把心情惊鬣尾，又将况味尝劳薪。归来秋风飒飒鸣，耳边犹有波浪声；无端霹雳空中下，报道孙山名下名。自是文章憎命达，利锁名缰苦难脱！雷焕剑藏十年光，卞和玉受双回刖。萧萧飕飕寂静间，君书寄来自前山；大罗误传青鸟信，激水若怒蛰龙蟠（来书言「曾闻捷信后，代为不平」）。君遭与我俱落拓，君更穷途受飘泊；人生无数翻覆事，吹箫莫唱「声声错」！聪明本与命为仇，华亭老子倒骑牛；想其睥睨人间世，习见积薪颠倒成玉邱。君不见弩马立仗在御阶，骅骝骐驎骨如柴；又不见野雀献瑞上玉堂，麒麟鸾凤惊不祥。笑余枉学屠龙技，技成三载无所试！与君相倾杯酒中，酒酣一座生雄风；与君相话夜灯下，灯残千里知音寡。去日得交张汝南，把臂共发千秋谈；汝南已死不可作，辄作栖风苦雨不可堪！琴书几席时相贐，雄心因之减二、三。此意惟君得深悉，今日徘徊无所质；一纸遥寄王郎歌，明日云山相对出。

寄澎湖许芬四首

君居澎湖我台湾，相隔一海复一山。去日相晤南闽关，今日相逢云漫漫；安得沧海生鳌柱，为君朝往暮复还！沧海深，不见底；凭藉片帆送一纸。君倘能再来，何论重重有云水！

文字相逢有前因，形虽未交神先亲。君昔来鹿渠，犹未识君为何人；读君之诗见君真，明日闻君起行尘。风为客，月为邻；至今怀之水粼粼。今秋访我闽闾里，抵掌矮屋生阳春；乃信杜公不欺我，文章有道交有神。

分道出闽天，不复睹君面；归路茫茫阔于海，归心人人疾如电。回首遥望澎湖峰，一笠云垂渺不见；远寄新诗写性情，秋风木落飞片片。问君在何方？浪如山，波如练。

一雷空中起，痴龙昂首视；元珠知见遗，帖耳沈于水。犹望同群有飞升，不自持竿亦同喜；千佛名经不见君，想是齐落恒河里！此间无数古今人，沈没其中等微尘；惟有豪杰能自立，时吐光芒惊鬼神。愿君手持一寸铁，上摩日月下霜雪，链作干将长不缺！天地有浑沌，此器不磨灭；他日相逢将剑说！

打鹿行

台人山居，多以打鹿为生；为之歌之。

崩劣千峰复万峰，峰峰如剑向人撻；密密藤萝看不见，中有千年鹿养茸。一群狰狞出苍狗，林中三鹿、五鹿走；腥风恶兽踟躅奔，山猪趋前熊趋后。猎人持枪林中藏，不期中肩期中首；负枪复向云雾中，穷冬莽莽生悲风。扞壑攀

岩作猱上，槿榛但见青蒙蒙。逐鹿深山道，山深惟荒草；相传上有琼瑶台，复说中有金银岛。逐鹿不知山浅深，时时路旁逢洞■〈豸寮〉；洞■〈豸寮〉深居穷崖阴，逢人杀人无人心。猎人见■〈豸寮〉如见鹿，■〈豸寮〉群哄散如惊禽。打鹿取藏涧中水，或杂黄獐兼野豕；十日挈出向冰壶，肠肉既佳味亦美。身带山中烟瘴归，归到家中与妇子；鹿肉把酒共酣呼，鹿臭在衣血染须。鹿蹄可以换斗米，鹿茸可以市珍珠；鹿角熬胶养身躯，打鹿之乐何如乎？打鹿不畏苦，使余从军气如虎，汉家狗屠视如土。

崇武观渔歌

如山波涛蔽天际，叶叶舟为浮波系；千橹万网烟水间，网得大鱼高于山。以鱼钓鱼巧作饵，鱼傍舟行不知避；港湾鱼小海鱼肥，随潮暂远暂忘归。日暮风云四海黑，昏迷天地波无色；渔人由来海为家，东西南北亦嗟呀！泼刺鱣鲙与鰕魴，行行不但摸鱼虾。舟头时有鳌梁度，橹为摇曳波心路（大鱼如山，渔舟畏之）。云中或见龙爪张，舟为回避向汪洋（海上风云，渔舟反向深处避礁）。停舟偶到乌龟屿，千尾万尾纷纷举；驶帆远过澎湖沟，大鳞、细鳞水际浮。出海小舟傍大舟，小者打桨、大者流。岁岁为渔逐海利，直从闽海到温州；出没烟波忘餐饭，天寒一饮当穿裘。雨中蓑衣兼箬笠，群鱼结队争呷啜；舟人雨中为畏途，渔人雨中为利涉。冬尽岁残不归来，生成海上事游猎。大鱼为盐小鱼干，天青日赤鱼满滩；小鱼腌脍大鱼曝，割鱼曝炙肉团团。网得鲳鱼味尤美，削肉渡海作甘旨。春晴放櫂始回归，归到家中妇子喜；贩鱼过海收厚利，愿君莫厌风波靡！君不见西夷捕鲸碧海中，冰山万仞无旭红；火轮冲冰或粉碎，牵出长鲸高隆隆。又不见夷人捕鲸卖鲸油，烛龙下照夜不幽；海上烟樯日磅礴，任公大鱼三载求。人生牟利忘蹭蹬，地上风波尤凌竞。我来崇武观打鱼，渔人起我望洋兴；渔人低头听我歌，我歌月色满山多。山下潮声夜深起，回望台天淼淼水（鲳鱼，即鰕鱼；崇武最多。俗呼扁鱼）。

• 五言今体

罗山寄张茂才汝南

登楼即事

秋望有悼，为汝南作

渡海过犬山

罗山寄张茂才汝南

一尊前日酒，鸾鹤又离群；看看来时路，青山断白云。

登楼即事

一望苍茫外，长天白鸟过；潮回江、浙远，船舶粤、闽多。岛屿连沧海，云霞接薜萝。月明惊夜梦，枕上吼鲸波。

秋望有悼，为汝南作（汝南所居，傍猫罗山）

何处故人颜？云间又水间。东南秋色尽，不忍望罗山！

渡海过犬山

浩淼虚为际，乾坤入望愁。海随山异色，地与水分沟；日月双轮迅，云天一笠浮。飓风吹不去，千里过横流（犬山海水分二色）。

• 七言今体

八卦亭偶望

拨闷四首（选一）

场中题壁八首（选一）

秋日登临偶兴二首（选一）

遇李石鹤孝廉（是年北上，捷入翰林）赋赠二首

八卦亭偶望（在邑城外冈阜。西望洋，东望山，下瞰邑城）

海天无际暮烟浮，一线秋空数点愁。车马往来南北路，估帆向背东西流。青山出水围城郭，红树穿云压市楼。偶欲放歌亭下去，岚光月色暂勾留。

拨闷四首（选一）

潇洒风怀杜牧之，几回猛省读书时。不关造化闲花草，无补民生细茧丝；竟体芳兰骚客意，销魂金粉美人辞。聊应洁癖将蝉比，饱露餐风最上枝。

场中题壁八首（选一）

插脚红尘廿四年，泥蹻释后欲登天；蓬莱弱水三千路，鳌背曾经海上船。

秋日登临偶兴二首（选一）

仰首天边暮色低，征途欲尽万峰齐；云从南出风从北，山自东来海自西。日落忽逢鹰独起，草枯何处马频嘶？深篁大泽无人过，谁向狺榛事鼓鼙（时刘抚军正檄栋军剿生番）！

遇李石鹤孝廉（是年北上，捷入翰林）赋赠二首

君名清琦，晋江名孝廉，籍彰化。将赴公车，渡台；于友人处见鄙作诗文、策论，诧为海外奇士。客次相逢，忽如知旧；赠句云：『前身共作龙华客，他日愿为骥尾人』！感其磊落，赋此赠之。

三生石上证前因，交道文章信有神！脱略形骸千古量，相忘辈行一朝亲；竟夸海岱逢奇士，自是闽天出晋人。此去长安万余里，柳袍应拂帝京尘。

天涯不用共温存，此去文星照帝阍；别我看花春逗路，送君渡海雪浮尊。华亭（上海县地，古属华亭）听鹤江南地，燕市驱车蓟北门。得意未应高步上，愿留龙尾待追奔！

●诗选（二）

诗（中）

• 诗（中） •

五言古体

七言古体

五言今体

七言今体

• 五言古体

台湾土匪纪事

台湾官府纪事

溃兵弃地纪事

叛将献船纪事

台湾沦陷纪哀

洋兵行

闻斗六一带被毁有感

老妇哀

冬至日家祭有感

咏怀四首（选二）

吊郑延平

怀蓝襄毅

招隐六章（选三）

检疫叹

猛虎行二章

望蓬莱山有悼

书后柬张汝东

暴雨险涨纪事

送梁子嘉先生归粤长歌

再送梁子嘉先生三首

雨后述事

有所思，效玉台体十首（选一）

在阿罩雾同林十偶眺

哀鸿篇五首

王君友竹索题简端

陈生勾题琴砚图

座上赋赠林十

题施梅樵祖母像

台湾土匪纪事

立国有大纲，时势在提挈；太阿一旁落，皇图四崩裂。去年□□侵，人心征固结：鲁殇执干戈，并儿磨箭箭；处处争守陴，机械为敌设。忽闻和议成，金瓯割数缺；台地在割中，义士皆卷舌。倾心事皇家，见擒得金玦；同胞有素心，仇愤无由雪。况隔天九重，仰首望长缺；自此人心离，短气失豪杰。日暗浮霾生，狐狸出薶整；匪人盆牛毛，郊野为草窃。本非揭竿徒，亦异乘机哲；不过如骄儿，无父出为孽：所以民情涣，实由国柄折。我思此时初，大势未遽跌；何以枢府臣，国体此嫚褻！竟将中兴基，欲以偏安列。柱触共工头，碧呕茱弘血；我抱杞人忧，闻之肠为热。路上凄风来，长痛回车辙！

台湾官府纪事

前车载囊橐，后车载妻孥；壮丁夹傍路，布地黄金铺。江山方鼎沸，官府争首途；国事彼何知，鼠窜保头颅！何来庾吴郡，载去飞舳舻；始知朝庙上，多此误国徒。可怜海外民，日日望来苏；去者已如鲫，在者亦犹弩。行旌出郊野，阻截逢狗屠；千夫拥锹锄，一夫起啸呼。官长将焉往，进退局辕驹。轿有七宝筓，篋有一簞珠；匍匐献营垒，四出调兵符。护卫过城甸，胜似供军需。官守弃陷阱，生死脱崎岖；海峤三千里，谁能为负嵎！

溃兵弃地纪事

芒芒赤县州，六合拱神京；蛮夷归鞭笞，殷武善徂征。维时士用命，拘原尽力争。自从宣宗季，恬嬉为敌轻；乙酉胜法兰，弃藩与行成。是以朝鲜事，倭人首败盟。今皇奋威怒，志在吞鯨鲸；谁知势决裂，到处无坚城。一退鸭绿江，遂丧凤凰营；辽东与山东，岛屿任纵横。岂无金汤隘，尚有铁甲兵；汪、黄主枢省，陵寝迫震惊。积弱已不振，一蹶何时兴！我思所由来，兵将不同诚。济危无韩、岳，上下久离情；睽隔致盍否，未有不分崩。可恨行阵士，赴战各贪生！阃内谋不施，阃外士无能。四郊多垒日，孰为奋请缨！将相今何用，气象空峥嵘！入辕开府坐，出门除道行；临民事赫奕，遇敌屏息声。坐谈抒奇略，议和以为名；蹙地日千里，不知辱与荣。我欲哭秦师，葬汝白起坑。

叛将献船纪事

国家倾帑藏，百万具一船。上置穿山炮，下置激火轮；熬波出巨浪，蒸气成黑云。海上习攻战，拟扫狂鲸氛；寄之不得人，如山强负蠹。今春威海卫，十船成一群。将者丁汝昌，巾幗而从军；怯懦不成夫，反侧以事君。求降附敌人，颜厚徒逡巡；十重如铁甲，岂谓铁军门！平生事横行，一旦竖降旛；北洋为夺气，此罪海难论！其人服毒死，狗贱何足闻！不行连坐律，国法何由均！尾闾狂波泻，沧溟白日昏；峨峨海上舟，竟使巨鱼吞。地上称利器，铁车登崑仑；海上称利器，铁船荡乾坤。覆辙乃如此，无人器奚云！枉自开船厂，万

亿掷金银；四海竭脂膏，仓卒付沈沦。枢府皆屏息，忧惧动至尊。我谓无海战，陆守势仍存；割地势乃坏，痛哉海沅沅！

台湾沦陷纪哀

天倾西北度，地缺东南方。蛟龙激海水，沦没蓬莱乡；熬波沸巨浪，白日黯无光。山俏牵木魅，土怪鞭石梁；颠簸王母阙，震坼禹王疆。洪水湮部洲，燹火及崑冈。嗟哉武陵客，块■〈土莽〉失康庄！避秦无源路，仰首望苍苍；天心方有醉，西眷弥不遑。玄枵淫岁纪，鹑首赐扶桑。戈船起海岱，毒弩横汪洋；寄托不得人，措置纷乖张。射人空射马，擒贼不擒王；不能捣巢穴，坐守任跳踉。平日糜巨亿，海军等木僵；柄政三十年，陆守复旁徨。纷纷交涉事，议和绝不刚。何为多设施，铁路亘遐荒；大敌不敢战，乃受小敌创。如许弹丸地，中国屈输将；峨峨冲车轮，当路避螳螂。叹我生此邦，眼泪作饭浆；感时辄呜咽，事事结中肠。复遭此世变，台海如沸汤。输币兼割地，皇上费周章；听为民主国，大总统曰唐。玉人镌印绶，戍仆制旗常；讙迎动郊野，宣耀照城闾。覆舟得援溺，黔首喜欲狂！逃遁先有人，万民阻行囊；推戴大抚帅，中流恃宝航。磨戈思一战，同泽赋三良。黑旗兼栋军，曩岁经战场；人心乃叵测，林氏首徜徉。国恩不奋报，梓里不筹防；敌氛来海上，引兵竟归藏。无才哥舒翰，中夜起皇皇！敌骑犹在边，唤渡觅洋商；托词将督战，脱身沧海傍。马厩冲烟火，无主乱兵攘；居民不得安，招敌入城厢。迟之逾三日，始见东兵行。弹枪前队仗，炮子后筐箱；马蹄行郭索，剑佩带银铛。头有髡发冠，腰无下体裳；皂袍长至地，犹存古时装。纠纷穿闾闾，住宿占民房；杀戮幸不甚，老稚得跟■〈足将〉。成群争越海，流离事堪伤！叹息唐抚军，始末未交锋；□□长驱进，拉朽施利鋸。谁料大厦倾，乃逢一木当；香山、苗栗间，义民起如蝗。鏖战不得前，敌马徒披猖；自言海上来，未遭此颉颃。倡之者为谁？义士吴、徐、姜。用矛赴齐师，争推为徐骧；绍祖亦悍斗，视死如阳阳。吴君（汤兴）能统率，亦未易低昂。村妇佐磨刀，耕农自裹粮；力抗已兼旬，太守来共襄。可恨县令李，掣肘不为倡！无米巧妇炊，有沙道济量；揭竿御坚炮，无成亦足强。五月迫流火，雷电破斧戕；彼族添新兵，犀利何可尝！刘帅（永福）援军至，迟缓徒奔忙；囊土填决河，无益于河隍。叹息台中郡，一旦同淞滂；城下多死人，村间多痍疮！乌鸦早暮飞，啄肉啼悲吭；月黑鬼磷出，天暗颺台扬。维时正上弦，暴雨继恒阳；我在沧桑内，变迁托痴佯。七月月既望，敌兵忽不扬；游骑将南进，伏甲起深篁。使之铩羽回，顿觉不翱翔。可惜空拳搏，难当百链钢！逾月聚兵往，民众见驱狼。所叹刘光世，晚节不昭彰！战守两茫然，坐镇岂民望！为时固云久，赴敌未慨慷。传闻于道路，今已去敖仓；巍巍赤嵌城，一带失保障。可怜海外民，戴汉心未忘；凶耗虽耳熟，疑

信不求详。昨日海关处，新令悬煌煌；赋税将重征，不及恤流亡。今春多灾异，天上分玄黄；不出旬日间，澎湖受兵殃（乙未二月二十旦，台地咸见天分玄、黄二色；二十七而澎失）。为时甫半年，黑劫换红羊；蹂躏二千里，犹未收橈枪。嗟我中华产，长鬣对鲛魑；儒冠皆扫地，表海空泱泱！千秋伦物国，一旦化狼■〈月荒〉。譬如五彩凤，俯首九头鹪；末世多如斯，晋、宋已蜩螗。愁思无由写，日日登北邙；举目见蓬蒿，涕泗如逝湟。哀哉乱世内，默默谋为臧！

洋兵行

鲸鲵出尾闾，鼉鼉鸣海峤；雨淫山鬼啼，风凄木精啸。杀气干青霄，白日昏不照；三三五五群，佩铙横剑鞘。军帽小筒圆，复帛双股绕；靴袖束紧身，时或长衣掉。其黧而贱蠢，裸形露两窍；呜呜满街衢，酣醺一狂■〈吕丨吕〉：是为东洋人，但觉兵威耀。当其整队行，兵气肃无声；惟闻马蹄铁，郭郭来重轻。背负一餬囊，腰缠一革滕；木箱駝炮子，稻草覆釜甑。炮车转轮至，殷地时轰轰；进退无金鼓，指点非旗旌。笼鹅又牵牛，路上掠牺牲；入市索民舍，居房折户闼。偶闯入人家，携取两手盈；大者肱囊篋，小者及疊餅。俘杀非王意，将令失章程。台民不堪扰，或思属英夷；英夷岂吾类，转劣倭文情！倭人处处是，黄色白肤理。岛居有婆娘，貌近中华美；照影在图中，纤纤裹素指。兵人携在身，戏欲配汉子。前朝有往来，最敬中邦士；今丁国势衰，侮吾此为始。祸胎谁养成？依稀傅相李。

闻斗六一带被毁有感

皇天降灾殃，发自倭人手；非彼能横行，天假为簪帚。雨膏二百年，时数丁阳九。或逢贪酷官，或遭跳梁丑；潢池有沸汤，小民受其咎。循环逾十秋，中辄生厄纽。曩岁刘公（铭传）来，台海经击掊；纷糅及山川，削腴穷林藪。一波未能平，一声狂鲸吼；汪洋日出方，突如来祸首。疆臣无瑰材，每天遭碎剖；烽火遍全台，间时燎薪樵。去冬台北城，忽有群雄纠；聚沙不成团，焚如付乌有。首、从咸远扬，伤哉村童叟！兹夏斗六门，亦复出抖擞；彼族好扰人，乱丝益生绌。闻说据在山，巉岩鬼神守。彼族佩枪登，伤仆如坠缶；失利无如何，余怒及耕耦。旁近几十村，村村焚成黝。吾民居此间，如指在械杻，所望天好生，意外能运肘！俯提出妇孩，倒悬解耆耆；吾民饥渴深，时时瞻箕斗！骤雨不崇朝，暴风不恒久；上天多变迁，云头灭苍狗！岂有爱憎心，此薄而彼厚；不过昏眚侵，太阳暂蒙垢。真人驱天骄，名王系组绶；献俘阙庙前，函头在左右。未知我今生，得此遭逢否？

老妇哀

出门逢老妇，白发蓬压眉；矮兵蹴之行，哀哀泣路歧。乞食不得饱，眼泪

垂作糜。问妇何所苦？呜咽不成辞。有室无可归，残年丧子儿；一家八、九人，遭杀不胜悲！大者能扶耜，小者仅知饥；爱女倚房居，刺绣手牵丝；大妇在炊下，淅米玉如脂。一夕闻兵来，悚息泪交颐；聚泣共吞声，忽有兵人窥。闯入掠衣饰，索钱勒藏赀；刀枪交股下，大者死阶墀。回头视幼子，身首已分肌；女、妇骇啼走，并命于一时。缕陈不及终，哭声已涟洏；更端问老妇，摇首不闻知。旁人纷纷说，甲乙亦如斯。甲家益酷死，馈媿为媿欺；遗下数顷田，芜秽草差差。复存数间屋，入夜栖鸢鸱。东家绝炊火，西舍游鹿麋；亦有媿人宿，连薨卧豺豕。破壁系鞍马，折门煮牲牺；行人不敢过，迂路且鞭笞。世衰人物贱，不死皆便宜；翘首望苍天，言之有余噫！叹息百年上，琛賫朝四夷；民物皆丰贵，鸡犬亦雍熙！草野无知觉，听我吟哀诗。

冬至日家祭有感

陆游家祭日，不见王师来；告考无喜信，一恸泣蒿莱！肃肃孙子曹，拜跪趋堂阶；年少无忧思，何知事可哀！我在沧桑内，零泪滴苍苔。仲冬风雪下，阴气横九垓；乾坤已荒老，天地满尘埃。为时经易岁，人事长悠哉！生命既不辰，自甘为弃材；行踪羁远海，坟墓守南陔。富贵非吾愿，溷迹于舆儻。时乱身愈重，韬晦复何猜！载拜捧觞豆，莫上黄金台！

咏怀四首（选二）

九十九峰天，千秋缺一角；万里金汤城，乍为寒烟剥。沧海微尘扬，黄河末流浊；谁知桃源中，乃先变汉朔！我有足与纓，咸池不足濯；天意与民心，尚皆在冥漠。

托迹尘灰中，萧然无一事；蛮触自纷纷，高闲见余志。山海一年间，■〈亻孔〉惚风景异；出门何处行，途有蕃马轡。马嘶知俗殊，风鸣识秋至；堪叹日暮天，变态如斯易！

吊郑延平

天尽接海水，突兀岩岛横；至今风雨夜，时闻人马声。层波出洪啸，互答长鲸鸣；痛哉骑鲸人，一去水泔泔！拓地辟荆榛，绣壤错经营。志气无六合，虎视蛟龙争；千秋鹿耳门，风静怒涛生。废楫在海底，曾至金陵城；至今吴、越间，耳震孙郎名。千丈晴霞出，犹疑为旗旌。遗志不得伸，海大为不平；輿图归一统，庙貌褒忠贞。昔年游赤嵌，春秋礼盥盛；闲登望海台，兴废几时更！■〈彳光〉佛崖山麓，孤臣痛哭情；我朝君犹恨，况为外夷并！古城有遗址，白日穴鼯■〈鼠主〉；阴风扑人面，大厦重见倾。郑公今不作，当世谁搢搢！神州竟中绝，无复古簪纓。望风长叹息，头发空鬢鬢！

怀蓝襄毅

海疆起戎马，七日陷全台；争望王师至，慷慨蓝侯来。舟楫上鯤身，风利

布帆开；指挥悉如意，澄清见将才。小丑不足数，大敌何有哉！海岱千里间，事后薤蒿莱。最难戎幕里，帷幄储真材；鹿洲蓝先生，文治佐鸿裁。至今海山际，文章达上台。谁知陵谷事，扫地如尘埃！怀古心滋戚，感时心愈哀。当初凭眺地，处处生莓苔；三年兵燹内，楼舍为煤灰。礼乐亦已废，坛庙况又灾。鲁国有诸生，抱器耻徘徊；招魂望漳浦，酌酒祭一盃。

招隐六章（选三）

古人轻荣华，脱组山中去；常恐世人知，白云最深处。我本谋世人，何慕猿鹤御；只因天地非，不觉尘途淤。商山有紫芝，采之终朝茹；卧听寒泉鸣，起视霜天曙。

入山一以深，遂生古薇蕨；采之无所贻，食之甘如饴。孟春草木多，生机常泼泼；回首望乡闾，棘荆生庭闼。居者罹忧患，去者为蹙额；何为溷世人，盗泉以疗渴！

章甫适越邦，衣裳居裸国；虽不相往来，未免相疑惑。南山有雾豹，非时长晦匿；知几有哲人，焉可被时识！时世日以非，浮光日以昃；故里等殊方，瀛海同荒燹。去去勿复迟，前山足登陟！

检疫叹

睢盱海东国，其俗与人殊；暴殄待人物，行与疫鬼俱。检疫入人家，横将老幼驱。刀圭及鍼药，剖割死人肤；云欲免传染，须焚死者躯。到处人惶惶，有病应受俘；不许在家养，病院非虚拘。或有讳病人，一死如偷窬；亦有无病人，羸黄以病诬。封守死者家，禁锢七日逾。彼谓行善政，防患无不孚；将彼作疔看，自是愚人愚。愚人死犹可，检疫呼杀我！疫死柔于水，检死暴于火；水火两无情，万物为么么。

猛虎行二章

林际腥风来，茫茫天地黑；路人皆走藏，暗鸣群动息。不知何妖魅，有牙兼有翼；或疑为天狗，化作狼与蜮。攫人靡孑遗，充作饥肠食；食人亦何求，聊为造化贼。朝出吮人皮，夕作齧人腊；路旁蝇蚁盈，纷横肩与骼。邱山何累累，云是死者馘；一见猛兽蹄，行人丧精魄！

城邑人所居，于菟聚其处；髑髅纷满前，攫人遂人去。士女齧棘行，纤纤倍忧虑。咆哮入市廛，磨牙为刀锯；搏噬无瘦肥，跳踉无饕餮。室有死人头，途有殷血淤；不闻啼哭声，有声将来覩。岂真天地昏，欲将人类除！且储弓与刀，禽生勿犹豫！

望蓬莱山有悼

海上蓬莱山，自是神仙閤。琼瑶削作台，琳琅排作阙；仙人凌云出，望之心目豁。谁知阅沧桑，仙山亦轆轳！沦汨苍茫中，滔滔海水阔；残破不可知

，中流剩一发。日出照深渊，黥■〈黑鰲〉见仿佛；既作妖螭居，复变鬼狐窟。人类想无存，荏苒枯骸骨。时或洪流涨，浮沈见凹凸；可叹蓬莱峰，年年海底没！海底何所有？鼃鼃来窸窣；海中何所见？鲸鲵弄溟渤。海屋添筹翁，声噫气复郁；日与鬼蜮邻，频年无一物。

书后柬张汝东

昔年哭君兄，君侄才弁髦；别来今几载，君侄如我高。门前松柏树，垂垂添须绦；伊昔倚松人，墓草长蓬蒿！言之心为摧，泪比鹿门涛。当时同应试，气欲吞巨鳌；岂料到今朝，末路如斯遭！君兄已不知，君泪应滔滔；生离与死别，秋风为怒号。时事况已矣，身世随鸿毛；背中无六翮，安能万里翱！死者在黄泉，有时共号咷；剑缺徐君树，笔挫班超毫。凄风习习来，仰首望星旄；不见故人面，常想故人袍。倘见君兄子，勸之古贤豪！

暴雨险涨纪事

日没江河翻，狂涛天上泻；急电催迅雷，冲飙万瓦下。雨箭穿飓风，石壁不受射。路人急奔豚，不知为旦夜；道途水接天，无处认桥跨。匍匐山石声，举目无完舍。予坐读书斋，但见屋有罅；积潦难出门，淋漓无枕藉。三日见晴空，如囚得援赦；开户逢行人，半多求屋借。由来二百年，未闻此叹诧。连村或水浮，沮洳无塘坝；亦多付漂流，鸡犬人物化。川涨陷邱陵，田畴没■〈禾罢〉稭。屈指百里间，荒芜忽如乍；窃疑造物心，年年不宽假！疠疫与兵凶，更番成迭驾；盗贼夷狄横，兼将奇灾嫁。静思浩劫中，在在足惊怕；盲风怪雨来，何敢生诅骂！六月且披裘，时序无冬夏；放怀作诗歌，泪随风雨罢。

送梁子嘉先生归粤长歌

西风海上来，江湖秋已疏；天涯远游子，日色冷菰蒲。蒲帆天外去，忽忽浪花粗；行客悲不已，远望绝平芜。故乡在何处？回首水云区；岭南近如何？未得一纸书。衣锦滞他方，富贵亦唏嘘！况为失路人，不如归乡闾。我送先生行，欲挽先生裾。先生昔来时，台海金汤如；班生从戎幕，曾见海氛祛。维时法兰西，遂为强弩余；兵气倏忽消，輻辳纷舟车。先生半隐宦，拓地开菑畬。台阳富山海，山人亦足鱼；先生于山中，永以爱吾庐。谁知浩劫兴，割地等商于；櫓枪无人扫，千里为邱墟。先生攘袂起，有愤不得摅；朝廷有子兰，枉哭申包胥！仓皇戎马间，南北行趑趄；越海去复来，囊橐无宿储。不见汉衣冠，所遇多駉驢，关津不易过，寄迹嗟籛篲！当年华屋处，再过无人居；伏莽时时起，十室九室虚。沧海扬尘后，无复返其初；先生长太息，决计问归途。君家粤东路，地即古番禺；亦曾遭英夷，夺去海膏腴。伊昔林文忠，至死三叹吁！有计不得行，谋国误奸诬。虎门铸大错，筹策至今纡；茫茫五虎洋，万国来揶揄。汪、黄今再生，遗祸遍海隅；粤海虽粗安，虢亡行及虞。今日广州潮

，轮舶环郡郭；山海失岩阻，黔首其挛拘。君归亦何乐，聊为妻孥娱；我思祸乱中，素志不可渝。祖生中流楫，气足吞羯奴。西夷侮我甚，谓我无良图；瓜分指中夏，囊括鼓咙胡。我笑夷人眼，咫尺见糊模；岂识中华势，衰乃盛之符。君归求黄石，慎保千金躯！见说粤西峤，胜、广已蠕蠕；草寇启汉、唐，此岂为之驱！可怜兵燹灾，到处无或殊。君地与毗连，曷胜望苍梧！滔滔郁林水，须虑走湛卢；官军成铅刀，不足张威弧。我辈何从计？不禁碎唾壶。时事且勿悲，请为君歌呼！去年见君面，一拜识眉须；嶙嶙耸傲骨，回异风尘趋。逢人辄面质，不为时俗谀。诗文在正声，瑰异过璠瑜；我读「钓龙歌」，高调入云衢。稽康广陵散，不道今未无。有作皆唐调，绝不为喁吁；伤时生感喟，杜诗与泪俱。平生复萧索，阅历貌生羸。愧我非终童，未能弃关繻；空送先生去，不共先生徂。秋风吹远道，落叶客身孤；东西马首瞻，怅惘失朝铺。遥遥沧海上，帆片有云铺；一去难复逢，望君眼亦枯！粤山千万重，君去飞舳舻。

再送梁子嘉先生三首

十载寓台湾，四载经危乱；寇氛及台南，行客中肠断。故旧与新知，存者不及半；先生亦且行，舣舟于海岸。海有函谷关，鸣鸡度待旦；回首望东洋，洋轮来汗漫。

君入台南城，相逢无一识；短衣脚不袜，衣垢面黧黑。访旧过军门，阍人先作色；及与刘帅谈，共争问消息。往事那堪追，人去来何益！徘徊异域间，不如复归得！

昨日先生书，言归及秋余；今秋已将尽，难驻先生车。凉风起天末，木落声徐徐；沧海日已深，故园日已疏。作客虽云乐，未若在家舒；何以远送君，白云近所居！

雨后述事

春深草木苏，万物思雨泽；勾萌欲发生，原野资膏液。连旬无雨云，生意咸欲息！年来况歉荒，粒米等圭璧。一金八、九升，携囊难告余；雨膏复不行，瞢瞢安求食！去年征敛苛，不念民饥色；今春迫征期，无地为逋客。不知上天心，何以处苍赤？此邦硕鼠多，民物皆不惜！天苟为旱灾，彼且啗人腊；时事无一堪，言之填胸膈！昨夜闻迅雷，不觉喜跳踢；天有爱物怀，一雨救穷厄。大者如倾盆，细者亦滴滴；可怜未多时，不及起枯壻！水源乏雨滋，末流不洋溢；慰情却胜无，此际可多得？我作喜雨诗，农夫有忧戚；救死尚未能，税敛来相迫。安得兼雨金，万民皆悦怿！

有所思，效玉台体十首（选一）

我读「玉台诗」，芬芳沁我肠；诗人逸兴多，香草托旁徨。芍药思渺渺，蒹葭水苍苍；千古作寓言，美人在西方。西方竟何许？求之见荒唐。昨云晤

宓女，旋觉梦王嫱：所居必金室，所倚必雕梁；一鬟千万值，一身百宝妆。我诗亦此意，意与美人长。

在阿罩雾同林十偶眺

一路看山来，山尽是君屋；翬革罗峰恋，清华湛水木。入君书室中，琅环迳重复；沧桑存灵光，变迁忘陵谷。与君为清游，亭台藏山腹；登临望大墩，芜城蔽林麓。炎峰接远天，夕阳满平陆。

哀鸿篇五首

芦塞腾霜威，大地填杀气；饥鹰搏击来，征鸿何处避！磬磬向南山，复逢矰缴继；肃肃起秋声，飘飘洒毛血。爰集在中泽，俛仰且偷生；黍稻四野空，飞啄又安营？我作哀鸿诗，未终泪盈把；长距凌云霄，弱肉风尘下。

闻说云间地，今年遭屠杀；垂翅落机中，破脑不得脱。家室既摧残，脂膏亦剥割；造化岂不仁，生物付夭阏！哀哀群羽毛，振触难为活；凌空思奋飞，樊笼终有括。中或失其群，饥鸣徒嘎嘎；被縶啼向人，相视犹胡越。

今秋乃亢旱，郁风致恒阳；禾粱半枯黑，草木纷萎黄。鸿雁欲求食，四野如穷荒；一粒即珠玉，未可升斗量。接饭无所投，饥乌处处翔；何以弋者流，缘株置罟张！残物以谋饱，人心胡不良！寄语矰弋人，哀鸿已无肠！戒杀犹未得，须为倾太仓！

更有澎湖路，沧桑海忽枯；三十六峰屿，一旦焦为卢。水咸不得雨，即雨草不苏；鸿雁来何为？泽中徒叫呼！岂有食可谋，更无田可芜！往年海为耕，无食且饱鱼；嗟哉鱼不得，啼血摧胸臆！造物不孳生，吾为汝恻恻！

恻恻复恻恻，鸠形兼菜色；城狐杂社鼠，日攢太仓食。太仓日以盈，狐鼠日以生；哀鸿自磬磬，岂有利爪争！西风满地来，四野闻悲声；昔日随阳鸟，今日刀俎鯖。罗网多杀机，天地为阴阒；我闻造化心，孵育靡不宁。五雀与六燕，安有滋重轻！闻我哀鸿诗，应为心怦怦！

王君友竹索题简端

相闻不相识，日日望新城（君新竹县人）；每逢北人至，辄询君姓名。君家在何处？迢迢新竹路。忆昔承平年，驱车城外度；可惜迟闻君，彼时未回顾！一自丧乱初，始得君素书；知君诗学好，展卷再欷歔！灰烬兵燹中，播土扬琼琚！伤心各凄恻，将诗慰离索；卷里起秋声，中有胡笳拍。陆公昔乱离，哀音鸣郁噫；至今呼望帝，千载有余悲。杜陵不可作，愿君长咏诗！

陈生句题琴砚图

中郎绿绮琴，衰汉流沙漠；米家海岳砚，宣和尤虏掠：名士所宝储，乱世等残箴。当日席上珍，此日泥中蓄。子女与玉帛，同时填沟壑；况是玩好间，何足铸金错！莫怪名士身，自视常丑恶！何来陈元龙，意气独磊落！有琴不

破碎，有砚不唾辱；兵燹出劫灰，灵光存殿阁。一弹再三叹，摩挲风云作；不知是何世，高唱回风曲！兴到走龙蛇，谁能为缚束！逍遥闲中趣，几忘有荼毒；照影绘为图，人苦我自乐。我愿同之游，赏音看挥霍；他日留名山，知有辽东鹤！

座上赋赠林十

南风送君来，复欲送君去；溪口茫茫云，山头重重树。去年见君时，莺啼花满路；今年君来过，落花乱无数。麦秋风正凉，相逢各道故。君今隐芦墩（葫芦墩，君所寄耕之地），为农老朝暮。入山虽不深，避俗已得趣：课芸即为诗，劝耕亦寻句。种秫三十区，陶家备酒具；竹林有阿咸，时来相亲附。每于畎亩中，白云聚朋屨。君诗学襄阳，令人生遐慕；携家鹿门山，青年竞高步。缔交我独初，谈心坦怀布；昔日入中原，邮书当面晤。航海去复回，屈身为井鲋；功名付悠悠，不食甘瓠瓠。即今离乱余，寓公随处寓；云山异昔时，人物无孑煦。鞭扑马牛忙，催敲鸡犬惧；竭泽苦猎渔，挈瓶艰挹注。读书最萧条，无以供租赋；况又干戈年，时时求委输！兵连与祸挈，乾坤纷鼓铸；壮士孰为牺，吾徒皆守兔。桃源不可期，栗里君小住；今日偶逍遥，行踪冲罩雾（罩雾，里名）。迢递到鹿溪，轻车来如鹭（日本于火车之外，又有轻便车）；向余索诗编，吟声出韶濩。理乱了不闻，忧乐复何顾！相对两诗囚，书城搜积蠹。高歌十宜楼（时在十宜楼上），「南华」生解悟；明朝送君行，报余须尺素！

题施梅樵祖母像

梅樵父讳家珍，为鹿钲族；以贡生交通府、县，豪一方。偶以地方事，失邑令李嘉棠意；与施藻修（即施莢原名）同受诬，谓其唆使施九段作乱。中丞刘省三遽揭之奏章，乃亡命遁；后没于泉州。事稍定，梅樵（名天鹤）出应彰化试，以县案首入泮；然其事卒莫雪也。故于题像中及之。

台湾昔盛时，母家方繁丽；爱子趋堂隅，名孙绕阶陞（去声）。灼灼鸣珂坊，前儻而后隶；结交刺史侯，豪宗开戟第。母也居华闺，绮罗供姿曳。林下夫人风，城中慕高髻；富贵博欢颜，经营由贤裔。如何原涉家，忽为尹君弊！亡命走江湖，埋名局天地；叹息酷吏威，顿使名门替！母也居梓枌，闾日倚垂涕；阅历及沧桑，流离满尘世。洛市经战场，泰山作刀砺；王母独崔嵬，天孙为拱卫；始觉皇姑年，崦嵫景未逝。翼起有贤孙，簪纓又克继；祖妣痛音容，丹青存髮髭。昨日素车帷，汉仪备葬祭；追远生孝思，慨僊写真谛。想见君先子，黄泉含笑睇！

• 七言古体

澎湖失守纪事

停战遣使纪事
割地议和记事
外国保护纪事
追述去冬时事
绿林行
洋关行
公医行
公娼行
清洁行
闻客述施孝廉仁思双妾殉节事有感
诗函报林十，适又渡海，歌以寄之
哀罗山
哀苗山
钓龙台歌，和梁先生子嘉
叩阍辞
中秋暴风纪事
斗米叹
估客行
答林幼春并怀林十及梁钝庵
吊梁钝庵（子嘉）
留声器
幼春邀过罩雾，喜晤其叔林十
写山谷诗；幼春有赠，即次其韵
戒烟长歌
题邱菽园「星洲选诗图」
有感放歌二首
赋赠丁茂才锡勳从内兄
寄赠施悦秋先生（莢）长歌
闻东西战事感赋
春寒，林仲偕从弟过鹿，酒中述游迹并庚子在京时事；歌以寄之
吊从内兄丁锡勳茂才
村家夏日即事
倏忽寒暑，壮士迟暮，感愤身世，赋之
感愤时事，再赋

澎湖失守纪事

杀气阴风北斗高，轰轰雷霆殷海涛（澎湖炮声震及台湾）；仰首但见天周遭，哄耳群惊海煎熬。千里逝水闻滔滔，出地霹雳灌蛟螯；电音驿至报胜仗，明朝溃卒随波逃（澎湖失守之越日，抚军电信有「我军极勇，倭人已遁」语。又越日，而澎败卒至）。依稀败耗人未信，溃卒登岸如蝟毛；市中咆喊虎怒号，战阵驱来羊一牢。呜呼四万义军同日死，陈涛之罪千秋指！今日战士望风奔，保全首领走而已。争诧西洋炮火神，中国炮火日日新；军不训练弃与敌，城垒有炮奈无人！岁未、月卯、日庚午，蓬莱海岱生烟尘；春风吹浪作号泣，鲸鲵小丑抉龙鳞。汉廷元老筹妙策，议和遣使出天津。

停战遣使纪事

汉武射蛟临海岱，海水沸起蛟龙背；昆明习战战士多，楼船百万皆鸛鹅。海战虽失陆战兴，大冶堇山可铸兵；又况燕云森壮士，一朝众志自成城。君不见范阳鼙鼓动地来，李、郭壁垒风云开；金人马足中原播，宗、岳、韩、刘（刘錡）一战破。国家练军祸乱秋，志士义旗有同仇；升平安坐谈韬略，临时或付流水流。田单即墨犹保燕，长城万里夫何忧！堪恨停战沮士气，楚人之鬼越人襪；百万锋鋌忽藏韬，战士坐甲空歔歔！闻道使者出东洋，无从得见东倭王；丧邦辱国此为甚，丛神土偶盈庙廊！更闻上相欲亲使，包羞忍耻成何事！幄帷画虎付虚空，肉袒牵羊甘跋踖。积重如今竟难回，几时疆土可重恢？沧海日到樽桑暗，阳阿曦发心为灰！

割地议和记事

万里金瓯浑不缺，谁道千钧系一发！艰危一旅可重兴，何为遽把皇图割？今日以和保都城，恃和狎敌鼎且倾。胜败兵家有常事，数败一胜势可争；今日未尝为血战，激使好战谁敢轻！犬戎在昔陷西京，宣王亲整六师征；我朝三辅奠磐石，山海关外兵连营。大帅养重不励士，坐使越甲吾君鸣；下国尚耻城下盟，大国上相亲行成。重重海陆失岩阻，战守无计和无名；公孙用刺真下策，裴相不死非尊荣！辽阳自曩钟王气，台屿于今成蓬瀛；一朝蹙国数千里，奥蔽尽撤将焉撑！嗟予头埋足又蹶，叩阍无从效曹刿！眼见岛夷竟得天，心痛中华长失岁！沈沦身世付仓皇，分裂乾坤销猛锐；仓海君无博浪锥，衔石今后同精卫！

外国保护纪事

君不见山人委肉饲饿虎，空望豺虎守门户？急时篱下暂相依，终见攫人充饥肚！又不见苑监驱狼牧羊群，一狼能使千羊奔？弱肉强食既悬绝，系援凭藉何由存！堂堂中国不自强，忍言扶持借西洋！假令吴、楚保周、鲁，徒取戎狄笑禹、汤！我思康熙、乾隆全盛时，彼时早已侈西夷；讐伏天威供职贡，闭关

屏绝无一辞。飞车奇肱皆悚惕，呼毒古莽任鞭笞。降至后人乃积弱，弱勢非由力不足；但夕苟延上下睽，遂使燕安生鸩毒。文恬武嬉无所筹，有兵、有将如赘疣；昔贤大法弃不用，西人机巧奚足收！九夷八蛮迫宇下，四皇六帝王可假。中华有气久不扬，今且灭裂无风雅；强借兵威护吾疆，长使山川颜如赭。

追述去冬时事

时十一月岁乙未，台山北海如波沸；遗民义气薄云霄，欲转汉天回汉地。骤似雄风吹雨来，复似怒潮挟沙至；重重夜袭台北城，惊杀倭兵失梦寐。城头半夜起狼烟，城外连天列象燧；倭酋持枪尽欲狂，倭卒寻刀起如醉。越日彼族元口天，不成拜贺不就次；电达全台皆戒严，火急三军齐结驷。延城驱出领袖人，束以羈继防生事；是乃逢迎趋利徒，岂有才情能树帜！狐疑鼠窜空怔营，维时外间尚无意；彼族杀气犹未降，压阵冲锋出大帅。天使遗民成国殇，二、三首雄中炮蹶；雄徒四散登于山，可哀良善遭斩剗！冬风惨惨吹哭声，阴雨凄凄飘肉■〈骨比〉；平民庐舍数千家，灰烬之中无位置。逃亡耕夫诈诱归，复以一坑除芒刺。是时我正丧所生，倚门夜泣皋鱼泪；闻之意惨心复摧，不能哀吟亦酸鼻。年来衔石不能填，叹息海天出蜩魅；呜呼七哀兮，哀不尽风云气！

绿林行

东洋兵气森如霜，破敌无声如虎狼；一拳海上黑丸地，地窄不足供回翔。数军弹压有余势，狰狞恶貌惊洪荒。谁知绿林多豪客，小丑不量出跳梁；昼在山场夜城郭，凌空蔽日如飞蝗。一指障目无泰山，劫夺民家穿营房；洋兵瑟缩不敢出，有如猛虎畏群羊。四围鸣炮声汹汹，两傍列炬光煌煌；小寇由来过大敌，正正旗鼓阵堂堂。入室横行无所惧，往复倒橐又翻囊；委蛇欲退不遽退，辄向营头鸣数枪。行人复说大坪山，白日出劫洋兵行；初谓一吼噤万窍，谁知满身生烂疮！南北烟尘复四起，兵且难行况善良！呜呼绿林客，恨不为国出宣力！

洋关行

海风琅琅海水高，西油东布千百艘；载以宝筏三五篙，未到鹿门皆逋逃。关吏狰狞如鬼号，背上火枪腰铁刀；下水挽筏牵上岸，充作公货饶尔曹。商人瞠视两眼如巨鳖，泣诉不可得，关吏瞋尔言罗嘈；吮尔皮血盪尔膏，东头有虎千百牢。

公医行

东人以官来作医，生者、死者医不知；推门入室验病人，瘦黑肥黄皆药之。食药而死须湔肠，剖腹看脏浇以汤；食药不死病在床，驱入病院身频量，以身短长量药方。十人入院九人僵，僵者闻之火彭彭。闻说台北路，健者出行弱

者藏；不知彼王为仁惠，老幼渡海人成行。

公娼行

华人以娼为败风，东人以娼作奉公；王家征税夜夜同，公娼厅事明灯红。插花盈头发一蓬，花布裹身舞毵毵；贴腰作褌系腰后，人各一端摇玲珑。比目交颈记点钟，无遮、无碍雌与雄；从此烟花添故事，不须羞涩如吴侬。

清洁行

西人、口人重清洁，风景当前谁破裂！洒扫庭除三尺能，何劳官吏鞭捶折！中华此为奴仆事，外洋当作官箴设；朝呼扫地愁马蹄，暮呼扫地怨车辙。忽闻汹汹剥啄声，巷居妇孺啼呜咽！闲来我过兵火场，粪土如山永不灭；又尝看杀沐浴房，男女裸游同猥褻。借问清洁人，谁如曳尾螯？

闻客述施孝廉仁思双妾殉节事有感

东海扬波海水浅，纵跨双虹行亦蹇；麻姑有憾方平知，大风吹海海难转。天荒地老一身愁，况有雪霜随风卷；儿女恨与英雄终，石烂海枯泪长满。忆昨乙未丁苦辛，青衫红粉俱灰尘；施君并挈西施去，一舸云烟远避秦。谁知浩劫出儒坑，竟作人间一陈人；世乱已拌名节轻，何期两美殉君身！君之侠骨肝胆粗，家无■〈石詹〉石掷樗蒲；利刀时断纷纭絮，豪气能驱霹雳符。挥金买得石崇婢，明灯净簟时相娱。辛卯之秋折桂树，花枝复把黄金铸；武昌有妓惜别离，新起朱楼藏娇住。阿娇未煖玉楼中，忽然海上生悲风；铁马金戈破空至，官军报道陷鸡笼！维时我闻心亦碎，书生无从伸长喙；君言当事能慨慷，时事已非出肝肺。归来对泣有红颜，座上无声惨不欢；见说携家亦航海，两美争先为凤攀。七月七夕二日后，不堪回首望蓬山！彰城既失君亦行，辽东有鹤去不还；辽东有鹤去不还，三年君付一梦看。蓬头婢子泪潸潸，吞阿芙蓉弃人寰。谁道邯郸妾，学步不辞艰；嘱子堂上婆，回死君怀间。君不见坡仙谪去朝云诀，少游死去讴者绝？君并得之双玉玦；丈夫无成亦快哉，浩浩闽天积雪！

诗函报林十，适又渡海，歌以寄之

去年烽火起，君去罩雾里；雾山一一高，君视等鸿毛。航海一去寻乐土，温陵旧是晋时浦；晋人携家江畔居，当时亦避羯奴苦。文物衣冠犹俨然，城郭襟海带云烟；忆昔伧荒已千载，得君羁旅又三年。今年台地烽偶熄，君潜渡海问田宅；山川虽是景物非，疑忌之邦君遁迹。得君诗函报君书，君已不滞回风裾；一帆波起随急櫂，四山月出空精庐。望君在何处，天长迷海曙；一纸搁山中，无由追日驭。我向此邦依，何殊荆棘据；闻君挈眷欲重来，叹息故巢难去去！作短歌，小名署——是「弃生」，甘执御。从今富贵功名非吾知，惟望文辞诗卷人间着！作诗与子且自吟，泪滴青山犹昔心（罩雾，即所居里）。

哀罗山

罗山坡陀撑不起，昔年汝南丧于此；山头日出云悠悠，山下溪流石齿齿。山水依然不见人，见山、见水情何已！登高东望隔数峰，君家去我数十里；望眼穷时暮霭生，是山、是云杂红紫。遥想冲宇云山中，君居傍山有妻子；愧我受君临终言，未能春秋时经纪！复遭沧桑剧变迁，有子读书半途止；国恨家常两不堪，寄书劝学近迂理。君家书卷尚等身，会当携挈究经史。临风忆君长痛君，有酒难浇君故址。时乱俗殊君未知，安得长言到君耳！空山招魂何处来，世事似尘人似蚁；纵使化鹤犹得归，难问当时旧朝市。朝市如今不可言，君之墓草亦已靡；放怀回首望他山，人歌、人哭秋风里！

哀苗山

昔年兵气冲扶桑，为虺、为蛇海上狂；军中惟有哥舒翰，城下竟无张睢阳！岛夷猖獗不可制，一撮苗山能抵当；台湾破碎已三载，至今人说徐、吴、姜。徐君勇敢推善战，儒巾结束变戎装；腰下长携三尺刃，手中能擎百子枪；冲锋独队遏强敌，出没山林成战场。姜君勇悍亦异常，一时驱虏如驱羊；吴君统率同一气，义旗一竖神扬扬。诚知大敌未易御，民众骤合非久长；又况援师不足恃，岂能只手除欃枪！如火如荼敌军至，六月、七月人惶惶。苗栗山头台安海，西有舟蛟东有狼；为猿、为鹤不可知，数君名在家已亡。存没死生疑传疑，生死于君两不妨；生为国士死国殇，望风凭吊歌一章！

钓龙台歌，和梁先生子嘉

钓龙台，高崱劣，千年故址潮千尺；钓龙台前海水深，钓龙台后风云黑。于今不见闽王来，犹见闽王钓时台；台对荒祠自今古，台成浮世如尘埃。闽越王去不复返，海水东流不复转；钓纶下水海水高，长绳系日白日晚。争道当时禹迹遥，会稽禹穴今迢嶢；越国犹余防风骨，闽山不到神禹轺。往事迁流思帝子，骑龙、豢龙龙可使；禹王胼胝不到斯，禹王苗裔王于此。粪除足补神禹功，披荆拔棘东海东；南台山下钓矶石，钓起禹时挟舟龙。于今海水复扬尘，海中疑有蛟鳞鳞；安得钓台沈一饵，钓断螭螭安八闽！闽越王是屠龙手，惜哉事汉心不久！夜郎自大轻辟胡，终被汉禽作龙屠。后有负汉王心粗，请视王台血模糊！

叩阊辞

海外之民同戴天，覆盆在顶天悬悬；天所覆载无颇偏，何为此地民颠连！乙、丙之际烽燧然，丁、戊之交民孔殄，天魔对人舞蹁跹。鱼羊食人血湔湔，杀人如篋如草菅；民居此间如拘挛，足如茧缚手如卷。如肉、如醢在刀边，如獐、如麋狼虎前；虎则咆哮狼流涎，耳雷鼻火涎如泉。磨牙抉爪为戈鋌，罗刹鬼国黑风旋；人肉为粮膏为餐，一餐未饱万骨攒。肩髀高于火焰山，混沌无窍亦鑱鑕；况为血气何能全，不角、不爪堪一叹！天骄肆虐群生孱，人类

尽为异类残；何有飞走及蠓蠓，杀机所逞毒■〈雨上漫下〉■〈雨上漫下〉
！蒸为疫疠及黄痺，纷纷跼跼堕乌鸢；死或僵仆病逆亶，病者死者郊遂迁。不然须遭挞与鞭，重则系縲年复年；或鸩而死即方便，讳死、讳病泪涟涟！人间万户如禁烟，疫所不及亦苦旃；防病骈将无病牵，瓜蔓之抄果蔓延。我且翘首一问天，天纵彼暴何为焉？岂为气数天无权！古有大劫经三千，劫灰未满无可填，须将人类劫中煎。但是为劫何矫虔，只将一岛付炎燀！东西之海何平平，中央一土独倒颠；文物之邦辱腥羶，伦类之祖一线绵，未知冥漠夫何言？高高下下皆陶甄，生人机械亦戈戈；天岂无力为转圜？何为坐视距啄专！山有黑貙野有豸，狰狞头角行蹒跚；避地欲到天门难，仰空呼吁天阊关。

中秋暴风纪事

秋空怒涛涌不止，万籁怒号动万里；平分秋色何处看？海风吹立海弥弥。海潮滂沛上冈陵，海岸邻居没风水；黑云蔽天天色沈，浮壚入云云气紫。一路山川齐撼摇，千年树木群飞起；南北东西不可知，汹汹声从西北始。予时道上匍匐行，硿■〈石童〉礧礧砂砾倾；撙金伐鼓俨临敌，身欲赴前势难争。皇皇避入人家坐，忽见千船、万船破；空际飘帆作纸飞，眼中老屋如箕簸。六月、七月暴雨灾，谁知秋半暴风来！天意微茫不可测，天灾重叠下吾台；嗟嗟陆危海亦惨，海陆无处非祸胎！问苍苍，有余哀，天昏月黑惟尘埃。

斗米叹

斗米易钱钱一囊，台湾未闻此奇荒；闻之自古疑荒唐，不意年来屡屡尝！今年米价尤殊昂，一斗二升银煌煌；市中之米作珠量，食米之人膏梁肠。贫民得米为米浆，升杓在手千金装；又有无米无可望，朝朝采藿登首阳。旱潦之后草色黄，茹草不得为寇攘；明火杀人取所藏，比于倭人尤堂皇。劫夺孰与税歛强，时或放火烧民房；亦习洋氛效薄凉，暴政焚杀皆寻常。盗为饥驱情可伤，况有道殣无匡勸！算及锱铢添税章，民不得食泪汪汪；房捐、市税何处偿，说增一倍告四方。人人争欲望苍苍，望天或雨钱与粮；无肉可敷眼前疮，无水可苏頰尾觞。呜呼！无米孰为指太仓。

估客行

曾闻海上蓬莱山，珊瑚之树翡翠环；贸易往往得奇货，千艘万舶随去还。今日来时非畴昔，蝸蝨攫人惊远客；牵船上岸不放行，千金万宝皆一掷。邱墟惨淡何市闐，轻行辄罚千百缗。去家既苦远，居此复苦艰；误入蓬莱山上山，无乃南峤鬼门关！

答林幼春并怀林十及梁钝庵

焰峰崔嵬天一尺，峰下诗人林君宅；来诗遥遥怀鹿渠，鹿渠流水冬寒碧。前日送钝翁，共迟鸿泥迹；钝翁归去不可追，广州山与海天隔。复有松江食鲈

鱼，君家十叔殊难得；寥寥人散天一方，我与君居亦并僻。安得君向鹿溪游，我向焰峰亦作客；题诗名山祷山灵，回天转海洗尘积！

吊梁钝庵（子嘉）

一年不见梁钝庵，见说已作古人谈。广州潮际风和雨，曾记游踪到东南？先生诗笔能使健，时如老骥腾服骖；五十功名无所就，三千里路犹健探。先生老境为诗格，自说学诗比高适；诗篇无多篇可传，将军门下为揖客。当时方盛汉官仪，幕府橐笔从文螭；草檄欲取玉鞶带，登筵辄挥金屈卮。沧桑之后君再至，匪遇山狙即野狸；晦迹韬光不复出，杜门谢客惟作诗。逸踪到鹿寻逸侣，索读文诗到予处；扬子雕虫为我倾，茅容只鸡送君去。去后君即归广州，竟闻玉树埋荒邱！庾信哀时赋未就，相如遗稿谁得收！五虎海门不可见，啼乌落日声啾啾。

留声器

器之函，或高八寸、长八寸，广半之。中藏机关枢纽，别有筒三十或四十不一。制器者，每筒敷以电器；使人歌，歌声为电摄筒中。他语言，亦摄之。一筒一曲，曲如其筒之数。临听时，置筒函上；将机鼓动，众声齐出。一曲终，易一筒，数十筒周而复始。筒摄语言者，即传语言，听之无不肖。价或百余金，或数十金；价高者声亮，贱则声窳。是器制自西洋，近日处处有之。仆尚未之见，闻诸沈君云。

万籁寂静虚堂风，长腔、短腔出卽筒；一鼓促拍「河满子」，再鼓摊破风入松。云璈水调殊玲珑，摄以电气贮以筒；芥拾音响归冥蒙，橐龠枢纽相磨砢。放之满堂为逢逢，倾耳曲折无不通；偷声共诧「声声慢」，动色四顾色色空。初如湘灵鼓瑟湘江上，旋如洛神通辞洛水中。一弹再叹有余韵，一望无人无丝桐；传递语音亦曲肖，又如楚巫翻译出喉咙，石言鬼语非谣童。购得人人矜奇器，闻者往往惊神工。我谓此事何足异，在昔偃师称小技；革人歌舞能目招，驱使草木供游戏。顺帝灵巧亦可言，铜人报时按节至。国初博物有江永，卽筒传声千里致；鍤■〈金孪〉浑沌机窍开，不须乞灵天地气。木鸡、木狗并有声，变幻五行易位置；奇巧即在耳目间，未用远征输巧事。西洋此器未十年，末巧由来吾吐弃。是器传语况区区，何似传递今古有吾儒！道德事功留纸上，但凭寸管非机枢。有时余事弄狡狴，吒叱笑骂杂噫吁，传之千载声声俱；不第绘声且绘色，活留■〈口磬〉咳并眉须。西人亦有文字鄙且拙，廿六字母徒翻切；拗断嗓子语言羸，虽有精意无由设。时移地易音即差，兜禽僦休难分别；得其官骸遗精神，留声机械何须说！炮火有声声震天，西洋制作年复年；一震不留犹慑敌，兵家阴机能研坚。中华此事诚缺憾，铁马屯军噤不前；我思此事由人废，群才一出将渊渊。吁嗟乎，留声器，我闻汝声泪为涟。此间时事不

堪述，妇孺啜泣难下咽。劳者莫歌穷莫达，万户吞声何处宣！愿借汝机托汝械，为记愁苦与颠连；记事比珠哀比弦，传诸大帝钧天广乐边，叩天问帝夫何言！

幼春邀过罩雾，喜晤其叔林十

十年眺雾山，一朝登君户；入门不识谁主宾，纷攫诗书同茹吐。君家阮叔在堂前，长揖话旧问劳苦。入夜挑灯明月光，淪泉煮茗论今古。朝来为指屋后山，山中有亭兼有圃。共向山头泛櫂行，归来君叔笑相侮；问余袖中携何诗？将毋当作看山谱！看山、看雨住亦佳，有朋、有酒狂相舞；留我暂为北堂宾，羨君长作东山主！他时鹿渠得再来，此闻焰峰犹可数；万仞起白云，余怀能挹取。

写山谷诗；幼春有赠，即次其韵

山谷诗编、蔡伦纸，我生见月辄忘指；百里携屐为看山，忽为古书滞于此。林子下笔发想奇，新词未就神先驰；写余饭颗卓午身，成君织绵云汉诗。是时六月鸟声变，祝融当天南氛煽；手持一卷冰雪文，风流千古涪江擅。涪江兴废二百年，七言古格今犹传；忆曾全鼎尝一啗，未殊寸管窥长天。健笔雄词万斛重，有人绝膜或折踵；才怯搏虎终非豪，力奋当熊方成勇。林子作诗贮满筐，三唐、两宋一囊装；须与直追汉、魏上，沧海横流才可防。

戒烟长歌

时下竞为戒烟，多有病者；予从俗戒之。累日无苦，遂复吸之。因歌以寄意。

人生嗜好各有偏，昔者为酒今为烟；通脱俱能适我兴，迷溺乃足生彼痼。酒可合口可颐养，下饫渔樵上神仙；奇士、隐士或赖醉中传，嗜之灭顶而流涎。遂有丧性家国捐，归咎于酒何为焉！譬之于食色，乐而过之亦致愆。我生于世百无嗜，独有书味结寄缘；宋艳班香供吮嗽，经腴史液相缠绵。闲来偶吸罍粟髓，恰如客思蓴菜然；写意聊作消闲计，心不在此等谈玄。床头金灯伴玉管，藉作藜光年复年；亦愁食痼成夙癖，旬日匝月辄舍旃。凌云吐气豪千尺，未许尤物长熬煎。况思调鼎上金殿，复愿饮冰到居延；一栖、一酌且须断，宁忍烟霞痼癖卧寒毡！虽未作监兼作戒，早已忘蹄又忘筌。自从世界变腥膻，燹火劫灰焚大千；恶氛炎燄不可扫，瘴烟毒雾镇相连。九霄无路餐金盞，半世空劳炼汞铅；自叹此身已废朽，遂将此事托逃禅。古人有托隐于酒，我今何妨隐于烟；收拾青云付灰烬，壮心缕缕管中牵。芙蓉城主石曼卿，金粟堂身李青莲；末路英雄无退步，喷■〈口薄〉愤气填坤干。小榻一椽书百卷，枕藉拌作瓮中眠。谁知时俗有洗涤，争伐髓毛争磨镌，禁烟争问到吾边！吾聊从俗佩韦弦，戒之连日喜安便；不如俗鼻有涕涟，不同俗态有痼颠：无众生相无我相，脱

然一笑破万缠。但是长夏难排遣，终日废闲空手心悬悬；此物费吾无多钱，吾姑执此胜执鞭。陆沈于世何所望，吸风饮露一寒蝉；援我自有「传灯录」，慎毋嗔我为矫虔，我于此中获洞天。

题邱菽园「星洲选诗图」

漳州邱孝廉名炜菱，托迹星嘉坡，广开坛坫；为康南海牵涉，几不测。今以选诗遣日，寄此征题。

南溟万里海水黑，游人到此俱失色；诗卷空留天地间，珊瑚直沈波涛侧。僭崖久已无名儒，峒黎岂复知苏轼！况自贡道当时绝天家，南洋万国已阻万重沙（南洋至中国海道，有万里长沙，为舟行之险阻）。衣冠文采风流尽，言语侏禽教化差；不迎白虎周符节，且罚黄龙汉使槎。此时纵来青云士，如以衣裳卖越市；世界烽烟炮火多，夷歌起时弦歌止。倘逢世上操觚人，不啻海滨逐臭子。谁知豪杰出芦中，独回窄袖乘长风；怀铅握槊星洲东，大笔一扫万尘空。汉、唐遗族有生聚，舜、禹苗裔非洪蒙。身自南来心自北，应有悲歌哀家国；狂澜不断欧罗巴，痛泪无穷波罗的。李、杜百篇寄远邮，板荡八章吟绝域。我从王子慕邱迟，亦在天南沦迹时；绝口不谈寰中事，杜门罕驰海外诗。忽由图里见君面，不夷、不夏匡解颐；想见掷笔鸡林地，折尽浮海扶桑枝。孔融、德祖大小儿，贾山、鼂错新相知；君也置喙于其际，令我闻之轩须眉。云何避祸忽变计，朱公赎罪千金贻；南海虽得云雾披，此生未免付聋痴。今日闲情操选政，蛟龙岛国平如镜；星辰时从海底回，日月每向涛头迸。七洲洋过接崑仑，崑仑奴奉陶峴令；鼠毫麋墨长髯来，犀角象牙奇物竞。更闻炎方出翠毛，片羽值得黄金绦；君也见诗如见宝，沧海一钓连六鳌。人生时事不称意，浮沈一身无位置；惟有饮酒与放歌，足以幕天兼席地。二三素心共擘牋，传之千秋成韵事。恨余阻隔万重山，蓬莱可望不可致！题诗寄与海西头，拍海鹏鷖云生翅。

有感放歌二首

八年不踏中华路，海外风烟尽非故；沧溟一水断东南，青山不合谁得渡！黄云一片海上来，蛟鼉吹波长不开；我欲鞭石作桥过，江山惨淡金燕台。嗟我豪怀不可说，雷公烧尾剑破缺！入水无由化龙飞，丰城夜夜牛斗热。

我生不得骑马游司并，又不得披裘冰天射虎行；壮颇郁郁居此岛，何能碧海诛长鲸！行年三十又有七，电光雷火驱白日；已抛腰下断水力，更秃楯头如椽笔。意气空自不可羁，少壮风云能几时！宇宙黄埃万丈积，挥戈欲扫嗟已迟！此心岂得付流水，我欲登天一问之。

赋赠丁茂才锡勳从内兄

昔日君家富华藻，琴书冠佩春风好；老成凋谢（君父，故进士）危乱来

，全家航海辞蓬岛。楼台亭阁烽火中（君故楼屋，半灰兵火），丁令重归颜欲老；中原山水已沈沈，故里风烟殊草草。君来已叹风景非，君怀不与当初违；过我床头论书史，奇气激昂风雨飞。三、四年间两相见，闽山、台海开生面；旧时头责不余嘲（余妻兄某，为人凶暴；少年时，彼此实有互相辱事。「头责」句，正非泛用典故），今日神交不汝倦。纵谈时事更谈诗，海外今无此襟期；五千年史三更展，五大洲图四壁披。时时激我功名念，夜永灯抽一尺焰；上岸已同张子舟，冲霄欲作干将剑。君今踪迹又一年，去帆阻滞蛟螭涎；他日未署青山券，此间先买阳羨田（君今年欲返泉州，应省试；被日本验舟驱回，遂营置田亩）。可叹辞母别妻子，弟兄三人寄于此！北风萧萧吹海涛，不免望云又拊髀。

寄赠施悦秋先生（莼）长歌

先生以抗议丈田事，遂因戊子施九段之变，得奇祸；上流且陷以大法，潜踪走免。事稍平，改今名，登癸巳贤书。未二年而有日本之变，复避地去。庚子及今年探戚来游，两次见过，赋此寄赠。

忆昔中原承平世，先生文采青云第（先生伯兄，以进士出补知州）；万丈光芒压斗牛，千里江山开绮丽。元龙豪气曾几时，世钢致人不可知！曾参原无杀人事，范滂竟有党祸施。党祸由来陷清议，大狱银铛动缙骑；浮家一舸走江湖，惊涛骇浪皆痛泪。阴阴六月天雨霜，浮霾蔽日无晶光；匿迹通家似张俭，埋名药市同韩康。人生胸次多磊砢，得来祸患非寻常。先生意气仍熨贴，耳雷鼻火吐长焰；啸歌不废万卷书，感愤横磨三尺剑。得拂蓬块生回风，张禄名字起秦中；系铃、解铃非吾累，失马、得马惊塞翁。大名方自满瀛东，谁知鼙鼓来破空，宰相割地出和戎！瀛洲一岛付异族，海国遍处生狼烽。先生全家复越海，祸患乱离才数载；一生未履升平福，千秋竟见河山改！去年海峤来一游，城郭惨淡烽烟收；老成星散人物异，猿啼鹤唳堪泪流。今年访旧复一到，殊邦谁是辽东帽！仙尉姑为外氏来，王母方壶长痛悼（君岳母居台，今年死）！我在大荒正闭门，忽惊天外得逢君；渡江温峤重相见，裨海邹生一论文。中华可叹今迟暮，异人不出终沈痼；功名无由汗马开，英雄多少儒冠误。君不见辛幼安，旌旗归宋犹退闲？我生况难作此梦，壮怀耗矣空丸澜。先生虽未得盘礴，犹欣后起能鹰搏（君今年一侄儿登科，一长儿录榜首）；乾坤虽老有所娱，丝竹中年差不恶。嗟余今生长此伦，唾壶击碎声彭觥，望汉如望登天庭；万里向风常太息，何时鼓舵从先生！

闻东西战事感赋

东头斗龙西头虎，杂糅万类为刀俎；草木江山腥血流，乾坤橐钥变机弩。叹我生时何不辰，极目中原生莽榛！汉武、唐宗不复作，争长黄池付夷人！今

日四万万生民，螻蛄谁能不求伸！朝廷不为鼓舞计，坐视外人立两甄。辽东、辽西无净土，海南、海北飞灰尘；甘受商于仪诳楚，岂真鹑首天赐秦！至今英雄尚不出，我恨造化诚不仁！两狼斗门内，咆哮日成队；褒衣大袖立当前，嗷嗷无从置巨喙。谁为强弱、谁成败？痛我人物总齑碎！传闻峨峨铁岭山，西夷驻马当雄关；又闻旅顺城，西夷窟距成磐安。叹我有险不能握，日以大地供戕残！今年又撤西藏蔽，唇齿俱亡宁止寒。海东一国况纠纠，纵驱西人非吾有；外庭内奥俱破摧，辞得狼贪来虎吼。中原尚有山林藪，亟呼豪杰四保守；贰师、霍病能鹰扬，深目奇肱应狗走。陆有大冶、海有琛，旋转坤维在反手；不信万年太古邦，一旦龙钟便老朽。呜呼！今日谈强等谈空，平戎策付马耳风；铁轮炮车满天地，狂澜日与海流东。频年燹火接天红，侧身西望徒忡忡！焦头烂额盛京路，匍匐父老提儿童；谁知海外暂食息，哀哀亦成中泽鸿。

春寒，林仲偕从弟过鹿，酒中述游迹并庚子在京时事；歌以寄之

我尝楼头望沧海，长恨怀抱不得开！春寒连日风和雨，忽闻客自山中来。客楼诗酒纵谈讌，■〈彳光〉佛高、李登吹台；眼前吐气无蓬莱，抵掌大块如尘埃。就中一人自远至，行尽中原万里地；西拂华岳、东泰山，北沿黄河、南淮、泗。太行秋色马头来，吴苑晓霜襟面渍。朝浮淮水江水舟，夕宿焦山金山寺。半渡闻得广陵钟，六桥看得西湖芰。吊古屡酣燕市歌，感时直下雍门泪。酒半为我谈帝京，巍巍宫阙妖狐鸣；风声鹤唳无人色，戈船纷到西洋兵。将军死绥天子去，关河咫尺无由行；鬼火磷磷照白骨，虎牙戛戛腾阴坑。君也万死寄一生，先时蹶屣出昌平；惊魂未定更浪迹，到处访古停行旌。驻骖才听华亭鹤，挂席去狎扶桑鲸（仲省父朝栋上海，旋即游学日本）；壮哉风涛万里程，可怜尘事无一成！君谈未已我长叹，世途于今是极乱；东西夷夏溃长防，南北河山归糜烂。吾台已付弱水沈，中邦亦共破舟看；纵觉黄图终崛起，不免黑风此吹散。中宵难着祖生鞭，空听鸡声号至旦。酒间慷慨欲悲歌，门外风多更雨多；北斗沈天夜滂沱，我歌斫地君则那。君家诗思况如涌，大山、小山能唱和；其一中原历险远，其一海外历惊波。眼里多少舞天魔，流露诗间即楚骚；他日示我一尺卷，下倾沧海上银河。

吊从内兄丁锡勳茂才

眼中诗笔谁清妙？丁君鸾凤孙登啸。乱世文章故家子，携家避乱南闽峤。闽南一去几春秋，畴曩海东来一游；陆子见人当入洛，仲宣邀我共登楼。挂帆辞我中原去，秋风萧萧海天处；忽闻贾谊伤■〈服鸟〉词，不信王乔骑鹤馭！与君缔姻逾十年，去年始亲翰墨缘；方拟鲁璵双合璧，谁知雷剑一沈渊！是时分手才半载，相约榕城欲相待；万里云程望帝京，一朝恨水填沧海！海上有田家有书，闽山亦有寓公庐；华表魂归城郭改，松亭梦落屋梁虚。伤心母老妻

孥稚，仲容（丁复）寂寞身后事；名山有才未著书（改用赵云菰句），逢时无命空识字！世界烽烟变古今，江山花鸟怆人心！那堪朋旧晨星散，况复功名逝水沈！台湾延平旧幕府，词客哀时泪如雨；只今不见丁仙芝，故里空余洪驹父！于公门第王公孙，垆下黄公痛夕昏；涛声浪色沧溟路，何处招君海外魂！

村家夏日即事

一村流水浮瓜棚，浓绿沈沈昼无声；白鹭乌犍满村外，时有铜钲呼卖饧（台湾卖饧，多击小铜钲，不吹箫）。前村微暗后村明，新稼初收鸟噪晴；农舍炊藜午烟散，人家打稻晚风轻。瓮中腌出冬菰菜，盘上缕堆春薤茎；催科旦夕偶不至，一村便作桃源行。昨日典衣今赎到，老翁呼儿聚前楹；忽忆户税未供毕，顿愁虜尉（虜尉，蜀呼北吏之名；见放翁诗话）鸡犬惊。曳杖趑趄门外望，暑云热日当庭横。

倏忽寒暑，壮士迟暮，感愤身世，赋之

春秋寒暑速邮置，马狗车栖身如寄；俯仰乾坤一蘧庐，叹息韶华几轻弃！人生须作酒中仙，茫茫混沌不知年；不然天地皆窒塞，低头蝼蚁为比肩。丈夫莫言身七尺，虱处褌中偷游适；风云高跼欲扬眉，九垓六合都无隙。况乎海国吹黑风，牟牟南北昧西东；中原更在陆沈里，英雄老死蓬蒿中。搔头我欲问造物，世界胡任狐埋掘？神州、赤县无纪纲，灰劫久沦恒沙佛。阴阳晦朔去如驰，智勇失时何所施！壮士头颅不堪抚，朝为黑漆暮白丝。狼贪鬼谲终难餍，万卷诗书输一剑；何时唤得群雄兴，鲁戈返日光熠熠！呜呼我已腐儒酸，后生谁能忘此念！

感愤时事，再赋

衮衮诸公如傀儡，朝求神仙夕尚鬼；堂堂衣冠不自存，苦把貂蝉续狗尾。叶公好龙已非龙，乃好殊俗小雕虫；钩鞞口舌成才隼，肱列皮毛为化工。有兴不浅是老子，无物可观信恼公。呜呼中法能求实，随处可生新艺术；不然西法亦腐烂，覆辙后先总如一。君不见西国亦有弱与强，强者不少兴与亡？刻舟求剑去已远，胶柱鼓瑟宁非伦！自丧黄钟宝康瓠，实弃苏合亲蜎■（虫羗）；我谓有道兴征伐，蚩尤终不敌轩皇。

• 五言今体

口号，代酬日儒白井氏韵六首

感梅

故垒

海上

凭吊

望海

归乌

鹿溪

感事

食乌鱼五十二韵（丁酉作）

答梁先生子嘉二首

冬日感事四首

闻日口军队搜山感赋

闻难民逃居山内感赋

内山即事二首

口号，代酬日儒白井氏韵六首

苦战山河血，长留劫火悲；千兵横掳掠，万户叹流移。赤野蓬头满，青芜泪眼窥；九阍天问远，默默恨为谁！

祸水惊千古，机关遍九州；错成炉莫铸，柯烂斧空收！已结纵横局，谁能汗漫游！先朝鞭策远，今日丧边筹。

掷地金瓯缺，河山付愤王；尧疆看荡析，禹甸失圆方。蹈海风波阻，回天日月长；哭来途尽处，车辙在穷乡。

同室干戈起，纷纭在亚洲；虎伤庄子获，鹬利老渔收。唇齿忘邻谊，情形误上游；万全如可计，鼎立是高筹！

有怀思故国，大势绌勤王；控驭如三代，帡幪及万方。伤心抛璧碎，失计折鞭长！事事随流水，悲余老是乡！

托身同绝域，回首望神州；日月瞢瞳转，风云痛泪收！山河新局面，京阙旧魂游；误国知谁手？前谋李相筹。

感梅

处处瘴氛生，桃花难得洁；寒来一树梅，不染猩红血。

故垒

故垒歌番曲，凄凉不可听！无多古时树，伤心乱后青！

海上

海上青山在，天边白浪多；东南陵谷后，无复汉槎过。

凭吊

青山竟无恙，紫气未应消；一代兴衰恨，匆匆海上潮！

望海

长天千里尽，斜日四山衔；片片浮云影，依然故国帆。

归乌

燹火楼台后，林间乌夜栖；旧时风景好，犹自尽情啼。

鹿溪

蓬山久变迁，古岸横波剪；不觉鹿溪潮，年来亦日浅！

感事

千古极沧桑，华夷杂犬羊；长天生苜蓿，远海接鸿荒。地阻虚闽、粤，时危变汉、唐；寰留寰宇外，晦迹得昂藏！

食乌鱼五十二韵（丁酉作）

俊味来沧海，腥风近黑洋；乌头馋客啗，鱼尾酒人尝。煮濩宜同蒜，烹调不待芎（乌鱼，宜蒜）；青鳞残似贝，白肉润于霜。山泽轻鹅鸭，江湖薄鯪魴；鲤同金脍好，鲈想玉冰凉。比目嫌消瘦（乌鱼冬至后，比目身瘦，味不佳），生胎美抱黄（乌鱼胎，腌干，味最佳）。伊时方鯪鲙，无数共翱翔；随浪千群出，迎涛万尾张。轩髻成蜃市，聚吻起鼉梁；渔子乘流俟，蛟人撒网狂。渊激云渺渺，天压水茫茫；满载编桴重，分阉入市忙（贩鱼者，分阉以卖）。贩争排巷过，买或典衣偿；日暮千钱数，冬寒一担望（乌鱼以暖至）。唤来红店口，挑去绿田庄；俎豆难尸祝，盐醢任灶娘（是鱼，人不以祭）。蠹能下酒，酸酱可和汤；膩比江瑶脆，甘逾海蚱强。荔枝闽岭秀，橙橘洞庭芳；食谱堪增选，厨珍足破荒。朵颐纷落箸，染指快倾筐；剖脑疑镌玉，含臊若吮香。跼蹐儿女辈，颠倒狗屠场。阳至分前后，盘羞判桔良（是鱼，以冬至前为佳）。年年随序到，处处逐波扬；似雁能无爽，如潮信有常。有时踪迹少，问价往回昂；合浦珠腾聚，洋川米发祥。渔家欣出筏，海户喜开觞。未觉天风冻，奚知水路长！不须求鰕鮓，岂必慕鲨鱈！王政浑无禁，波居可作粮；今朝人涸辙，异事海生桑。孤负持螯足，欷歔结蛎房！豫且龙服困，霸国鱠残当；嗜馐奸雄餍，为鱗俗士将。何曾贪肉食，张翰把蓴忘；弹铗惟卑屈，论蚶孰慨慷！孕腴非煮腊，削白愧熊肪；即此当前味，教余触目伤！功名鸡肋弃，身世鰓烟藏；喉里悲吞鯁，槎头叹失防！如■〈鱼便〉恒缩项，匪蟹久无肠（鱼亦有无肠者）；日日思河汉，家家痛武昌！偶然轻暖出，忽见巨鳃扬；作炙糅辛醕，烹鲜列酒浆。侯门鯖鱠摈，吴地菜鲑攘；淡泊吾能受，腥羶尔不妨。老饕千盞后，大嚼一灯旁。梦断鱣三进，痴怀螯两裳；何如捐口腹，■〈彳 敕〉齿到沧浪！

答梁先生子嘉二首（名成枏）

四海风尘外，论交孟与韩；岷山今体绝，蜀道古诗难！老格追高适，雄词薄子安。岭南源委在，当作替人看！

相逢如旧识，慷慨问为谁？瀛海侔荒客，文章大小儿。世将公作寓，诗与境争奇。直道同刘四，危邦慎所之！

冬日感事四首

望断中华路，风波日日寒；伤心沧海上，已作岛夷看！
无地无兵燹，年年劫火来；梅花红雪里，犹带血痕开。
四载居荒徼，何能陋九夷；家家存汉腊，不见汉官仪。
廛里来横敛，谋生计已穷；逋逃何处去？海市蜃楼空。

闻日口军队搜山感赋

乾坤长肃杀，海上战争多；番队日鸣炮，山民夜枕戈。炎崑糅玉石，覆卵
扫巢窠。世界今如此，苍生且奈何！

闻难民逃居山内感赋

瘴雾杳层层，逃荒有客登；筭开今日路，崖断古时藤。穴树同林狖，穿山
比石鯨；天荆与地棘，何处汝飞腾？

内山即事二首

树古不知名，入山又一程；萧萧木叶响，时有鹿麋行。
苔残千尺壁，树落万年皮；月黑天阴路，空山啼怪鸱。

• 七言今体

台湾哀词四首

感事，寄杨广文鸿图翁三首

寄别，叠梅樵韵

感事和韵

感咏

寄友人杨倬卿（名云章），时避地在厦门

即事

兵火之后，旧时街衢但存瓦砾，感赋

感怀十二首（选二）

和苗栗诗后有感

自闻汝东凶耗，怀人感事，日觉伤心；再作二首

和蔡君念淙因梦见忆二首

再送梁子嘉先生二首

书事和韵二首（选一）

报家韞岩孝廉信，并谢见赠苏紫笔、眼镜帑二首

感望四首（选二）

登楼有悵二首（选一）

林十自吴淞归，寄问江东名胜二十二首（选一）

次林十韵，吊梁钝庵

次韵答悦秋先生游台见赠（二首选一）

志别四首，送悦秋先生归唐（台湾呼内地曰唐山）（选一）

到雾山与峻堂话旧

台湾哀词四首

风雨吹颓镇海台，江南又阅庾生哀！乾坤欲老沈王气，山水无灵失霸才。
阳谷煽炎焚若木，尾闾沦没长蒿莱；东望何处堪回首，万里浮云扫不开。

几将晋土等分瓜，人事参差散晚霞；何限蛟螭兼蝸蝓，无多猿鹤与虫沙。
风尘已变寰中色，河汉难乘世外槎！我欲寄怀渔父路，往来撩乱武陵花。

鲁仲千金耻帝秦，竟看时事化埃尘！有怀蹈海鳌梁折，无泪填河蜃气皴。
岛屿于今成粪壤，江山从此署「遗民」！焚焚玉石崑冈火，换尽红羊劫外人。

远海遥天缺一环，舟胶水涸到蓬山；果然雨碎长平瓦，信是风吹大散关。
骇浪惊涛号泣痛，残霞斜照血痕殷。扶余不见轧髯客，故国云容有赭颜。

感事，寄杨广文鸿图翁三首

大海波沦万斛尘，桃源买櫂尚迷津；烂柯拌作观棋客，顽铁浪成铸错人。
四壁有书慵过眼，千秋无分欲藏身！此间隔尽蓬莱路，日晚望洋远水皴。

河山举目日酸辛，沧海漫然理钓缗；杜甫不忘天宝恨，陶潜长署义熙民。
伧荒有路须归晋，淫浸吾生一避秦；洗耳不闻人世事，不妨傲骨不怵神！

低眉短气是儒绅，我已因人付笑嚬；卧榻唯将书作伴，浮家不与世为亲。
深渊无处舒蟠蛰，勺水何妨寄泳鳞。且幸苍天庇闲散，炎灰安稳远崑岷。

寄别，叠梅樵韵

沧桑陆海荡蛟舟，屈子问天赋远游；家国沦胥三比日，乾坤萧索四围秋。
伧荒人物争依晋，灭裂衣冠益慕周！送去如登仙岛路，故山虽好不堪留。

身世飘然不系舟，尘寰何处可遨游？蜗蛮国已轻中夏，鹄木居仍构戊秋。
晋室无人为祖逖，漆园有梦即庄周。瀛洲今日成荒径，子去何妨我暂留。

感事和韵

不见苕弘碧血腥，江山离乱杜陵经；相逢白发黄倪辈，尽是饥鸬老鹄形。
海沸三年珠屿黑，天烘一角火峰青。涛声远远蛟龙啸，日夕楼头当哭听！

感咏

何处桃源世外天，天风吹去钓鱼船？扬尘海上曾经见，又到蓬莱浅水年！
寄友人杨倬卿（名云章），时避地在厦门

番卒驱过铁马蹄，楼台海市烂如泥；羡君避乱移家去，遥在沧波落日西。
即事

五月西风吹转东，云霞蔽海半天红；行人记得楼台路，尽在寒烟燹火中
（五月，夷兵烧鹿，风甚紧）。

兵火之后，旧时街衢但存瓦砾，感赋

惊天蓦地起兵戎，闾左繁华瞬息空；喧路鸛鹅同上蔡，失家鸡犬异新丰！
蔓烟无复炊烟绿，磷火犹疑燹火红。旧日楼台何处认？乱堆残瓦夕阳中。

感怀十二首（选二）

蓬莱城市阅兴亡，戎马当时一战场；万古衣冠为赘疣，百年文物付仓荒。
几茎头发留遗种，不世心怀郁倒藏；谁道我生今似此，中途摧折尽刚肠！

破碎山河负此生，未寻春梦已无情；人将南渡望温峤，我把西归谢子卿。
耻向金门谋索米，渴于玉海待澄清！世途若有回机日，老大还须学请缨。

和苗栗诗后有感

忆曾北上过房湾，连■〈襪，土代云〉篮舆海驿间；今日关津非昔日，不堪回首看苗山！

自闻汝东凶耗，怀人感事，日觉伤心；再作二首

一自沧桑变世尘，每闻时事辄伤神！已因故国肠将断，况为同侪泪满巾。
天地无情催梦客，江山残劫到闲人。不堪回首看云物，处处风烟散渚苹。

城郭依稀鹤不还，谁能将酒减愁颜！悲余陇上东西水，泪尽何家大小山。
夜月波沈三岛路，秋风梦断八闽关。歌残「薤露」歌「蒿里」，不为多情鬓亦斑！

和蔡君念淙因梦见忆二首（选一）

桃花潭水见深情，隔浦鸥群有旧盟，一夜西风吹梦去，不辞关险入山城
（蔡时在埔社山）。

再送梁子嘉先生二首

秋风归去尉佗城，千里波涛万里情；客地竟逢沧海变，家乡须觅富春耕。
路从绝岛洋关起，人向中原故国行；此后不胜天末望，鱼书尚寄一函轻！

九十峰头再一行，相邀话别不胜情！今宵好雨千山隔，明日沧波万里征。
白雪西风生客鬓，黄云东海见归程。此间咫尺犹难望，何况天涯望去旌！

书事和韵二首（选一）

山水萧条阅四秋，中原翘首不胜忧！频闻回纥侵京国，况见昭王去汉流。
歌哭辱公鸛鸽讖，艰难望帝杜鹃愁。乾坤已老纷无主，长怨诗书误邳侯（时闻
皇帝幽囚，或云其崩；故及之）！

报家韞岩孝廉信，并谢见赠苏紫笔、眼镜帛二首

岁岁鱼书到海滨，仓荒何幸故交亲！此生愿掷班超管，举目难遮庾亮尘。
翰墨因缘君爱我，襍■〈ㄘ 离〉眼界我思人。乱中未老头先秃，惭愧琅函入盼新！

海外怀人路宵冥，感君投赠意丁宁！毛锥藏颖头犹紫，瑶镜韬光眼孰青
！记得江湖新岁月，贮来京阙旧霜星。亦知食肉原无相，惆怅风尘一瞬经！

感望四首（选二）

世路迂回入渺茫，浮生今竟识沧桑！贯胸国已无王会，披发人皆下大荒。
百二河山余瓦砾，三千城郭落风霜。从兹莫过夸高蹈，小隐依然在故乡！

东来不见旧梯航，故国依稀入望长；秦地埋头梁苑客，汉家俯首夜郎王。
九边荒徼残云白，万里中原落日黄；此后未知何处去？穷愁多泪在沅湘。

登楼有悵二首（选一）

海上浮云漠漠开，萧条人事叹登台！谁将玉斧黎河划，竟使金牛蜀道来！
！南北烽烟沈白日，东西山水起黄埃；不堪踪迹如王粲，我欲伤时赋「七哀」！

林十自吴淞归，寄问江东名胜二十二首（选一）

避乱离家已五秋，温陵更徙到吴洲；归来海上看乡树，记得江南景物不？
次林十韵，吊梁钝庵

地棘天荆蜀道难，归来鱼铗竟谁弹！三生庾信埋吟骨，千里秦观梦殡棺！
！碧海有鲸空鼓柁，蓬山无雁少书翰；只余朋辈闽南路，酹酒招魂泪不干！

诗人自古逢衰世，沦落东南失放翁！蓬岛巢痕千亩竹（翁有垦地在台），
扶桑游迹一帆风（翁曾一游日本）。半生吏隐漫聱叟，百粤坛场亡是公。
今日宦途成散手，未须地下痛途穷！

次韵答悦秋先生游台见赠（二首选一）

诗书吟啸托生涯，他日扁舟去未迟；千古劫灰游子梦，一床风雨故人思。
知君渐作流东水，叹我难开向北枝！自是浮沈过此世，销磨意气已无奇。

志别四首，送悦秋先生归唐（台湾呼内地曰唐山）（选一）

蓬岛逢君又送君，差堪臭味不犹薰；愧无居士鸡林赋，漫有邹生裨海文！
！犹得故交心似水，再瞻前辈气如云。倘能御李同车去，故国江山即梓枌！

到雾山与峻堂话旧

携手东皋夕照明，隔林时鸟起啼声；青山华屋人犹在，碧海丹邱世已更！
！一路楼台非锦里，十年朋旧尚深情；春蔬夏笋浮醪饮，宾主高歌感慨生！

●诗选（三）

诗（下）

• 诗（下） •

五言古体

七言古体

五言今体

七言今体

• 五言古体

无聊自叙五首

喜施梅樵见过三首（选一）

赋赠林十

过秀水村视禾田感赋四首（选一）

田亩叹四首

赋梅

咏枏木

咏蔗糖

风暴晚稻四首（选一）

岁暮不廖，忽得李二（雅歆）垂危之信

触目感咏

大扫除

大讨伐

怆怀身世感赋

避暑感咏

登临感作

谢先为生圻来征诗，为题四作

再题谢君生圻诗后

援道殍志感

夜雨，读国朝人诗

有同姓黄士，率先断发洋装者；以其画兰册来征题，姑为赋此

伤三儿弥月殇

答陈六因梦寄诗

喜次儿十二岁能诗兼画

生四庶男志喜作

书次儿樵十四岁所作山水画

大风述事五十韵

田野

感怀，寄郑毓臣闽中

囚人哀

役夫叹

暴风悲

洪潦怨

饮酒感咏

见樵儿画兰感题

将游珠潭路上即事二首

• 无聊自叙五首

少年负意气，溺志在诗文；唾手功名场，谓可张吾军。长途虽跌蹶，怀抱犹凌云。谁知时世变，四海生楚氛；波涛鲸鲵声，风异不可闻！兵燹满寰区，世欲诗书焚；痛愤摧五内，尘思空纷纷。登高望长安，远海挂斜曛。

弱冠窥时事，治乱入胸中；夷狄侮京华，今古不相同。临文怀杞忧，鸣声等秋虫；负质诚毫末，商音凌太空。乾坤有霜雪，极塞来宾鸿；零零白露下，草木迎西风。哀哉我生初，时异兼途穷；徘徊风尘际，繻帛误终童！

壮岁多感愤，果然遭变迁；苍狼嗥我后，白虎啸我前。出门视天地，日月更黄玄。我生怅已矣，世途何望焉！抱有殷、周器，饿与沟壑填；薇蕨甘如饴，夫岂饮盗泉！韬晦陆沈间，蛰龙思九渊；壮心时一露，牖下铭燕然。

行年忽四十，误矣此半生；青春去如电，皓有何所营！朔风吹南雪，萧萧边马声；闻之心凄恻，大海当门横。出门无高会，日月长西倾；托身栖远岛，室有巨鲸鸣。愧无伐蛟手，宝剑空铿铿！摧颓惟长卧，白日过前楹。

四十复四十，百年亦可知。落叶辞故柯，坠地无返时；光阴不我驻，前路复何期！经纶一无绪，两鬓且丝丝。窃怪阮嗣宗，途穷哭何之！世途今复局，望晋羨坦夷。今日两眼泪，见骨无已而；安得桃源游，冥然随黄、羲！

喜施梅樵见过三首（选一）

年来晤诗人，林君（峻堂及侄幼春）与君耳；或多鹜尘踪，巴歌沦下里。扶轮彼何人，风雅自兹靡。君昔少年时，顰雕亦所喜；中年忽有悟，清声追正始。结庐山墅中，烟霞朝暮起。日出众峰青，日落海波紫；登眺极东西，云涛收笔底。一别一相逢，惊余刮目视！遵步得方涂，访君桃源里。源水多蒹葭，水居多兰芷；临风寂不发，相期道如砥！

赋赠林十

忆昔承平余，君家称再盛；桀戟交门前，裘马相辉映。朝廷宠金张，闾里夸剧孟。猎场夜炬明，射棚晓弓劲；枪炮带刀矛，行围火珠迸。以兹为乐图，闲即张觞政；拥妓青楼门，酒酣恣豪横；人畏周处狂，官恕徐邈圣！君独耽诗书，怀才事吟咏；万卷环酒杯，一编对灯檠。诸昆伯仲间，淡漠清风复。当夫应试时，夺标则凌竞。春风二、三月，青衫行掉罄；琐院压同儕，旗亭得佳评。我时始识君，诗坛共高兴；君谓我诗豪，邱迟两敌称（谓与邱仙根逢甲）。自此车船间，簪笠偶合并。蛟洋静不波，鲸海澄如镜；欲采骊龙珠，来照齐侯乘。扬帆五虎门，看山八闽嶝；闽峤风景多，歌诗互投赠。望古吊无诸，钓台从空亘。秋色满中原，苍苍风雨暝；旗鼓分两峰（旗、鼓二山，为闽佳

胜），云涛相汀滢。感慨汉盛时，瓯疆奉稟命；日月曾几何？名场各蹭蹬。尘世起变迁，周郊弃南郑；茫茫大海天，于今失夏正！君家走苍黄，防军皆剽轻。君去为冥飞，我居作潜泳；倏鳞难远逃，沧桑阅至竟。伏莽虽频生，鸿沟已大定。昨者君复归，山川非昔胜。问君江南地，风花俱艳靥；鹿上姑苏台，莺蹄采香径：士女犹酣嬉，江山未易姓。黑浊上海洋，夷氛流不净；此地岂桃源，同余恋栈性！遂向大荒沙，俱临小槛阱。寄托螭螭栖，称呼马牛应；酩酊醉乡甜，沈沦壑谷靥。种秫百亩赢，供税仍无剩。庭前九十峰，秀色差堪飮；邀余作山行，青山排石磴。入山一以深，庶或逃新令；岂知大东州（台湾山后之地），早视如几凳！谢客空缁幽，蜀丁失依凭；世路既已穷，闲居非我病。咫尺汗漫游，羶中葆素行；与世为浊清，与人同醉醒。田园虽生涯，有时付破甑；世界蛮触争，潜龙以角听。或可免伧荒，相携出泥泞；投诗君勿传，此间多刺使！

过秀水村视禾田感赋四首（选一）

闭门效闲居，未能遗田亩；禾稻青油油，我愧泥涂叟！孜孜田亩视，胜彼谋升斗。春初来一行，苗寸长如韭；今夏偶复观，稻华秀已久。幽鸟鸣田间，老农登陇首；林树带茅茨，出入沽村酒。田家乐事多，轩冕同敝帚；愿寻沮溺徒，永结蓬蒿友！

田亩叹四首

拮据置田亩，苟且充鹤鹑；姑为口腹计，岂暇子孙图！视彼连阡陌，勺水与江湖。奈何丁官厄，向我开广途！横攘十亩地，顿减十斛租；五鹿逢与块，空对野人呼。昔人谋肥遯，日夕思蓴鲈；我食犹被夺，况望千木奴！回头视野老，颜色惨更枯；负耒无佃耕，思欲作亡逋。

见说浊水溪，架有假铁桥；一溪溉万田，万户仰以饶。昨者洪潦生，桥梁被冲漂；铁路畏濡滞，遏水修泥橇。至今八堡浚，未有涓滴浇；秧鍼初插土，日中旋枯焦。况在夏秋交，大火似焚烧。沾体涂手足，叹息腹空枵。无以宽赋敛，岂复免征徭！田家及佃户，助长思握苗。

勺水不得濡，复欲征水租；水租犹尚可，地租恶追呼。水租为公用，地租为国帑；厉行籍没法，不比偿宿逋。窃叹商鞅家，无此聚歛徒！丁户计口收，房屋亦征输；入市复筭缙，锥末及锱铢。削朘将到骨，未止占剥肤。茫茫沧海桑，何日变膏腴！损失泣万家，我亩良区区（去年造铁路，所捐台湾田亩以亿万计，是国谓赋为地租）。

今人言避世，漫欲托渔樵；岂知山海间，无处可逍遥！环牢绝隙地，林壑惨不廖；斧斤及网罟，藪泽宁汝饶！区区数卷书，牖户亦萧条。惟我读书窗，生意草色摇；砚田废不耕，诗酒乐箪瓢。嗽石枕流水，看山忘饥枵；盘桓五

柳下，斗米未折腰。收获望明春，歌啸过村桥。

赋梅

积冻满孤山，昨夜竹桥折；流水疏篱间，佳人自幽绝。青青林际松，娟娟岭半月；横斜出数枝，微芳不能歇。我为看花来，寒兴对之发；感此尘埃中，何以得自拔！台湾刀俎地，杀气填林樾；百卉不能妍，生意皆夭阏。有时闻煮鹤，桃花流猩血；于今八、九年，始见一株雪。爱之三摩挲，嫣然劫灰脱；风韵固温存，心肠自石铁。宇宙回阳春，不向此中泄；花开寂不喧，令予不忍别！

咏枏木

海南产异木，其材过豫樟；下者供床榻，上者充栋梁。妙质谢雕饰，触且生辉煌；髹漆置几几，墨客喜琳琅。自从版图易，百物添章；山海尽环牢，虞衡峻法网。千重云雾窟，铁印苍皮僵；日月入剥蚀，斧斤落风霜。我欲置此木，如营白玉堂；贱价增三倍，贵者逾双璜。官府有掊克，民间无盖藏；巍峨九十峰，万木空苍苍。忆昔承平时，培植事包荒；百穀溢海岱，群梓出梯航。租赋蠲积逋，何有求筐筐！

咏蔗糖

炎洲孳大利，豫樟及蔗浆；豫樟煎作脑，蔗浆煎作糖。樟脑璨玉华，糖屑莹玄霜；余润及五洲，饶裕在千箱。一入虏官手，搜剔无粒藏。樟脑供官卖，私贩严律章。蔗糖加酷例，一担九输将；宾筵失旨甘，画饼充饥肠。粒粒蜜饵间，渴慕齰餕飧；枣杏瓜棣生，无处问飴饴。美洲传异种，空闻一丈长（美国蔗，殊高大）；熬蒸出膏液，未敷税吏尝。鬼机代人力，漏卮永无当（近以机器炼糖，民仍不支）。子虚赋云梦（「子虚赋」诸蔗，即甘蔗），嘉味满潇湘；客至阙甘饮，谁嗜盐、茶、姜。甜流（古水名）不涌地，玄圃空温汤；赤沙沍丽冰，梅冶滋不祥（赤沙及冰霜，皆糖名）。

风暴晚稻四首（选一）

四野寡桑麻，耕犁事已细；灾厉与暴征，谁复田园计！如何田价昂，寸土需重币？总由谋生隘，食租当急济。其奈贾平章，蓄买公田势！洛阳千万顷，纸市有前例；兹事漫具论，我当树六艺。田宅虽就荒，树木爱阴翳；带草生书窗，幽花对庭际。春至百物温，空廩亦度岁（前年民政长官已将债券收买民间大租，充官租。今其人——后藤新平——复倡议，当厉行收买民间田租；故早有惧者。盖债券只可向官领轻微利息，尚不可作纸券用也）。

岁暮不谬，忽得李二（雅歆）垂危之信

独居困穷愁，寒冬逼岁暮；心绪郁不舒，无处展幽步。天末怀友朋，又闻故人故；寥寥知己间，晨星随薤露。空林野鸟啼，回车哭歧路；日作伤心人

，出门倦会晤。李生我石交，忽焉通尺素；言在垂死中，欲待巨卿顾。肝肠寸寸摧，手足忙无措；故旧难复得，新交多舛互！向秀山阳心，处仲黄垆慕；日暗雪霏霏，哀情谁与诉！

触目感咏

蹶足炎山顶，回首沧溟天；蜃市随风起，赤城堕我前。我家东海畔，海水没桑田；顾盼旧城郭，沦灭无人烟。驱车北原路，荒草何芊芊！郊野莽萧瑟，牛马鸣道边。飒飒凄风卷，荒荒白日悬；踟躅何所往？山海空相连。山有猛兽迹，海有蛟龙涎；行路既已难，谁能扬长鞭！家国念存丧，身世多变迁；抚剑长太息，埋地今千年！朝驾扶桑谷，夕宿崑仑巔；飀轮无所阻，我愿随飞仙！仙人不可期，时俗渐腥羶。挥手弄牛斗，泛槎有张骞；终当御风去，万里风泠然。

大扫除

壬寅夏四月，土匪大扫除；号令一朝下，万室为邱墟。当其设甘饵，信誓说降初。始作周、郑质，继藏盟府书；长待以不死，山泽任樵渔。服从一以久，杀机起籛籛；南北及中央，同日入周陆。一时敦盃酒，万口为■〈虽上肉下〉菹。一、二勇决夫，枪火伏衣裾；作势与之敌，反噬不踌躇！木毙人亦擗，虽死异羊猪；余悉骈首戮，载出薄笨车。妇孺从流移，人弃室亦踰。南投、斗六间，杀气惨不舒；阴风仆人面，磷火遍里闾。哀哉归顺徒，不得求为鱼！

大讨伐

丙午方隆冬，生番大讨伐；叠嶂摩青天，连营一齐发。白日照深箐，朔风响林樾；烈火焚高邱，炮声夜未歇。凿齿与雕题，相逢即驰突。其俗本狃獠，其人如鹰鹯；抚之曾几时，屠之起仓猝。殆为垦荒来，辟土不容忽；遂使瓯脱间，亦走东洋卒。平野多草莱，何用入穷窟！师劳久无功，万山掷枯骨。狞树蛇蛰蟠，怪石鬼面凸；谷暗丛木呼，径险古苔滑。生番何处栖？腥风动溟渤。呦呦麋鹿哀，莽莽狐兔没；长坑无所施，群峰立崿嶰。

怆怀身世感赋

东坡三十九，已悼劳生半；陆机四十年，亦起逝者叹！我更逾三秋，微尘与继绊；出处无可言，沈沦不胜怨！历历数游踪，爪泥真汗漫：北过荷兰城，南登延平观；航海三、四回，不离闽海岸。东望山阻深，西归海中断；功名等云烟，科第失风汉。岁岁秋风生，空作去来雁；春雨长安花，无由走马看。偶歌梁甫吟，时鼓稽康鍛；冷食闭门齏，热谢因人爨。万卷当百城，频年惟伏案；气尽处笼鹰，身是栖篱鷄。嗟嗟长夜中，不能得一旦！身世方沈湮，时世忽危乱。海岛早沧桑，瀛洲大糜烂；干戈似蝟毛，民庶纷鲁窜。诗书既焚烧，衣冠亦涂炭；耆旧半云流，朋侪又雨散。世异人已非，星移物复换。顾我贱

头颅，奈何蒙此难！忽忽栖山中，悠悠吟泽畔。

避暑感咏

盛夏汗交流，苦乏盘旋地；有如乱世中，又逢毛鹯吏。炎日当熏蒸，苛政方穷治；酷吏与酷暑，古今同一致。暴敛及横征，民生无余利；长此炭火中，万无薰风被。寝处尘埃氛，遍身皆垢腻；洗沐不自由，有若生芒刺。人事与天时，何处堪趋避！恨无摩天翮，凌空生六翅！今日入疏林，飒飒新凉至；时鸟鸣一声，山川滋妩媚。豁然忘三伏，真觉触百忌！但是酷暑驱，末由苛政闕。居士清凉身，尚未释倒置；四体虽暂纾，惨惨在心志！会须求桃源，人寰撒手弃；逍遥出九天，俯视江山异。

登临感作

日色落海天，青山余一发；苍苍海波中，何处是闽、粤？帆断浙江风，城堕吴峰月；痛哉海东山，竟与中华绝！南望鲲身沙，北望鸡笼雪；中有玉山尖，尖尖皆破缺。白云迷翠微，青春啼林■〈央鸟〉；处处苔藓深，剥尽古碑碣。古蹟无一存，往事不可说；俯仰废兴间，悲风来不辍。

谢先为生圻来征诗，为题四作（称先，仿「史」、「汉」恢先、邓先例）

人生如蝉蜕，终与大化游；面目如刍灵，尻骨如轮囷。有时归一尽，处世如寄邮。彭殤岂异致，物宰无短修；粪壤同蝼蚁，早暮同蜉蝣。如何不达人，视死如视仇！岂知身在世，未死犹赘疣。或有浮慕者，远企神仙俦；神仙不可期，玉棺来无由。亦有放佚人，未死营糟邱；或作终隐计，既老营菟裘；皆非旷达观，高厚一身囚。何如谢先生，乘气出九州！请谥冥漠君，荷锺随老刘。牛山鬼兆域，马鬣栽松楸；阴阳作欂栳，天地为壘周。近在锅鼎山，豫凶及窆幽；华屋告生存，蒿里歌劝酬。岂似杜元凯，生前营首丘！西瞻晋宫阙，东奉二陵秋；同人车三过，腹痛莫泪流！千秋万岁后，尔我皆枯髅。生谏陶渊明，安命素所求；生祭杜牧之，埋骨宁所忧！我来进生刍，一笑先生休！

再题谢君生圻诗后

黄土抔作人，幻成亿万身；一朝堕黑劫，千里为幽垠。人物委虫沙，江山生鬼磷；哀哉东瀛土，竟与北邙亲！千峰万壑间，惨淡蓬蒿尘；华表归辽鹤，城郭殊人民。惘惘市廛间，如行墟墓滨；真仙泣铜狄，故老悲荆榛！积骨封三观，薄殡盈九闔；家家守俘馘，日日输鬼薪。蓬菜气寂寞，薤露声酸辛；大哉方壶图，亦与生圻均。生者永埋没，死者永沈沦；视死如视生，我爱谢茂秦。谢客愿生天，青山豫卜邻；地非故乡故；体是陈人陈。经营壤泉异，封树窀穸新；嵯峨石翁仲，葦簪瓦麒麟。世已无华夏，君自享秋春；于下开隧道，于上开墓门。未掩苒弘魄，先招屈子魂；天地供幕席，风火俟转轮。泰山为■〈竹虚〉俎，北海为牺樽；大块为鼻祖，百代为云孙。太祝岁祈死，少微月告存

；遥悬归寝地，亲署葬诗坟（「自营埋骨地，人谓葬诗坟」；君之墓门联也）。生抱无涯感，死抱不朽尊；未生、未死间，皆以骈拇论。旷达同司空，滑稽异齐髡；后有凭吊客，呼作谢公墩（编者按：原「为题四作」，见前题。兹选其二、三题、四题略）。

援道殍志感

■〈荧，凡代火〉■〈荧，凡代火〉有老妇，委作道旁喂；无名登尺册（此地最忌无籍名之人），收容有同罪。保甲连坐条，斯言非汝给。闻汝丈夫子，身材亦磊砢；避乱逢矮兵，竟作刀边醢！老妇无所依，流离成冗猥；身体罹残疾，病容日腴腴。视之怀为伤，赠之以货贿。茫茫天地间，转轮为苦海；沈溺彼何人，悲声有余歛！济物须乐施，厚费宜无悔；常持此寸心，聊以补真宰。

夜雨，读国朝人诗

深夜听雨声，当作琳琅响；春风吹檐除，声似鸣兰桨。入耳无凡音，天机资胖蟹；起视天宇空，窈冥含幽敞。危坐读古书，灯暗走蝓蝓；一编渔洋诗，生吾云霞想。竹垞朱老翁，骚坛森法仗；萧瑟古梅村，感慨极肮脏。岭南陈与屈，悲歌同苍莽；独立邵青门，深造吾向往！维兹数大家，名当塞天壤；一吟一沈深，本朝应无两。苏、陆、李、何后，风骚应接踵；如何嗜好殊，异论兴朋党！吾独无所偏，唐、宋皆素仰。凡调与时趋，巧制涉邪枉；一一必删除，古人庶乎放。晚近号多才，狐禅参龙象；纷纷靡适从，吾取沈（归愚）与蒋（心余）。余子未定论，徘徊倚书幌。雨声寒入衣，曙光含夜曛；推襟欹枕眠，鸟声报晨爽。

有同姓黄士，率先断发洋装者；以其画兰册来征题，姑为赋此

兰蕙失移根，一朝化茅茹；人生世变多，当门谁与处！草泽有沦胥，芳馨九畹贮；澧源、湘水间，斯人千古许。画兰知此意，古香浮素楮。湘君降九疑，目成兮心与；形神一以违，申申女嬃语。不待灵均来，臭味先齟齬。所愿同根人，深求空谷侣；似兰勿似茅，吾将施缟紵！

伤三儿弥月殇

我生已不辰，我命有所制；浑沌七尺躯，陆沈半生世。五角兼五穷，四十有四岁；颇谓大困深，或有小汽济。今年九阳月，忽得三男篋；皇皇寝在床，呱呱堕于地。虽异槐植门，或比兰生砌；乱世得添丁，穷途获束帊。阅阅无勳名，诗书有苗裔；虽无充闾心，犹堪告考祭。客至试啼声，我闻辄破涕；多男比多福，此事亦不细。况我香山集，尚待袞师继。王氏三珠树，窦氏五枝桂；后日王仲淹，不患史无系。奈何我命艰，未兴而有替！阉胎匝月生，泡影一朝逝！有如老树花，忽为严霜毙；浚冲孩抱物（「晋史」作王衍，此用「世说

」），悲伤不自掣！哀肠芒刺多，愁眼昏霾暄；痛矣泥涂身，生育亦幽滞！往时瓦徒弄，今时玉遽■〈广〈𠂔上土下〉〉；天荒地老中，复挥思子泪。吾父孝恭公，慈祥而孝悌；隐德及多人，和光消众疔。岂有于公门，不及张汤第！我兄幸繁衍，而我独侘傺；或者我持躬，不免有乖戾。司命告于天，佞魑谗诸帝；夺去宁馨儿，俾减传经计。岂知沦伧荒，早已等舆隶；斯文一线延，妄想千秋系！讵比刘殷家，七儿分七艺（引用刘殷以其陷胡而仕胡也）；区区不畀余，造物无乃厉！

答陈六因梦寄诗

余每诵君诗，如逢君一面；何期君梦中，忽与余相见。山川虽阻修，两心通一线。君居鳌海头，我居鹿江甸；梦中获往来，较于邮传便。昔人魂梦间，每愁道里眩；如何我两人，神交速流电！塞黑枫林青，无为李白颤。九月风气凉，微霜飘素霰；明月屋梁间，照君颜色变。昨日君书来，文鱼衔匹练；绸缪五色丝，交系两头绢；明珠缭四周，良玉当中现。展吟未及终，方诸津可咽；俨然郭使君，锦段梦中荐。紫海天鸡鸣，赤城云虾绺；恨不梦重重，为通思片片！

喜次儿十二岁能诗兼画

我少解诗文，作书性所拙；下笔走龙蛇，自笑同楮拙！至于六法间，更不识毫发。每羡画、书、诗，昔人成三绝！辋川图中景，米家船中物；时悬吾心目，谁能相彷彿！吾儿秉幼慧，游思造化窟；湿墨入鸿蒙，佳句出仓猝。有画兼有诗，文字亦勃勃。但此俱末艺，未可矜宝筏。郑虔老画师，王维徒诗佛；儒生抱膝吟，贵能知治忽。区区笔墨中，小材同线袜。右相驰丹青，局促伏堂阙；庶子号浮华，承平空黼黻。汝果为通才，须立邺侯骨；早慧未足奇，老成斯卓越。方今天地非，有才良拂郁；沧海横流时，无才更沈没。万卷床前书，供汝自除祓。汝以艺为游，勿以艺为汨！有成作班超，无成作楚屈！

生四庶男志喜作

年华迫老大，生意近萧瑟；陆沈海外仙，潦倒沟中瘠。何意今年冬，艮男添一画！秋柳发傍稊，晚荔挺偏侧。赤足卢仝婢，累骑阮咸息；我有望子心，素无誉儿癖。未卜贤与愚，敢期过于轼！今者溷伧荒，生才亦何益！愿汝为贩脂，可以供索悉！但我重诗书，斯文留一脉。海东虽变迁，由东不移易；区区盼添丁，时时望雄特。等时汉子孙，而今沦外域；童子执干戈，庶几卫社稷。汝生在今兹，中原纷鼎革；俟汝长大时，祖邦或保赤。陶侃本庶支，壮志起宗佑；愿汝作雄飞，补予为退鷁！时势趋夷风，愿汝守孔泽！汝生喜呱呱，我名戒赫赫；汝祖有余庆，汝辈食旧德。曩年痛幼殇，心酸泪沾臆；今年添幼孩，心快梦生翼。姆养在西家，非同康乐匿；他日携归来，有兄能汝惜！汝在三

母间，俱看为拱璧；未知作阮孚，聊应呼谢客。

书次儿樵十四岁所作山水画

余性爱山水，偶涉辄成趣。引领东南峰，日夕起烟雾；阴晴风雨时，崎岖心遥注。重重邱壑深，无因得小住；宗炳五岳形，空从梦中遇。何意此图中，一一江山具。石岩峭以幽，瀑泉奔而赴；曲崖藏板杉，飞薨隐林树；茅屋几人家，小桥通来去；远塔想钟声，白云有深处；僻径红叶踪，渔樵相对语。回首望大荒，长江涵阴曙；烟帆缥缈中，潮流变朝暮。自昔郎士元，爱题潇湘素；未若孟襄阳，洞庭任回溯。吾儿有天机，恍入湖山路；我神为之移，载发烟霞痼。辋水出新裁，武陵寻旧渡；一时玉笋班，两见虎头顾（犹子玺嘉，亦童年工画）。米家小米传，坡老小坡慕；我惟裕文章，愿汝衣钵护！况汝诗与文，妙才兼幼悟；慎勿泥雕虫，自封龙驹步！

大风述事五十韵

蛰居沧海中，阅世日迁变；衡政与蜚灾，间出如剧战。飓风拔海水，百年未曾见；盲飈继狞飈，一月三怒煽。台地百万家，纷糅成草荐；丛林与枯株，飘空若散霰。弱哉穀蓼卉，何从留葱蒨！未知上天心，胡降此怒谴！年来时事非，民生苦熬煎；粒米及勺浆，靡不入榷算。敲扑竭脂膏，寝食俱鍛链；群毛燎一垆，旁观目亦眩。何况切肤灾，能不双股弁！戮人戴天韬，无地可逃窜。督府施律条，己意即天宪；寸法千犀皮，束缚南宫万。朝行而夕更，惟官之所便。嗟嗟海山民，作踊同屡贱！瘦者供鞭笞，肥者供刍豢；有土此有人，为奴兼为佃。警隶穿门房，声雷而目电；租吏没田庐，星移复物换。国税及杂征，所求过卵弹；最苦逢掖徒，时时溺在冠。市佣与贩脂，时时输银绢；社会掠民财，政府为奥援。士比鸾栖棘，民如雉带箭。所陈百未一，人且疑谤讪。我读子遗诗，血声和泪咽；奈何天助虐；斯民日涂炭！戊戌洪水灾，山崩川潦漫；人向吕梁沈，城似汾阳灌。千村万顷田，茫茫无陂堰。己亥复歉荒，穷黎绝炊爨；岂有太仓赈，可救流氓难！无田更追呼，租税不容缓；室毁鲂尾頰，梁亡鱼肉烂。丙午地大震，青天迷昏旦；人物沦大荒，深谷为高岸。潭潭九重渊，沈沈太华观；哭声撼原野，惊魂怖里閤。自从沧桑来，无时无危乱；艤鹢兵燹中，残生出刀砭。疮痍未遽平，余殄遭干嘆。去年台北街，滔滔横流断；今年全岛间，重叠风水涣。有如疴病人，被曝县空半。皇皇赤县倪，哀哀黑海畔；饥溺望来苏，何日睹清晏！我作大风歌，郁噫三再叹！

田野即事四首

村家何错落，村树何凌乱！一径长逶迤，四野青草断。道旁一老翁，牵萝发浩叹；茅屋颠风飘，禾田恶水漫。穷民兼饿殍，腹枵已年半；荒鸡号昏宵，鰕鱼旷晨旦。出门天地空，四顾无樵爨。

官吏日扣门，敲扑去种蔗；糖税归国家，糖利归会社。农户绝饔飧，啼饥穷日夜。农夫剧苦辛，为农难为稼；蔗田虽有收，贱估不论价。昨来大雨风，蔗苗况如赭；徙倚到东皋，瞿瞿盈四野。

去年雨烂苗，今年风残稻；陂塘处处干，水租征更早。野田璽如龟，无禾亦无草；农夫畏出门，坐饿成枯槁。妇孺啼于床，牛羊号于阜；粒米贵如珠，况乃乏刍藁！荷锄何处施？悠悠望有昊！

潦后布旱云，雨露绝点滴；四野烂如泥，炎威乃赫赫。枯苗涸田间，峥嵘日火赤；万户亿人家，群饥成菜色。此间浸气多，有雨亦无泽；况乃恒阳天，庶草何由殖！薰风来若丝，解愠空太息！

感怀，寄郑毓臣闽中

行年戚迟暮，绿鬓凄已皓；坐看儿女长（平声），起视形容槁。每月吹天风，频频望有昊。浮世沧桑更，中原乾坤老；到处有蓬蒿，逢人叹潦倒！此地灾患多，尤恐不常保；浮沈托伶荒，踪迹近舆皂。身世一毛轻，中心百忧捣；长风天地飘，愁怀不可扫。祥凤窜荆榛，妖鲸宰蓬岛。羨君闽海游，如入山阴道；得尝武夷茶，胜啗安期枣。嗟余在此间，腴颜向洞獠；蹙蹙罗网中，脱身恨不早！林泉养懦夫，江山落衰抱；因君豁壮怀，沧波流浩浩。临风寄短诗，白日方东杲；望望钓龙台，莫道归来好！

囚人哀

惨惨新竹城，凄凄苗栗路；阴风四面来，颓云千里布。警吏夜缚人，如狼驱走兔；三五同一牢，百十同一捕。骈颈就死期，悲情谁得诉！亦有为鬼雄，一瞑绝不顾；可叹瓜蔓抄，荆棘在跬步。毙木作樛枝，生涯付草露；贷死有轻条，犴门长禁锢。仰首海东天，覆盆日为暮；长此黑漆乡，黯然不求寤。微尘一张毗，时时堪恐怖！逝者良可哀，存者亦何慕！海山有鲸鲵，京观封无数；悲风散毅魂，何处五人墓？

役夫叹

生作路旁尘，死作岩下土；白日惨不温，照见役夫苦。役夫来自东，见山两眼红，茧足万山中。役夫来自西，有足自行地，未尝越山谿。役夫来自北，呜呜复唧唧；城人入深山，如鱼落罟罟。役夫来自南，南热寒不堪；入山逢阴雨，僵绝六有三。山途况险恶，谿深石崿崿；肩头负重担，未行足已弱。长官图勳阶，民番填沟壑；只有役夫苦，谁识从军乐！西人驱向东，东人驱向西；饥喝受鞭扑，不异犬与鸡。毒疔中人身，仆地烂如泥；一死无消息，望绝母与妻！来时敛金钱，比閤供行李；死者不求生，生者且困死。骨积空山坑，泪满浊溪水。奇何辟番疆，使我至于此？他日青山碑，忍以赤血纪。

暴风悲

星纪岁甲寅，闰五月中澣；七日三暴风，农民惊跣袒。海滨斥卤地，收获尚较晚；迤北气候寒，秀实亦迟缓。一旦狂飈扬，千里野如划；长松犹拔根，何况禾稻短！杼柚悉索空，谋生路已断；惟望畎亩间，或可供缗算。鶚炙喜见弹，时夜喜见卵；茧抽虽至筋，甑爨已在眼。奈何嘉穀登，忽作飞蓬散；万哭同一声，天心不为转！回思十年来，无年无水旱；风雨既骄横，征歛尤怪诞！即如今夏期，役夫征更悍；沿门驱壮丁，百赎无由免。占阄立刻行，一路同编管；农务迫眉睫，驱去不容喘。亦有谋脱役，中人多破产。全台百万家，如篴如席卷；仰天同呼号，抢地同忿懣！或者上天慈，雨金救痼瘕；罔图天助虐，风害甚于嘆！四野黄如云，一扫禾无秆；连番捩扶摇，万窍动空窾。仰首望飞廉，三去复三返；我在虚室中，胆碎心为慙！空廩非所悲，窃叹农无饭！

洪潦怨

东山水泱泱，西海水茫茫；海隅十万家，乃在水中央。问水何自来？来自熬盐场。盐场亦何益？徒以充上供；合赍作盐户，倾家受盐氓。民为盐贫瘠，官为盐富商；时无蜃蛤利，人有鱼鳖殃。盐田百千顷，聚土海生桑；有人收海市，无人浚海塘。浊流出山谷，泛滥齐屋梁；嗷嗷泽中雁，谁开洛口仓！水害方竭蹶，水租乃披猖；有田乏水润，到处征水粮：云欲修水道，顿增十倍强。纳输或濡滞，抄没甚银铛；下户封衣物，上户封屋房。水利民所有，乃为官所攘。峨峨水租府，乃是东洋庄；累累水租金，乃充东洋囊。年来水洊至，灾黎溢四方；食鱼思建业，饮水思武昌！

饮酒感咏

我饮千日酒，愿作千岁眠；岂谓酒中趣，欲配酒中仙！惟酒忘忧患，聊以卒岁年；况是黑甜乡，乃有黄农天。出门寡懽好，丧乱悬我前；人物釜中鱼，下有急火煎。棋奕改墟市，朝夕变沧田；陶潜漉敝巾，何处问醴泉！糟邱课税重，一杓论十千；将开谢瀹口，安得阮修钱！

见樵儿画兰感题

我爱郑所南，兰根不着土；悬立海天中，旷若无所睹。霜深雨露稀，幽寥自千古。荆棘满世途，出门即豺虎；藜藿亦干枯，孤芳尚何取！橘颂无回风，蕙荪成茅茹；凤凰受谄笏，鸛鷖以为处。户艾服盈腰，芳草迷故宇。吾儿阶下秀，胸怀九畹谱；诗中有骚心，画中有香祖。相对情为怡，颇解尘埃苦。虽在童稚年，已似兰生圃；异时富根荂，破空出环堵。我衰汝长成，荣枯互相补；悠悠大荒东，行吟自得所。何必沅与湘，始可培芳杜。即此挥毫间，已是玉屑吐；翛然倚江皋，臭味不余忤。相期临清流，风骚绳素武！尚留五柳居，待作三径主！

将游珠潭路上即事二首

一迳上危峦，行行五十里；遥望触口山，近见浊溪涘。浊溪如瞿塘，洪流不见底；触口如龙门，两山相对峙。一过浊水村（村名），草岭（山名）连天起；回视所来山，复在深壑里。山上复有山，水中复有水；浊溪合清溪，渭源涉泾委。暮入集集街（地名），轻车如风驶；四山锁千家，中峰结虚市。夜来雨声多，溪声喧人耳；曙色入高楼，云白天光紫。我心急看山，冒雨行不止。

此去山路艰，有似盘云栈；峭壁摩深溪，摩崖行一线。碧山号青城（山名），悬泉落白涧；飞瀑奔长空，雪花成匹练。不到石门峰，宛睹匡庐面；再见浊水溪，穿山去如箭。阴晴无定间，山容千万变；百险遇一夷，神舒目犹玄。覆崖似破钟，云根系天半；我行云窟中，梁悬山忽断。舆夫行伛偻，林麓纷迷漫。路入水里坑（地名），渐觉岚光散；过溪矗危峰，峨峨凌霄汉。

• 七言古体

四十初度感赋

闲居遣怀放歌二首（选一）

风雨感事

欲辟荒榛感作

登望，不胜今昔兴衰之感；慨焉赋之

自赋

地震行

后地震行

入市书所见

望张汝南故居感赋

遣意漫赋

遣意再赋

吸烟戏咏

悼林乃营并及诸亡友

荒城秋望

忆昔日航海感赋

与金陵士人话所过山水

闲居书事兼述怀

送客归浙

闻人话北部警事感作

题近人所作「桃源问答游叙文」后

后铜雀瓦砚歌

看山写怀

近年薄置田亩，拟待拙着集成，变鬻以供剞劂。特恐所作不值一文，不免
諠痴符之诮也。诗以志之

生圻诗歌第八，即以为跋，并靳谢老

米贱感赋

次韵梁任甫与林家诗

书次儿■〈卅標〉十四岁所作史论后

过彰化废公园感赋

有感书臆

役夫行

剿番行

题次儿標诗文卷

乙卯重午

痛断发

蓄发诗

四十初度感赋

我生四十度春风，风光过眼如落红；看山、看水俱已厌，杜户长作桑苎翁。
翁今何事守室中，俊鹰绦轡鹤囚笼？心志降下如降龙，倜傥回不与曩同。梁
鎰意气无禄位（「梁鎰四十无禄位」，李颀句），苏轼头颅有隐衷（「四十岂
不知头颅」，苏诗）；岂诚徐积不婚仕，亦匪平子甘蒿蓬（孟浩四十游京师
）。时异世非伏环堵，譬处智井佩鞠翦；陆行既愁虎狼恶，波行复愁蛟鳄凶
！繁华世界皆污染，迢迢惟有冥飞鸿。我生素志殊崇隆，伏波、定远冀一逢
；不然殿像麒麟阁，龟兹作赋声摩空。走马扬鞭白榆塞，珥毫抵掌甘泉宫；或
为遨游万里路，东探禹穴、西华封；崑仑、弱水无不至，返棹小泊吴江淞。神
仙鬼谷寻崆峒，有兴要登泰岱峰。奈何憔悴羁海外，平生百愿无一从！乾坤无
家我无往，五岳空自罗心胸。庄生幸能齐得丧，儒仲亦颇忘穷通；呼马、呼牛
靡不可，为龙、为鼠皆甚庸。年来百念况灰尽，伏雌殊不羨飞雄。陶潜只为菊
秫计，陆倕思以田亩终；山与鹿麋水与鱼，春听禽鸟秋听虫。便便妙腹诗书饱
，轆轤枯肠藜藿充；妻孥酌酒为我寿，谬以少微当高崧。灵均庚寅、我丙寅
，愧无兰芷降吾躬！劫中乌兔双丸速，倏忽十载过辽东。

闲居遣怀放歌二首（选一）

生天当在诸君后，成佛要在诸君前；居前不肯使人轻，居后岂肯使人轩
！丈夫抑郁居世间，谁为浊清谁愚贤！泉石巢、夷与握臂，庙廊伊、葛与比肩
；尔时雌黄俗人眼，妇竖毁誉皆可怜！至今陋巷有千秋，当日东家无一廛。我
生位置将何处，吟哦七字或可传；后有渭南、前青莲，世上浮名尘与烟。所叹

岁月华吾颠，再见沧海为桑田；平生钓龙屠鳌手，放废一朝到九渊。走狗斗鸡称行辈，来牛去马同神仙。素丝可缙石可磷，要存吾白完吾坚。解衣盘礴画图史，散花烂漫女婆禅；糊涂羹对鸱夷酒，裸袒二虫作周旋。曦身阳阿濯汤谷，出入渣滓冥冥先；上至列缺望大壑，峥嵘无地廓无天。南海帝倏北海忽，何日回斡成大千？我时腰缠骑鹤去，谪仙一醉三千年。

风雨感事

楼头暴雨兼暴风，扬沙走石声掙掙；四山漠漠如泼墨，海上龙尾捎长空。云垂海立不知际，天低若笠幪阴翳；怪道乾坤不肃清，年来风雨皆残厉。三宵两昼无霎停，饥乌冻雀拖湿翎；荒林鸟呼泥滑滑，破屋花泣雾冥冥。陇上老农荷鋤叹，太仓玉粒今摧半；去汝难逃鼠食求，愁余那更狼戾看！九衢百巷见谿舄，杜陵空怀十万家；天半老茅为败絮，云边碎瓦疑飞霞。去年南部遭地震（去年十月，雲林斗六受震灾最惨，嘉义次之；死者千余家，坏屋二千余），万室黔黎归一殍；井落陷崩入蚁封，山川裂坼成龟臄。吾台处处生劫灰，人物时时供余烬；前朝痛哭声未终，今日凄酸泪成阵。戊戌、己亥连两灾，田畴一望为蒿莱；悬崖万丈发暴潦，平地千家入湍■〈兀豕〉。眼前风雨特小耳，何容伤心作歌纪；俯视雷霆抵婴儿，未信人间失箸匕！海上烽烟犹不错，世上浮霾宜如此。

欲辟荒榛感作

延秋门中白日昏，鸛鷀舞蹲蹲；城狐欺人怒乘屋，野狼衔肉走冲村。千丈废台为窟穴，万年古树长儿孙；天阴雨黑声崩奔，草木森森啼断魂。左邻右舍皆流徙，出门千里无鸡豚；人类稀少兽迹蕃，变迁城市如荒屯。岂惟城市不可见，下穴上巢绕畿甸。■〈盘鸟〉■〈冒鸟〉愚公顿起移山心，急携锹鋤效填竈；烈炬焚燎火四煽，高呼鼠辈来鏖战。驱除未终心忽艰，方今暴虎方出山；夷狄横行入人间，髑髅头颅堆闐闐。宫殿为墟钟簴失，神皋万里血痕殷；沈沈天帝闭天关，不闻射狼天弧弯。何为在此争么么？枉费钜功斗众顽；须扬长剑倚天外，神奸巨慝供削剗。平铲大地为泰坛，九州四海歌安澜！

登望，不胜今昔兴衰之感；慨焉赋之

东望青山西望海，海山苍苍犹未改；陵谷荒凉人物衰，海上空留涨痕在！往年海上浮汉槎，牛斗星辰路不差；捆载珠玑通越峤，运输琛賫贡京华。楼船岁揽洋川米，津市春封北苑茶；齐地鱼盐兼蜃蛤，秦山竹木连桑麻。牛羊孳乳量千谷，朝射豪猪暮麋鹿；渔山猎水不可穷，虞泽衡林曷胜牧！云梦薯蓣繖山糖，玉屑琼霜煮豫樟；江陵之橘洞庭柑，锡山有金号不祥。其余百物纷难谱，飞走植潜逾郑圃；田上上错赋中中，东南海岱称腴土。为忆台湾全盛时，举袂成幕襜成帷；土木衣锦兽梁肉，余粮栖亩民无饥；处处耕凿人歌舞，家家纨

绮户书诗。只今版图沦化外，万方玉帛无王会。民间衣食尽锱铢，闾左生谋皆课最；细鍼密缕无所逃，零落衣冠为狙侏。事后争思故国宽，眼前虏尉仍虏官；新丰鸡犬何家入？举头但见海漫漫。

自赋

威仪汉世已无余，陆贾越台犹著书；图形不到凌烟阁，闭户自甘子云居。天荒地老无闻见，过眼沧桑皆若虚；志气自昔撼山岳，乃今局促随卷舒。世上呼牛或呼马，意中为龙又为猪；当前寄托蚊双睫，随处揶揄鬼一车。闻道汉廷方变法，屏弃八珍嗜羊蒺；不信衣冠舞鸚鵡，竟然钟鼓乐鸚鵡！我自倔强风尘外，习气不为时世除；褐衣皂帽欲千古，金石之声出草庐。

地震行

今年二月二十三日，天甫黎明，地忽大震。罹其灾者，嘉义地方最惨，斗六地方次之。嘉义、斗六之间山中裂六、七里，深亦如之；溪水为沸。嘉义城及所属梅仔庄、打猫庄、新港庄屋无一存，地为邱墟。

维岁丙午月刚卯，天柱倾颓地轴挠；星辰易位山川崩，五行二气同纷搅。日月未悬天未开，大造莽莽飞黄埃；巨灵怒劈太华来，坤舆斲破声如雷。六鳌断足化黄能，娲皇一见心为哀！哀哉城郭闾闾为蒿莱，血肉肤躯为废骸；高岸深谷何所有，不见人烟唯阴霾。初如大块抔抔土，神工鬼伯擂地鼓（凡地震之初，地必如春雷之鸣；震愈大，则声愈大。地鼓，出「广舆记」）；人寰簸荡无立锥，海水翻腾有飞弩。惊心下界多游魂，转瞬九渊欲沈羽。陷落诸罗十万家，人物邱陵尽泥沙；四海龙战玄黄血，千山龟坼纵横叉。不信乾坤又灰烬，可怜髑髅皆齿牙！哭夫、哭子、哭父母，惨淡往来鲁国髻。岂知蓬莱昔翻覆，神山久已沈大陆；地上龙蛇多杀机，民间鸡犬争馘觫。虽有孑遗半死生，阿鼻牛首怒狞狞；暂偷食息鱼游釜，终见漂流蚁满城。天心如此已可叹，何为此遭益糜烂！当今有几虬虱臣，浩劫无穷俛虫患？欲排阊阖问天公，天关沈沈漫复漫；俯视罗山斗六门，山飞川走坤维断。

后地震行

此因二月之震，而忆及甲辰十月口日之震。其大震区域，皆在嘉义、斗六地方。前年死者四百余人，今年死者千三百余人，伤者不可胜数。迨三月二十夜四更再大震，则在作此诗之后，故诗中未之及。而嘉义、斗六地方屋已无余，死者幸鲜；惟震势渐南趋，灾地沿至盐水港以南，其处颇有死者。然震虽甚，其灾不甚。沧海扬尘方平，见惯不复有诗矣。

忆昨甲辰冬十月，千里江山系一发；高岸为谷深为陵，蓬莱沈没金银阙。城郭人民半已非，汹汹江山空四围；无头、无目刑天舞，一手、一足商羊飞。堆积残骨成京观，哀我遗黎何所归！疮痍满地今未已，干柱坤维复倾圯。共工

巨颠撼不周，竖亥大步移方里；诸罗、斗六百里间，天崩地塌雷霆起。至今日月尚摇摇（大震至今已二十四日，尚时时作震），石破天惊震不止；洪荒欲沌复欲分，寥廓不流亦不峙。颠簸晦明动星辰，城市如悬虚空里。震后赤日行瞳瞳，雷师为暴驱灵霭；幕天席地十万家，哀哀哭泣洪流中（大震越日，复行大雨）！重黎祝融复交病，翻覆阴阳纷七政；赤乌衡维热焰张，烛龙炎井火珠迸（震后又有火灾，斗六焚最甚）。闻道天上杀机流，一空十日烧九州；地上杀机在洪水，■〈穴上央下〉■〈穴上喬下〉方壶沈丹邱。天韬、天械无可逃，旋倾大地添狴牢；岂其万物成刍狗，无复四维联巨鳌！呜呼东瀛今已沦大壑，细者沙虫大猿鹤；世界大千输一粟，窃叹陆沈天地酷！

入市书所见

荔支市上新桃红，绿竹雨过笋坼丛；村家争趁挑菜节，街店初度卖鱼风。杖头挂钱拟沽酒，酒楼近在市门东。入市■〈足 敝〉■〈足 穴〉才数步，捞虾卖浆如走兔；碎裂粥鼓折饴箫，蚝筐满地钱满路。蓬头乱发捉向官，幡叟啼哭黄童怖；青春白昼此何为，官役执鞭处处怒。旁人嘶声向我云，沿途贩卖例罚布；鞭扑尚觉施小征，重则科条须禁锢。市上有门门有亭，小贩须从此中停；牟利之夫蝇头聚，公徒歛钱一一经。此钱为汝谋卫生（日本法：市上所敛税，谓为卫生费），民愚不知自犯刑；日斜市远无人过，肉味蝼漏鱼郁腥。我闻斯故三叹息，营求锱铢比盗贼！年来斗米贵如珠，一寸之丝当尺璧；斥牛出犊充赋租，质子典衣供悉索。朝卖芋拳夕卖瓜，穿巷入街行踟蹰。天阴雀冻乌毕逋，空仓日日走饥羸；门前、门后银铛呼，临江谁有千头奴！节食缩衣犹不足，可复酒家唤当垆？

望张汝南故居感赋

云山万叠君所居，中有当时旧精庐；四面桃榔杂花竹，一窗琴对一床书。当日与君坐谈处，花发鸟啼不知曙；问字车常载酒来，寻诗客共扶筇去。君家风雅弟与兄，讲理人称鲁二生；气谊于时不易觐，功名与我竟无成！今之身世凡几变，我思君兮不复见；遭乱已沦焦尾桐，怀人空抚米家砚！台湾山水海东稀，江山犹是、民物非；叹息乾坤随水逝，何时风雨招魂归！回头恍见罗山树，经帷冷落遗孥住；月缺星阑北斗斜，屋梁颜色梦中遇。

遣意漫赋

足下碧落凌三千，胸中云梦吞八、九；不能富贵求神仙，惟有读「骚」痛饮酒。少年乐水兼乐山，适兴问花更问柳；此日落拓无所营，穷愁老景来相守。丹药难驻玄发身，■〈糸辟〉紉空作不龟手；甘罗既相邓禹侯，笑余四十徒腐朽！世外自负龙凤姿，山中惟将麋鹿友；欲免衣冠优孟容，永甘形块哀骀丑！迩来伛偻循墙走，独坐无朋行无耦；纷华我知亡是公，流俗人唤支离叟。尘

途有迹风怜蛇，沧海无情云变狗；季野满腹储阳秋，强与旁人相可否？百链刚肠绕指柔，偶生芒角浇一斗；不平时作老龙鸣，长啸却同狮子吼！

吸烟戏咏

九华仙子餐沆瀣，薜荔衣裳芙蓉带（时俗谓樱粟烟膏为芙蓉膏）；七宝盘匱百宝床，龙喻鲸呿天地隘。葡卜宫中火不衰，樱粟堆里香常在；独衔金茎饥凤吭，孤倚玉筱瘦蛟背。琼钟瑶席甘露浆，黑雪玄霜紫云霭；灯闪长鸣窸窣风（初作■〈穴上叫下〉窸窣风；因窸窣声极似吸烟声，故用此），斗收佳气氤氲界（吸烟之器，以陶作圆胚，谓之「烟斗」也）。不夜城中得滥觞，常燃鼎上欣津逮；癖嗜已同九转丹，创惩未要三年艾。曩弃书剑求神仙，仙人谓我须淘汰；入尘已似鼠拖肠，离世何望蝉脱蜕！流连饮啄真籛箴，散诞形骸总疣赘。教我且学不死方，烟霞之里垢尘外；入山采术兼采芝，青精有饭黄精代。愧我尚恋烟火缘，未能绝物待沾勺。蕙兰膏后金粟膏，仙人掷米弄狡狴；引我漫居大沫天，置身遂入须弥芥。有时卧游上九霄，有时魂游空五内；燥吻惟濡陆羽茶，馋情却谢元修菜！藉兹冀免俗氛侵，不治未是南山秽；罗什有道吞乱针，游戏神通何介蒂！阳发阳阿下大荒，久邻山魃木石怪；御气身与造化游，陆地行仙才莫坏！甜乡休道烂如泥，糟邱须知肉不败；与人无闷世无怀，扫愁有帚诗有械。揶揄或谓穷骨头，颠倒拚作尸居态；邯郸一枕梦黄粱，洞府三清伸白喙。雾液云腋流玉酥，鸾胶凤髓含金薤；太乙然火三千年，一吸冲虚无大块。

悼林乃营并及诸亡友

总角之交五、六君，存者如星散如云；如何一年弱一个，数到林逋泪已纷。三施（鸿钧字玉铨，及俊元、沂纓）、二张（汝东、汝南）杨（云章，字倬卿，甚工文）、丁（宝光，字式勳）、李（仲谋），其间汝南最超群（才、学、识俱高，品行尤纯粹）；令威亦具神仙骨，化鹤一去遗榆粉（式勳才甚妙，卒于晋江）。又有廖（锡元，字克稽，工文字，家世并有声黉序）、许（晋江人，字存业，亦工文）及陈（安浚及介愚）、蔡（庭燎），同安古辈杨鸿文（字苑卿，为同安庠耆宿，深工科举文，长余三十岁，略齿订交）；三水诗人梁钝翁（成枏，字子嘉），典型尤遽痛虎贲。其一老者杨广文（名春华，字鸿图，为彰化老宿，亦甚工文，屡举不遂，乃就教职，长余三十余岁），溘先朝露谁告存！及门数子亦堪悯（及余门受业有成，死者近十辈），何笔、洪文（何采生，能率更体书，院课试场，每以字得佳评，洪寿如作制艺，有王己山、吴兰陔家法，去年卒，并无子）并足论；临终百里待师友（洪临终，在内兄处强待余至，托以后事，目始瞑），雾车风马吾宗闻。邦瘁人亡痛已矣，胡为招尽林皋魂！林君订交尤最早，潦倒无成最蹇屯；遭丧我忝脱骖列（君二亲之

丧，得余赙而举），求友君从刎颈抡。往时令兄推善画，古壁下笔烟云分（君兄名壬癸，一名源；画为邑巨手，书亦佳。庙宇多勾其绘事以为光）；墓门宿草今十载，残缣断墨风雨吞。遗孤虽在殊零落，与君幼子成弟昆；哀君病不在寝室，吊君死不返里门！如斯逝者如沕幻，使余有泪难手扪；平生无限知己痛，因君一夜雨倾盆。

荒城秋望

偶上城南冈，遥望城东道；长林漠漠不见人，夕阳远树连芳草。八卦山头旧寨平（山上旧有兵寨），石虎新遗赵玉堡（今有日本亲王遗迹）；于今辟作游人园，行人凭吊迹如扫。俯视城市半已荒，廛店拆毁成空场（去年市区改正，城内外折毁人家逾千户）。昔日飞甍楼观地，今余乱瓦堞堆傍；废残虽已修，零落尚凄凉。无家、无室千余氓，散为哀鸿之四方。回头望大道，大道直如弦；中有平民十万田，铲除畎亩无陌阡。嵯峨见闾市，有伍、有章似方里；但是烟火万人家，一朝苦雨悲风起。日落无声鸦影多，牧夫樵竖动哀歌；无限沧桑经海岛，那堪荆棘遍山河！

忆昔日航海感赋

忆昔饱帆出台湾，一瞥已过澎湖间；千里、万里海色尽，又看山色入闽山。山山重叠虎门关，束缚波涛锁烟鬟；茫茫一海枕群峦，入港豁露青山颜。高台峻垒枪炮环，战场已过余疮痍（甲申之事）；城郭险距青天半，制船巨厂成市闾。我时停泊泛小艇，登山四顾天地宽；风雨独凭酒楼望，烟波忽送千舟还。一夕乘流向闽郭，钓龙台古壁漓岏；泉亭茶■〈厂外射内〉闻歌管，楚些越歛杂悲欢。出闾夜上乌石冈，中秋城月大于盘；望月兴阑长太息，何时获遍五岳看！浙、吴咫尺不能到，秦、蜀微茫更无端。是时人物乐升平，未料沧桑有翻澜；胸中私愿冀一遂，要当骑鹤上长安。岂如此景犹眼前，闽城不到十余年；瀛海已变千桑田，埋头顿似藏九渊。一望江山色如赭，每闻花鸟泪犹泉；莽莽市朝落残局，沈沈人世随逝川。投河已愧申屠狄，蹈海尤惭鲁仲连！亦欲化鹤归辽天，辽东华表迷荒阡；当时犹自悲落拓，只今何处伤沦涟！盛衰兴废真一瞬，回头万事云霄悬；往迹旧游何可问？海上日日扬尘烟。

与金陵士人话所过山水

我居海外蓬山间，蓬莱海浅湾复湾；有山、有水无佳窟，听风、听雨愁心颜。闻道江乡是佳处，烟花如海莺啼曙；但恨违隔万重山，骑鹤扬州无路去！意境频频入梦中，非游浙北即江东；拄杖依稀三楚月，乘流仿佛五湖风。今日遇子中华至，山川都作枕中记；虎踞龙蟠北固亭，鹤归凤去南屏寺（客言南屏与放鹤亭、凤凰山皆密迹）。水竹三分月二分，君家正在江南村；丹枫远远秋开径，黄叶萧萧昼闭门。秣陵居士西陵客（客金陵人，寓居余杭），有时

■〈廿雪〉茗为浮宅；郭外常看四明峰，剡中遥拥千溪碧。适兴即登旧酒楼，尊羹鱼脍楼上头；苦竹城西人似水，富春江上月如钩。斯景窃思分一半，君忆家乡遂三叹！寻亲身带岛夷烟，作客舟居沧海岸。座中对话各婆娑，沃洲外有汉山河；何时收入黄图里？鹿耳、鸡笼岛屿多！

闲居书事兼述怀

富贵可轻亦可轩，贫贱居后如居前；夙昔摊书拥万卷，铭功直欲上燕然。有时萧寺划蛮饭，魂梦复在韩、范边；不然着述老一世，「东观余论」、「南华篇」。胡为浮沈至今日，海屋之畔沧桑田；负郭洛阳非二顷，耦耕河渚乏一椽！假与沮溺为伴侣，催敲箕敛来熬煎；新丝未足供洋税，新谷何能办户钱（此地百税之外，有户口税）！东家养犬罚里布，西家捕鼠输府泉（警察恒出杀恶犬，养者有罚；又防疫必令民捕鼠，怠者令输银）；警吏穿门时入室，圆木警枕难安眠。桃园无处居渔父，梅市何地容神仙！邱山华屋尽零落，逃氓废圃余荒阡；暂时读书把耒耜，如登雪岭披黄绵。闭门深夜慕怀、葛，挑灯课子开韦编；五经、五典如日月，肯为乱世相轻捐！逍遥世外亦一计，自颠、自倒忘倒悬；惟怜一生怀壮志，经术、经济成虚诠！糜烂尘寰无净土，隔篱何点聊穷年。星槎尚可天上泛，凿空窃愿随张骞；造物彼苍何厄我，土人桃梗相为缘！不知何时堪解脱，骈枝大块殒彭钱，胚胎或免天帙缠。

送客归浙

浙东此去三千里，海上蓬莱隔弱水；君归正值鲈膾时，轮船一日秋风起。钱塘八月潮头高，君归好趁曲江涛；旧时范蠡浮舟处，未似君跨海上鳌。与君相逢在顷刻，与君别离成夙昔；寄语中原乐土人，莫作海岛居夷客！君居武林山水乡，西湖绿柳接红樯；山阴饮楔兰谿曲，风渚渔陶苕水傍。我居局促海山畔，山花、山鸟纷愁乱；鞭扑追呼过虎苛，茧丝抽索如鱼烂。年来山水益萧条，山林断赭如焚烧；四海五湖深销闭，千峰万嶂空嵯峨。乘风我欲随君去，葛洪未备移家具；神仙暂作陆沈身，日月漫迟夸父步！登高遥望云海东，浮帆一点暮天红；知君亦有烟霞窟，他日相寻钓浦中。

闻人话北部警事感作

昔日大坪聚健儿，沿山沿海区岛□；风声鹤唳八公兵，篝火狐鸣五丈旗。义旗一扬一再起，三载东洋惊祸水；岛民虽被作牛羊，敌兵有时成蝼蚁。自从□旅不可撑，梅子坑里为秦坑；敌人眼中无铁屑，酷毒□政尽□行。粒粟寸丝难苟活，千家万家□剥夺；十羊真有九人牧，一鸡长遭百刀割。环山蔽海无所逃，釜中燥蟹箝巨螯；残喘偷生不容喙，医疮剜肉竟焚膏。沧海横流时一泄，涓涓忽洒苌弘血；去冬北部鬼雄呼，四十人把□人杀。一时视死如视归，五人之豪颜佩韦；况有同心数十辈，千秋义塚高巍巍。昔人愿近要离墓，如君之

徒堪比数；恨予读书身手弱，闻风空式怒蛙怒！

题近人所作「桃源问答游叙文」后

传说桃源时避秦，千年一到武陵人；鸡犬鲜逢山外物，桑麻未识世间春。兵燹征徭是何事，问津逝者葛天民。源里遗民纷纷说，秦时苛政如火热；六国子孙多系累，天下儒生半坑杀。男儿负剑到长城，妇女纫鍼入南越。我闻斯语犹未终，秦民怒发冲冠中；秦时纲纪虽近暴，惨惨犹存华夏风。百年礼乐未崩坏，三代车书尚遵同；以暴衡暴只百一，秦罪已是邱山崇。岂似我今口化外，非法横施来自邕（西夷治不同中国，位置降一等；至刑法则加一等，赋敛且倍一等）。刀锯日日供牺牲，鞭扑朝朝催课最；无丝、无苗亦税科，有丁、有户皆头会。俎豆古风弃弁髦，衣服新制留蛮襜。神山千里尽沦胥，文物一朝随芜秽；穷奇食人口有牙，蚩尤为兽翅生背（事见「东观余论」）。相逢不作同等看，胡髡越裸丑周冠；颠倒天行无历纪，邱虚郡县有戈干。饥饿夷、齐失薇蕨，艰难黄绮在商山；秦时容得桃源在，桃源经今亦迁改。忽荒净土与仙津，厄窄五洲兼四海；秦人今更去遥遥，惆怅渔郎不相待！

后铜雀瓦砚歌

百金购一石，千金购一瓦；不知何代物，云在魏王宫阙下。当时歌舞充邺中，碧瓦朱甍铜雀铜；艳传百世成宝玩，至今不数高欢宫。或云晚出香姜井，六朝陶可三国等；北齐避暑离宫物，古香古色龙山冷（香姜，出太原龙山冰台阁井。「丹铅录」谓：后来铜雀砚多以高齐香姜瓦为之，并无复藉魏武墓中物矣）。玲珑光衬宣德瓷，斑驳黝甚汾阴鼎；漳河之底不可搜，冰台阁畔人争领。两雄一例盗帝王，曹家风雅飞鸳鸯；求魏得齐亦安用，未似书家王与羊。今日甘泉传汉瓦，长生篆字兼未央；惜哉后人不磨琢，定州高庙无同光！分香卖履人安往？總帷谁望西陵上！千载砚工采璞来，当年七十留伪塚。摩挲古物说奸雄，横槊赋诗亦可风；杭州网得江心砚，终胜真藏许敬宗。

看山写怀

我居市廛间，恨无青山绿水环。山人在山里，日夕峰峦烟雾起；山人对山不解吟，孤负山水有清音。我生能诗乏山住，失却画本无佳句；倚楼遥望翠微巅，春来、春去迷红树。座中有客话山容，山东有竹西有松；山村月出催沽酒，山寺云封闻打钟。泉声鸟语供清听，昏曙阴晴尽诗兴；安得移居入深山，登山看海澄如镜。山人阻我莫移家，山中无虎有苛政；城市尘埃不易居，山林徭役亦难应。丹灶无宽宏景庐，蓬蒿还隘羊求径；不须歌啸幕渔樵，万水千山鲜干净。

近年薄置田亩，拟待拙着集成，变鬻以供剞劂。特恐所作不值一文，不免諠痴符之诮也。诗以志之

吾也作诗豫买田，为口腹计谋朝饘；他日诗成待传后，吾卖吾产刊遗编。此志非奢良易遂，此笔再支三十年。古人名山俟友声，韩公学有欧公延；张为曾谀奉白佛，李洞亦闻铸浪仙。今人爱才非昔比，龙华会乏香火缘；同时或邀众口谤，异时安望众目怜！「太玄」子云当瓠覆，「春秋」吕氏空门悬；况余诗文求自适，不期众好宁非偏！冰心自携冰一卷，古调独弹古七弦；高希万载羲皇上，旷游八极鸿蒙先。放笔洪涛走澎湃，冥心造化归鑱鐫；咸韶欲招里耳听，如置石鼓伶人前。倘售鼠璞自衒异，或怀燕石私踰跼；千金换取麻沙版，如珠弹雀玉抛砖。况破百亩灾梨枣，实益枉为虚名捐。系余名心终不死，子孙之计非所牵；阡陌连云亦安用，城南二顷更戈戈。有诗有文堪掷地，无衣无食足登天；王充或作枕中秘，桓谭有待身后传。吾书不胫走天壤，室中遑恤灶无烟；惟愁白傅将笑人，诗成未得鸡林钱！

生圻诗歌第八，即以为跋，并靳谢老

我与谢君尚生面，号啣尺素修相见；托友来求生圻诗，要余当作生刍奠！笑君欲听雍门琴，笑君不来谀墓金；只鸡斗酒桥公事，异时腹痛莫相侵！我非食友非死友，平生未剪庾郎韭；如何表圣携鸾台（司空妾鸾台，每共游生圻），竟望原壤歌狸首！闻名墓下独优游，山中猿鹤自春秋；谢安不与人同乐，谢敷偏欲人同忧。稽康日日惟养生，范甦时时复求死；山川尚悲陵谷迁，人物岂有安全理！一笑张融欲凌云，手执「法华」与老君；君藉我诗或不朽，我嗔君返倘无魂！自昔谏铭关素行，必待盖棺论乃定；谢老依然肉食身，奈何勾我虞歌赠！我欲向君一鸣呼，奈君健啖颜如朱！骨相未是枯髅枯，肉相宁比臞仙臞！我欲向君试调笑，墟墓之间又宜吊、真卿旷达虽可思（颜真卿临难，豫指西壁为殓所），方朔诙谐殊未妙。占星我非大王公，君非岁星亦难料。漫储一腔块垒词，借君一卮浇一卮；及今未泣洹水玉，劝君且进商山芝！

米贱感赋

曩者我未有田时，米贵如珠难作糜；今时我有田数亩，米贱无从易升斗。米贵我昔为伤心，民贫恨天不雨金；米贱我今夜长叹，租入难供赋税半。赋税如何底许多？中田今升十倍科；正税之外有附税，税外加派更繁苛。犹幸今年歌大有，无钱有米可糊口；倘或年时遇半荒，村南村北皆饿叟。但是农家今亦艰，买牛雇直钱如山；有米贱巢须官检，玉粒难入东洋关（官设米组合以验米，凡非粒大如珠者，不得卖往日本或他处）。农家租户何须苦，催科刻日严如虎；无田亦有人口征，百物锥端皆榷估。

次韵梁任甫与林家诗

海民旧狎庚桑子，沧桑今作祝宗豕；中有风尘肮脏人，埋头插脚颜常泚。鳌沈已断地六维，鹑淫竟周星一纪；仰叩苍苍阊不闻，独行踽踽歌靡恃。勃苏

复楚有未能，狐庸事吴不屑以；将与轩皇备应龙，岂为蚩尤作工倕（作上声）！况他雨泽不霈施，使人炎火长秉畀；虞侯何止守薪蒸，崦嵫且遍征斫砥。哀嗷鸿雁无泽逃，取子鸛鶒有室毁；箝余蟹足汝戏嬉，攘我牛田彼疆理。警吏穿房长肆威，催科闯户且攘臂；籍没田园不可堪（供赋，民本不敢后。自总府有没田之令，民尚未知；偶有稍后期到者，吏即不收，将该田发官卖），扰伤市狱更已矣（余前有「入市所见」诗可考；市如此，狱可知）。保甲横施何足言，殴挞乱加尤莫比；法律神明中外同，独至台湾法妄抵。此间言论不自由，口尚须缄况敢指！阜财无处挹南薰，噍杀时来惊北鄙；曩年屠戮焚山林，至今遍地生荆杞！偶陈一二足心酸，欲说万千难口使。有时种树实摇根，恰似从禽辄破觜；我与■〈虫羴〉苏判薰莸，彼于燕虱殊悲喜。方今海宇正纷争，衣裳溷在干戈里；芦中有士徒激昂，朝右无人空诺唯！方望十年或转移，不图两纪犹如此；孰填冤石拔愚山，孰洒神灰止祸水！东南裨海既已枯，西北漏天岂无圯！不能轩舞愧庞然，每有跳梁输蕞尔（原「耳」字，复；古亦有之。此用东坡次正辅韵，改「桎」作「桎」字之例）。朝鲜已入不羹封，越裳殆绝庭坚祀；矧兹海岛土一拳，流沙黑水同司彘。汉家既任珠崖沦，扶余岂易虬髯起；中土着鞭让人先，伊川被发哀吾始！我生十载早埋尘，再坠劫中心早死；既睹时艰足蒿目，每闻时事辄塞耳。有怀中夜即抚膺，如跛寻履眇寻视；能将东学心求真，岂觉西方法独美！汉、唐再世威万方，汤、武一朝兴百里；莫嗤邹衍幻天谈，不见种蠡湔国耻！闻君有志欲兴华，君倘能行世能俟；要知外学有金沙，须待吾人抉渣滓。翘首东望海泱泱，富士山头峰齿齿；一、二畸人时往来，扶桑气到南溟紫。我在紫桑采菊英，时哦楚骚搴泽芷；门内无声地无尘，壁上有图床有史。安得复遇素心人，闲把「南华」谈畏垒！

书次儿■〈虫羴〉十四岁所作史论后

时势变迁一至此，读书今已无种子；仁义道德等籋籥，粪土「五经」、「廿四史」。吾儿闭门读典坟，吾与汝作羲皇人；世风不染欧、非、美，时事遑知魏、晋、秦！姑从故纸讨生活，三国、六朝最樛葛；英雄竖子一刹那，氏、羯、匈奴况豪末！汝幼读书慧眼悬，他时见异勿思迁！经济訏谟获机括，新法西学皆蹄筌。此间教人限等级，有如蛄■〈虫羴〉宝丸粒；吾家幸不随步趋，汝辈惟当安诵习！闻道中原大改更，用夷入夏日勾萌；不信秦嬴遗祸火，至今商、洛发儒坑。我自不求同时世，授汝一经为一艺；仕夷早已鄙刘殷，猾夏今更轻后羿。屈指于今十八秋，阅人阅世真蜉蝣；河山百战蛮蜗角，寰海千邦楚沐猴。人才今生殊抑塞，有如黄杨当闰厄；苏轼愿儿为八慈，陶潜训子望三益！海外方今禁读书，乃公将史作菑畲；治身、治世知治乱，一编何止伴闲居！

过彰化废公园感赋

古榕寥落杂枯树，喷地一泉自东注；泉间茅舍覆僵石，水外疏杨当狭路。野鸟时时啼向人，园林无主飞灰尘；到处病藜成瘦腊，入围荒草溷残茵。游人来往悲邱壑，梧桐脱皮筠脱箨；两部曾无给廩蛙，一庭岂有乘轩鹤！年来我过东郭门，郭外人家半空村；郭内人家半旷原，破碎门墙鸟雀喧。其他凋零不可道，其故环怪良可言！自从事事效欧、美，街衢方罨划井里；游吉毁家为当途，晏婴徙宅因近市（台中毁折四次，彰化亦有二次）。即看此地辟游场，小害亦同花石纲；一草一木尽民力，有台有观皆民房。谬云此事同民乐，一夫为乐万夫哭；黔首家家戴覆盆，金钱日日填卢谷。有人蒙羞像范铜（台湾百孔千疮之税，多自民政长后藤新平为之。其人以此锡男爵，游御园，赐入华族。然其铜像在台地各公园者，尚伸手作索钱状也），民膏民血涂身红；此闻差喜无此像，可怜尚带东洋风！就中园景方增筑，已无佳处豁心目；况当官署纷奕棋（台地初设辨务署，旋改县、厅；旋废县存厅，旋废合各厅），不免童山随翻覆。如今山水已邱墟，纤风缺月亦无余；园中不见三分竹，园外空过独辇车。

有感书臆

平生豪气未一唾，蓦地惊人乾坤破；胸中五狱何时平，囊里一锥已先挫。忆昔少年意气奇，赤手欲缚蛟鼉螭；潜移岱华翻大海，旦夕饮马东溟池。区区心事托毫素，贾生万言、曹七步；厥词一放走轰霆，并并二豪惊顾兔。琳琅蚀月千明珠，翕霞九尺珊瑚株；沈埋黄土一千丈，犹与丰城剑气俱。一朝海水湮阳谷，方壶沦入鲸鱼腹；娲皇竟断六鳌维，龙母坐看万蛟哭！此时惨甚幽九渊，倏忽星周二十年；玄黄有血膏原野，冥漠无知怨昊天！我比荏枝漫猗傫，寒暑如邮日如火；久拚斯世混侏荒，岂与外人为蜾蠃！却叹樗材寿此身，千秋万古一微尘；未来衰老病死苦，先是支离臃肿人。人生末路竟如此，不作龙头作狗尾；纵教扬子传「太玄」，已似马公成腐史！

役夫行

役夫之征，遍全台。南北尽处，由海输送于花莲港，以挽輜重入山；近中各处，由陆输送于埔里社，而挽輜重入合欢山，或兼凿路。自今年（甲寅）四月始，不数日而迭输人夫，每番一甲数人行。其不能行者，敛金以贖行者。每一夫行，百物取具各甲，必费数十金，多有死者。盖剿番之累如此。

瘴气蒸成万峰赤，悬崖洒遍猩血色；深箐万古无人行，只今道路开荆棘。路在千山、万山中，壑深无底涵虚空；藤萝尚带洪荒气，炮火横施开凿工。开凿未已驱人上，征夫前泣后夫望；手足作车戾作轮，狞雨盲风催转饷。热气烁人成乳饴，冷气中人成僵尸，毒湿渍人为腐脾；天惊地塌雷霆起，复有破石堕空糜驱肌。昔日中华全盛时，讨番役人人不知；黄金布地士争赴，岂与今日驱

人供熊罢！兵卒三千夫十万，中央南北搜罗遍；弱者输赀壮输身，迭番践更急于电。闻道溪中产水晶，复企山中生金英；可怜膏血换空地一寸，茸茸原野万骨撑！长林一过无日暖，危峰再去有冰块；五月穿裘困雪山，万夫痛涕至天晦。问渠于此何不逃？渠言无处匿蓬蒿；商鞅保甲诛连生，惠卿手实吹毫毛！呜呼閭閻何事求安堵，此间法比连环弩；吉网罗钳匪所思，虎苛蛇敛不堪睹！相逢尽觉无人形，山头日作青磷青；莫怨灾星散平地，试看炮雨穿林冥！

剿番行

台湾前清归顺之番，已过三分之二。所未归顺余番，佐久间总督请以五年平之；今其季也。议院因其未成功，不许再展年限，故今年锐欲攻击中路诸番。台湾以中路入埔社之山为最广，而库鲁句番者——日本所谓太鲁阁番又处深山之深，故其施工较难，而军民之困如此。

山獠穷居深山中，亘古不与秦人通；重重叠嶂云烟阻，缈缈危峦霜雪封。生聚虽如三焚众，杀锋未似五溪凶。如何下策用火攻，西海直侵东海东；不比牂牁下庄蹻，岂同巴蜀通唐蒙！忆昔汉家天子诏，划将瓯脱为边徼；侏儒有语安耕猎，烽燧无煇封岭峽。南北輶蛮虽棱威，中央靡莫未原燎。长与深林养鹿茸，何事将军夸■〈票鸟〉鹞！乃今穷兵踏■〈乔元〉■〈虚亢〉，炮火所飞狐狸叫。重崖阴阴无日曜，滚滚溪流石陡峭。暑寒不时风■〈穴上叫下〉窸，冰块纷纷随潦漂。役夫开道身虺隤，兵士重毡镜远眺；酒保投师收厚利，台人号啕倭人笑！台人久作釜中鱼，生番、熟番奚安居！耕地一蹂无秭粒，山庐一火无簠簋；番人逃窜成猿狙，山中来往随豪猪。可怜千炮深箐溜，顿使三危众骨殖！回视番巢万蚁垤，一朝如蚁遭扫穴；白石苔封苦役骸，青山瀑泻藤猺血。花莲港与合欢山，两军遥举互包截；东西战队未双连，南北挽输劳九折。寄言番妇莫冤啼，嗟我周黎亦靡孑！

题次儿樵诗文集

怪汝作诗如作画，笔扫风云驱百怪；爱汝作文如作诗，潘江、陆海有余漪。郑虔名成老画师，传作未见垂当时；王维有画兼有诗，绝妙未见兼文词。古人专精在一艺，不尚夸多尚传世；画虎一事尚无成，鼯鼠五能亦俱赘。吾儿可有兼人才，行年十四、十五才；天赋汝能天稟粹，天富汝年天骨开。儿乎多能吾所许，儿乎未艺吾不与；文章要须气节高，文学尤须经济举。乱世人才安足多，扣牛甯戚徒悲歌！台海波涛今漆黑，中华世界方蹉跎。吾今与汝守蓬蓠，吾老一任东隅失；望汝怀器伏人间，或□扶桑作晓日！

乙卯重午

五月五日吊屈原，六日又当吊台湾；台岛此日蛟螭蟠，户三百万海漫漫。海底残魂招不起，三百万人同日死；髑髅髹髹郁嵯峨，虎狼戛戛磨牙齿。彼一

人些千古伤，全台奈何不断肠！羌沈江兮羌沈海，黑风毒浪鱼龙僵。昨夜雷门擂大鼓，獐羊■〈足 敝〉■〈足 薛〉商羊舞；灯火煌煌黎邱市，旌旗宰宰修罗府。

痛断发

我生局蹐何不辰，垂老乃为断发民！披发欲向中华去，海水黑波粼粼。天为穹庐海为壑，桃源路绝秦中秦。况是中华亦久变，发短更甚胡中人，吴绳虽约难为纶，且留尺寸来反唇，国人姗笑倭人瞋。我生于世一微尘，我头一发回千钧。科头违世廿载匀，戴之如山五十春；垂之亦自嫌剌剌，断之夫岂能彬彬！山鬼怱剑躡余后，曦汝阳阿归陶甄；在笄可怜断尾凤，遯荒须跨无角麟。托迹伊川昆吾野，苍浪种种嗟沈湮！冲冠此际无轮菌，惭颜懒被华阳巾；惟有晋时无颜哈，称是头颅堪同寅。古者有罪科城旦，维髡与箠为一伦；穆生不设醴酒醇，吾不能去空嶙峋。屈原散发遵枉渚，吾将骚首问苍旻！

蓄发诗

不欧、不亚亦不倭（余为不今、不古编髻），我发虽短未娉婷；我头不与人同科，可屈、可伸奈我何！垂垂渐觉成盘螺，有如玉山长嘉禾；不似童山空峨峨。随俗不随乡人雉，老子头颅聊自摩；任人讪笑语言讹，闭门缩颈甘藏窝。道逢狞吏掩而过，抱璧相如避廉颇；自笑杨朱为一毛，有惭肤挠与目逃！几茎衰发奚坚牢，如斯时世须铺糟；但余未能从时髦，耄矣老夫爱皤皤。

• 五言今体

岛上本事四首

登临感赋二首

山后即事二首

岛上

海上

剧新百一诗

岛咏二首

内山

又内山

大墩即事

束梅樵三首

港口望帆船

送客上海三首

番山近事四首

风空岭即景

大墩公园杂咏十二首（选七）

岛上本事四首

见说江南好，谁知海外奇！一天环一岛，万嶂碧琉璃。
海外更无海，山中复有山；鹿麋千岁角，松树万年斑。
年来沧海浅，津路亦生桑；万点鲛人泪，明珠夜不光！
不道深山里，更扬大海尘；烂柯秦地客，煮石葛天民。

登临感赋二首

寥落八闽路，萧条大海东；秦余人物痛，汉外河山空！地已中华尽，时犹故国风；武陵不可见，鸡犬亦难同。

海上山长在，人间世已非；中原天万里，远地日孤晖。水阔闻鲸吼，云遥羡鸟归；不堪搔首处，风景尚霏霏。

山后即事二首

处处箐篁密，人番溷错居；鹿场秋出猎，蛟岛夜停渔。月大青山近，星稀碧海虚；忽惊峰嶂赤，烧火起箴烟。

猎户连丁灶，藤寮石火敲；蒸林樟出脑，炼水角成胶。熊爪惊穿树，麋茸逐解苞；凶番雕面见，颅骨满居巢。

岛上

岛上事萧萧，重关阻客轺；云封闽海雨，水落浙江潮。淡菜高丽脆，樱花日本娇。谁营南北路，十载始通桥？

海上

海上人何在？乾坤信渺然！沧桑澎岛路，风雨晋江天；未尽庚申世，旋周甲乙年。寰瀛今已隘，沦落竟华巅！

剧新百一诗

新口言难罄，聊为举一隅；岂能鱼漏网，长觉雉离罟。天地空亭毒，江山等弃繯；閭阎虚盖藏，郊邑伏萑苻。律例繁兼猛，生谋有若无；千方图悉索，百末责均输。抑勒将刑迫，吹求藉势驱；削腴吞弱肉，征榷尽锱铢。铸鼎欺编户，怀琛罪匹夫；明征同冠夺，暗取似穿窬。豢吏专苛敛，供军厉急需；虞衡山作贡，盐府海为枯。酒务重重酷，糖园处处租。一朝开市里，万井变官途；金币难三品，权量锢五都。风云惊发号，雷火骇严符。暮令朝旋改，前科后顿殊。衣冠皆獍狍，逻视总貔貅；侦伺穷幽隐，公私肆觊觎。死亡因细薄，陷溺在须臾；日日遭鞭撻，家家苦役徒。深文真刻酷，善政益模糊。检疫寒骨侵，焚尸痛切肤！牛羊登册籍，鸡犬禁逋逃！灾害伊谁恤？烦冤底处呼！秉威官长暴，立宪下民愚。黑界盆中戴，黎元机上屠；锄夷难苟免，波累惨追捕！连坐商鞅重，坑降白起麤；杀机深北鄙，种类落东胡。耆旧沦舆皂，农工比隶奴

；低徊思曩昔，■〈彳光〉佛隔黄、虞！

岛咏二首

孤岛云烟异，戎风丧海邦；西航无两粤，东载失三江。鱼鸟魂难定，蛟龙气不降；家家空汉腊，久矣语言咙。

骍杀及狺獠，深山亦劫尘；禽残桑下雉，猕尽郭东■〈麦兔〉。洞穴无安土，穷荒有剧秦；时时枪炮震，知是剿番民。

内山

古径行踪少，纵横开野花；翻山无■〈豸奈〉洞，汲水有人家。万灶烟蒸脑（樟脑），千棚地种茶；谁能筹本计，僻壤教桑麻！

又内山

再入深箐去，穷荒似鬼门；山熊推树倒，野豕触人奔。颅骨供神社，藤皮结■〈豸奈〉村；蝮蛇当径立，过客有惊魂！

大墩即事

偶向球场过，消闲兴不虚。电传千里话，风走独轮车。市卖高丽菜，船来日本鱼。插标农圃里，倭客课耕畲。

柬梅樵三首

梅樵近住浮景庄，偶到南北投，拟作「乌溪曲」、「焰山歌」，故诗柬及之。

闻君向南投，曾过北投宿；试从鹿水头，一续「乌溪曲」。

君有渭城诗，合饮宜城酒；月下请高歌，焰峰九十九。

昨日扣柴门，相对语言温；一别何时见，夕阳浮景村！

港口望帆船

港浦水迢迢，帆樯久寂寥；云迷瓠越路，岸断广州潮。闽舶空来往，倭关阻贩消。微茫烟霭外，况见海门焦（俗谓港之残者，曰焦）。

送客上海三首

君向淞江去，江东月正明；回头闽海外，无限乱云生。

一水入东吴，吴中旧有都；武昌鱼味好，莫羨四腮鲈！

地是中原迹，居偏外国环；华夷人语杂，未是好家山。

番山近事四首

五月行军日，輜夫处处征；险逾穿大漠，役似筑长城。爆石冬雷迅，危峦夏雪盈；战云深树里，凄绝鼓鼙声！

地绝东海东，安营燹爨中；乱山千甲坐，险道五丁攻。蜀劔蒸人瓮，辽■〈羊邑〉啸鬼雄；合欢峰顶望，瘴雨日蒙蒙。

日日起烽烟，蛮山欲触天；军无诸葛鼓，费有贰师钱。万垤遭焚蚁，千峰

叹站鸢；驱人牛马走，挽运到霜巅。

惨戚内番山，藤笏亦血斑；鏖兵深壑暗，放炮乱峰殷。逃死林箐里，余生雪窟间。困穷时出斗，军气落凶蛮。

风空岭即景

水远明于镜，山多拱若城；浊溪双峡雨，石瀑万峰声。

大墩公园杂咏十二首（选七）

行行去市闾，苍苍花木环；东来最佳处，墙外有青山。

前池浮荇藻，后槛倚芙蓉；临水知鱼乐，无人可比鱼。

透漏澎湖石，矮矮江户花；园角旗亭近，东洋卖酒家。

朝见东洋娘，暮见东洋娘；看花高髻集，掠水翠裙扬。

催敲来种花，千株万株列；白是千人脂，红是万家血。

海山榷酤多，游兴何须惜！金钱不翼飞，只此留微迹。

缺堵衔山月，危樯出电星；街衢连苑里，一线电光青。

• 七言今体

送李君雅歆观东洋博物会

秋日即景二首（选一）

偶咏二首（选一）

自咏

见「琉球图」感作

偶书付垦荒日本人

书近日市况

近事三首

屿上即景二首（选一）

送浙客绝句四首（选二）

自叹

斋中即景

送许都司母出殡

闲居即事五首（选二）

前月诸罗斗六地方山崩川走，沿及全台，地震连月不止，再为悼赋七律

咏盐

咏饴

咏酒

咏烟

春兴

漫与

台湾即事

见台湾保甲连坐法感题

送客归湖北不果二首

新学丛志馆来征诗，为及编辑李君

秋日感怀四首（选二）

冲西即事二首

题杜友绍画梅

大墩晓起三首

寄讯友人自台北城移居淡水尾

日本游士索诗即赠

闲居偶咏二首

过彰化东郭废公园感赋八首（选六）

夏雨即事六首（选一）

酒市四首，同次儿作（选二）

中东感事四首

迟暮感伤

过狮子岭，俯视浊水溪即事

厉行断发散足事感咏

逃剪发感咏

再为厉行断发

时俗尚新制感赋

五十感伤四首（选二）

送李君雅歆观东洋博物会

冲风一櫂出东溟，爇木溟桑拂杳冥；蠃贝晓浮三岛白，鱼龙夕吼万山青。
珊瑚网得同珠海，广乐张来似洞庭。我欲与君分路去，他时慷慨上新亭！

秋日即景二首（选一）

秋风飒飒路萧萧，千里津梁一线遥；野燎明虚霜后猎（台湾自改隶后，非纳重税、给符信，不能置枪出猎；故猎者日少），烟船暗泊港边潮。拂云楼阁琉璃海（近来洋式玻璃甚盛），如砺关山铁索桥（火车路，多铁桥）；毕竟何人铭坐领？西洲李特已寥寥。

偶咏二首（选一）

散诞人间百不宜，空山猿鸟有新知；欲寻泛宅浮家地，又是扬尘变海时。
谢朓口中惟饮酒，陆游梦里屡成诗；莫将枯槁嘲贫贱，再见河清世已迟！

自咏

本是人间一散仙，却曾游戏小壶天；无端海上鳌梁断，不近蓬山过十年。
见「琉球图」感作

鲸吞虎噬事长休，何日中邦系缀旒？卅载降王无处去，烟波数点望琉球！
偶书付垦荒日本人

剩水残山处处过，开阡辟陌报升科；可怜海上蓬莱岛，割去膏腴左股多！
书近日市况

寸丝粒黍随征榷，褚币如云散海台；一市人惊金气尽，梅根谁冶水衡来！
近事三首

更于何处好谋生，海外颠连莫可名！上市鱼盐三倍价，入关虾菜百般征。
西洋法网如蛛密，中国人曹比蚁轻；叹息天心公道少，两间苦乐不均平！

华屋邱墟一再经，此中民物日凋零；国家食货皆机陡，官法卫生半死刑
（卫生法数百条，犯者论违警罪）。行部趣耕无雨泽，敲门巡警有雷霆；鲁褒
爱作钱神论，清浊何须辨渭泾！

赋课刑书急似弦，可怜全岛万家烟！屠尸抛骸寻常事，簸土扬灰苦劫年。
平地险生人瓮鮓，闲居惊拔眼钉钱。沈酣若得中山酒，一醉还须百岁眠（扬灰
簸土，出尔朱荣故事。今日以疫死者，必焚烧其屋物；在医院死者，必剖剖
）。

屿上即景二首（选一）

骑危一望碧挣攲，沙觜涛头走怒洄；眺海云生红土岭，看山日挂绿萝窗。
颿风鲨艇趋澎澳（昔港深，渔海鲨以舟），驶浪乌艚上（闽船之名，黑色而大
）浙江。万里汪洋空极目，天涯何处认闽邦！

送浙客绝句四首（选二）

蓬壶万里已曾经，水浅南溟又北溟；何日海山携两袖，西风吹上落帆亭！
孤岛兵争似井陉，沈沦化外一周星；沼吴报越英雄事，说与蓬莱海客听。

自叹

烟涛万里接天流，身世沈沦守故邱；每度秋风增马齿，连年寒雪敝貂裘。
乾坤文物经三变（乙未、戊戌、庚子），海屋沧桑又一筹；若使中原计恢复
，儒衣愿换铁兜鍪！

斋中即景

四围风月一灯悬，帐里芙蓉（俗谓鸦片曰芙蓉）小洞天；邨架书堆群玉府
，皇图壁挂九州烟。东洋髹漆西洋绣，南海玻璃北海毡。又有巨文三万轴，自
家织锦胜湖川。

送许都司母出殡

故家今已等夷看，陵阜邱园墓道难；日晚北邙山下路，蒿歌空展汉衣冠（台湾政令：生死，须报官；葬地，须官许可，而不得自择葬地）！

闲居即事五首（选二）

大荒海外托纵横，寂寞人间气不平；宗炳空怀五岳志，潜夫未遂九州行。吟诗饮酒无他事，斫地谈天了一生；灯下萧然念身世，闲居四十二毛惊！

地走中原断不连，幽栖海澨与山边；小园庾信三竿竹，负郭苏秦二顷田。世乱消磨年少日，家居排遣劫中天。只今杜甫吟诗处，兵燹疮痍满目前。

前月诸罗斗六地方山崩川走，沿及全台，地震连月不止，再为悼赋七律
眼里山川渺一毫，飘摇大块失周遭；惊闻五竺飞孤鹜（去年印度地亦大震），惨见三躄断六鳌！尘劫重重添黑界，陆沈日日撼神皋；无量河畔洄沙数，人物于今有浪淘。

咏盐

纷纷粒粒总归官，鹺贾休思法网宽！海上年来谁煮雪？堆盘真作水晶看。

咏糖

糖霜出鼎当琼英，税敛重重百倍盈；悔杀繖山邹佛子，竟熬甘汁误苍生！

咏酒

一盏沾唇费十千，无人敢作醉中仙；小家大户皆征榷，惟有睡乡未税钱。

咏烟

家家爱吸淡芭菰，今日也同禁裔呼；空尽座中供客料，一筒檀管一葫芦（烟袋，多作葫芦形）。

春兴

浮生阅过似云浮，策蹇行春散暮愁；红树僧敲村寺磬，青山人倚酒家楼。兵戈乱后无朱户，故旧相逢有白头；凄绝园林花鸟路，东风如絮水如沍！

漫与

大荒以外煽风尘，岛上星槎绝问津；天堑早违天水赵，海东今作海西秦。衣冠卖药朝鲜客，髡裸行歌日本人；我自溷栖佣保里，莫将身比葛、怀民！

台湾即事

风俗年来杂獫狁，市楼蜃气幻吹嘘；半空电传催邮传，平地飞车挟火车。硗确河山穿凿苦，角尖蛮触战争虚。海南民力今凋尽，兵疫如何未劫除！

见台湾保甲连坐法感题

是时再编立保甲法五十余条，皆系轻微之事而罚金数十以上、数百以下。一家犯法，罪及一甲十余家。其法系由日官杜撰，而强令百姓盖印，托为民间自治法云。

商鞅死后无罪魁，今见东邦炆死灰；秦法每甘骈戮尽，苗刑又见罚鍰来。

朱儒处处埋坑坎，乌鬼家家养祸胎（「人语朱儒」，陆诗句也。乌鬼，杜诗注：一作姜神，一作豕也。盖放牛羊犬豕于路者，亦立有罚鍰法云）。竟岛拌将人物敝，鸡栖连栅不须哀！

送客归湖北不果二首

西望沧波万里长，大江欲櫂路茫茫；海东无限萧疏柳，不送离愁到武昌。
黄鹄山头底处乡？朝来将酒慰离觞；八闽咫尺犹难渡，何况襄阳与汉阳！
新学丛志馆来征诗，为及编辑李君

学问今征外九州，象胥蛮隶一兼收；奇肱国送飞车至，深目人乘电驭游。
黑白黄红新族谱，亚、欧、非、美秘阳秋。从兹刮眼看高论，陆贾潜夫在校雠。

秋日感怀四首（选二）

夙愿乘风出请缨，江山何处卓龙旌？晾鹰辽塞云无色，饮马长城水有声。
安得楼兰惊介子？可怜海岛遁逢萌！霜天灯下萧条坐，万卷当前气不平。

大荒海外更东荒，风急天高碧浪长；日日编愁遵枉渚，年年曦发近扶桑！
有怀掷帛游关内，无路乘槎过日傍。最是不堪登望处，神州时欲起红羊！

冲西即事二首

西望汪洋万里遥，不堪人事日萧条；千家鱼市归枯肆，百顷盐田壅晚潮
（鹿港因设水产组合，渔家大苦剥削；置盐田，遂多水害）。关吏例苛难出海，
估船税苦尽停桡。只应飞渡施神术，鞭石驱羊去作桥。

一层潮汐一层高，枯港回沙起怒涛；鸦背夕阳空万瓦，鸭头春水断三篙
（鹿港关税既高，店肆日荒，旧津渡亦涸）。难来闽布况吴布，岂有江艘与广艘！
从此津梁无利涉，环山蔽海更添牢。

题杜友绍画梅

天然高格印窗纱，墨蹟淋漓瘦影斜；忆昔骑驴山驿路，雪中三见汝开花。
孤山有梦即家乡，鹤骨虬枝雪月傍；我比林逋疏更嬾，爱君疏影当闻香。

大墩晓起三首

靄靄天光云气低，一钩银色月流西；朦胧街树无人语，四野乱鸣日本鸡。

败檐新廨（时遭风害之后）四玲珑，断续街衢掠晓风；洋式楼房昏似墨，
乳鸦啼破月明中。

认得倭居户未开，满天露显球场埃；旅人未觉飞车过，五夜惊雷入梦来。

寄讯友人自台北城移居淡水尾

达士襟怀信不虚·江山随地是吾庐；王维辋水临川墅，潘岳河阳背郭居。
千里琴樽千日酒，一房花木一床书。遥知淡水兰溪上，风月烟波结比邻。

日本游士索诗即赠

波急云昏大海滨，征徭已编武陵津；故山人物沦欧、美，此地桑麻记晋、秦。三岛谁登君子国？一身独作葛天民。赤间关路休归去，恐与时趋隔两尘！

闲居偶咏二首

蒿目时艰百不宜，襄阳休醉习家池；琴高鱼长输租重，支遁鹤多困米饥。裨海有关难泛宅，商山无路可寻芝；闭门聊作羲皇侣，长与陶潜伴菊篱。

僻处逍遥自一时，世途不复问安危；鹅黄蕉叶浮杯酒，鱼鳢桃花下钓丝。白雪如山怜鬓发，茗华似水监须眉。风云花月俱多事，惟有泉声和咏诗。

过彰化东郭废公园感赋八首（选六）

四面烟山四面风，半池亭榭尚玲珑；当年城郭成芜苑，不见花开柳市东（城今折尽，惟存城楼；半里外，旧市尚无恙）。

僵石欹斜卧藓苔，春光无主野花开；园中惨绿高丽菜，时有穿城屐齿来。

风景依稀是白沙，毕逋今集海东鸦；夕阳未觉芜城恨，春去春来照落花（彰化本白沙地，故前有白沙书院）。

板屋圆穹倭式亭，无莺、无蝶有流萤；栋花落尽枞椰老，傍郭相思树树青

。

和草倭花蒔野山，胭脂到此亦无颜；倭娘来谱东洋曲，须唱青莲「菩萨蛮」。

无复看花载酒踪，三五倭人逐野蜂；凉露不知春色尽，露珠犹洒旧枞榕。

夏雨即事六首（选一）

征夫冒暑去无还，风雨如怜五岭蛮；驿电不知能递否？连天烽火在深山（时剿埔社山番，催充军夫万急）。

酒市四首，同次儿作（选二）

数钱姪女点牙筹，月地花天处处秋；今日醪醕征榷尽，襟痕无复满杭州。此地当年酗狗屠，倚门武负善藏沽；贯钱若向新丰去，再觅高阳旧醉徒。

中东感事四首

忆昔中原汉道恢，宸游直过琅琊台；海西白狄占星至，关上青牛望气来。益地图从王母送，受降城向武皇开。只今九叶思前事，无复经纶草昧才！

世界方今号「共和」，英雄才岂老瞒过！华夷糺杂衣冠尽，人物萧条制作多。玉牒空移秦历数，金瓯谁补汉山河！可怜海外珠崖郡，付与东荒作逝波！

血雨腥风处处流（时日方内外用兵，又与议院剧争加兵），蓬莱真个作蓬邱；万家痛哭仍苛虎，九海孤穷更聚鸠。罗掘一空兵不厌，怨仇交积主无忧；管宁穿榻辽东地，懒把余生计去留。

兵气漫天日月昏，深山大泽亦风云；凯旋酒犒花门队，麇杀戈来板輅车（剿番方奏凯，而番害旋大起）。麋鹿毁胎方扫穴，貔貅见馘忽亡群。洞黎亦

有梟雄輩，請與中原猛士聞！

迟暮感伤

物換星移又几時，蒼茫天地欲何之？半生嘗盡愁千斛，萬事消除酒一卮。
荊棘欹危台北路，江山孤憤劍南詩！桑田滄海渾無賴，苒楚雖華未有知。

过狮子岭，俯视浊水溪即事

濁流、獅嶺兩峻嶒，鐵軌風馳路幾層；冒險車從牛峽入，援高人怕虎牢登。
一溪水挾千龍去，兩岸山如萬馬騰；最好客程峰頂駐，亂蟬聲里畫眉鷹。

厉行断散发足事感咏

是何世界任戕殘，警吏施威六月寒；削足妄思求適屨，髡頭謬說慶彈冠。
時無美鬢人人鬻，家有金蓮步步難。癸女丁男顛倒甚，此間奚事不心酸！

逃剪发感咏

穆生久惧楚人箝，藏尾藏头二纪淹；发短忽惊城旦酷，令轻犹比路灰严。
山中夏馥絨須去，稷下淳于努目瞻；匿迹时将形影问，余颇何术葆鬢髥！

再为厉行断发

長嘆無天可避秦，中華遠海總蒙塵！本為海島埋頭客，更變伊川被髮人。
愧與伍間儉父輩，錯成廿載寓公身。江湖滿地供樗散，不數禪中虬虱臣。

时俗尚新制感赋

倭制衣冠短发裁，喜欢生面一朝开；岂知此是无颜哈，我辈如何戴得来！

五十感伤四首（选二）

身世飄飄不系舟，茫茫大海任浮游；銷磨豪氣三千劫，齷齪年華五十秋。
塵界不夷兼不夏，人間呼馬又呼牛；此時荷到劉伶鍤，萬斛醇醪豈解憂！

蒼天倏與人俱老，蓬島還須恨作城；失足儒坑長有愧，埋頭蠻海總無聲！
！豪懷忽忽千秋去，壯淚汪汪萬頃傾。五十年光歸一瞬，何圖斷送此浮生！

●诗选（四）

词

• 词 •

意难忘

凄凉调

丑奴儿慢

• 意难忘（丙申十二月二十夜）

感事

感怀

感事

一夢黃梁，看世情似水，斷盡人腸；江山余瑣屑，雲物換蒼茫。天黯黯

，海浪浪，是黑劫红羊。最不堪，故乡花草，都付斜阳。□中原举目凄凉，问伊谁破碎，失却金汤？回头非锦绣，转瞬见沧桑！尘扰扰，事忙忙，岂电火流光！叹此生，蓬莱已隔，又作伶荒！

感怀（二十一夜）

剩水残山，只斜阳一角，多少蜗蛮；马嘶金谷树，车断穆陵关。沧海外，软尘间，谁似我闲闲！不肖躯，人从溷迹，未是殷顽。年来泪作朱殷，回头思故国，望断刀鐏。天长浑似发，地缺竟成弯。时已去，鹤空还，有城郭阑珊。好男儿，鬓眉镜里，照见惭颜。

• 凄凉调（〔戊戌〕十二月二十六夜）

词纪近事，失于平质。盖时方头会箕敛，沿门挨户，无能免者；故不觉其言之直也。

何来轳辘！凄凉甚，人人似坐刀铍。不胜蒿目，谋生计尽，或歌或哭！洋氛怎恶，更沿户咆哮怒蹴；好无情，天魔部曲，者辈果鱼肉。试看城村路，老幼号啕，孰堪敲扑！市场最苦，到如今，局翻棋覆。莫忆当年，想黄金都填壑谷！谩逋逃，已是家家上簿录！

• 丑奴儿慢（二十七夜）

记事同上。

奇般异状，还是惊波骇浪。念当日，天愁云惨，又下魔王。釜里游鱼，那知一霎沸狂汤！催科为计，不须抚字，新法西洋。几处卖丝，几家卖谷，空自医疮。问何事，翻囊挐橐，簸稗扬糠？则见他来，峥嵘头角似饥狼；箠缙箕敛，有无力者，怎耐鐶铛！

● 诗选（五）

（附）八州诗草

• （附）八州诗草 •

将远游，在台北路作

过枋桥即景

鸡笼山遇雨，留宿颜君云年陋园

将游中华作

将泛海入中华作

登燕子矶

南岸十余里眺马当山，赋马当歌

入庐山十五首（选二）

自岳州巴江下水，破晓至武昌，望汉阳、入汉口即目

过遂平县

下车入偃师县，游嵩山不至

凭吊中牟台及古吹台

游大梁书院（清改二程书院，今作农业学校），观繁（音婆）台塔

徐城西访燕子楼二首

过临城，望抱犊山

姚村驿乘马车南过泗水向孔林，宿曲阜城

登泰山四首（选二）

自泰安北返济南作

晏城过齐河县

自青龙岭逾长城，登八达岭放歌

舟泛大海作

游灵隐山寺，观飞来峰、探峰洞，步各亭涧；入寺后，登北高峰；次韬光庵，观江海及湖二十韵

杭郡登吴山巅，凭吊宋大内放歌

葛岭洪忠宣庙留题

西湖杂咏六首（选三）

过钱清江即事

登会稽山，拜禹王庙；上谒禹陵，观窆亭、访菲泉；再游禹王寺、探禹穴，转出陵坊；至山庭，读岫嵎碑三十韵

瑞安李茂才叔誠相遇孤山寺，酷爱余诗文集；邀游鴈宕，愿为东道主。余以远游历半载，方自会稽还，未得如愿；赋此为后游之券

自闽海入闽江作

游华归后偶得四首（选二）

• 将远游，在台北路作

我家傍海隅，常闻风涛作。去山二十里，不见青山壑；有时见山容，足已涉城郭。此行向中华，万山将笼络；不图台北路，群峰先崿崿。有如赴汪洋，河伯先海若。路出香山间，海山俱寥廓；四水望西流，连山自东落。山水交濛濛，红尘供插脚；我车风雷驰，我神尻轮跃。一出鸡笼山，一身脱尘缚；俯仰洪渡中，天地入冥漠。

• 过枋桥即景

北地枋桥似板桥，江村风景草迢迢；残山剩水楼台外，金粉人家可淡描。

• 鸡笼山遇雨，留宿颜君云年陋园

风雨四山来，山外开曙色；潮声吼如雷，海上犹深黑。雨止风怒号，风鸣雨淅淅；开门望曙光，巨灯悬竿侧。电气逼人青，林烟散天碧；我为候船来

，望之心怵惕！赖有贤主人，珍重慰羁□；远客夜不眠，毫光明满室。宗悫万里风，宗炳五岳屐；□去指顾间，虽老心未息。投笔潮鸡啼，海山忽四白。

• 将游中华作

将老再行迈，竟作万里游；此意同矍铄，恨无勲业酬！栖栖入□山，远与禽向俦。向禽亦何易，踪迹巢、许侔；尧、舜今已没，洪水自东流。我为乘桴客，翻向陆中浮；陆中诚阻艰，尚有桃源留。沧海浅更涸，巨鱼日吞舟；六鳌沈蓬山，一去不可求。我欲穷天阙，安得崑仑邱！中原轩辕都，胜蹟神禹州。乾坤虽莽莽，轨路自悠悠；列子御风行，域外期一周！

• 将泛海入中华作

颺轮发出东瀛东，台湾水与吴淞通；五岳三山禽庆志，五湖四海范蠡风。久闭岛上如樊笼，山水瑟瑟无欢惊；有树髡比湘君赭，有石血见秦鞭红。欲向方壶觅员峤，奈无黄平、乏赤松；放櫂沧溟游万里，此行或遇东王公。中原今已霸图空，龙蟠虎踞空匆匆；碧水千回留古蹟，青山一发余高踪。我从世外追温伯，有目不送南飞鸿；拌以双屐踏万里，一蹶岱顶登高嵩。昂头缈缈白云峰，手撷仙人青芙蓉。归来袖里乾坤大，游筇且化葛陂龙。

• 登燕子矶

渺然临大江，凌空欲飞去；洪流挟长峰，千里一蹲踞。江左几兴衰，陈迹自何处？今日乌龙山，昔时五马渡。夷吾幕府起江东，今见翠微纷无数；燕子洲兆燕棣祥，傅翼来自燕山路。从此一江内外分（自生此洲，内江日浅；行帆外江，始行轮舟），沧桑陵谷俱非故；三国六朝事已空，两淮四辅谁为固！水龙岸虎来石头，司马佛狸竞瓜步；几时不以天堑鸣，江心出没惟乌兔。此矶不比采石矶，亦不可比金、焦与北固；昂然邀得翠华临，山水盛名亦虚傅。矶上右顾黄天荡，矶左远顾乌江戍；千古江山大战事，尽供此水东流注。一拳石觜闲徘徊，烟水茫茫望中赴；回头欲入观音门，夕阳斜挂江边树。

• 南岸十余里眺马当山，赋马当歌（乙丑六月二十一日）

水莫如吕梁，山莫若太行；兼二妙之山水，吾今果见诸马当。马当峰拂高隼天，马当江蓄神龙渊；龙腾水怒火轮■〈〃欺〉，峰峰壁立云涛连。亘古屹立大江边，长江锁钥生寒烟。一矶、一矶拥水圆，一落千寻地轴穿；涵潏江流供插脚，轮菌庐阜疑并肩。江水西来九派大，山翠东流万派外；颇怪酈生「水经」疏，叙山不与马当会。我闻马当山，风送王子安；我来愿将一帆借，愧无雄词滕王高阁攀！顺风直向鄱湖口，湖水入江山为走；彭泽县西山色分，望见小孤犹回首。

• 入庐山十五首（选二）

背后负青山，当面对平筱；虽盘庐山底，仍出众山表。隐隐苍碧间，禅房

出树杪；古寺号「栖贤」，临流见幽窈。涧水天上来，转觉瞿塘小；苏公拟三峡，三峡谁多少！阴沈至渊潭，神龙起昏晓；寺前五老峰，远远闻啼鸟。我从海上来，爱此红尘杳。既过涧中桥，无限清浪遶；复饮招阮泉，秋风双袂裊。

自入庐山来，众山纷磅礴；日月藏岩阿，风云出邱壑。神灵所宅都，江湖为缠络；兹山诚南岳，可以兼衡、霍。包孕百山川，巍峰起窈谷；一罅一山开，各有新面目。阴阳负两郡，岷嶓归一曲；我行在觚弦，大千见粒粟。晦明山中央，乾坤为局促；欲揽山四陲，羗无巨灵足！

• 自岳州巴江下水，破晓至武昌，望汉阳、入汉口即目

驳赭满天天色紫，五云台阁天中起；继以海市虚无间，蜃楼复在空明里。凌霄万汇天机悬，火布水锦风轮旋；珊瑚玳瑁万家饰，虹栈星房九气鲜。江光烂漫群龙戏，乃是千舟万舟至；鬣鬣三湘七泽天，缤纷四海五湖地。汉阳、武昌夹岸长，东西南北控中央；安得江神一起鞭石梁，联络二十二省成一疆，朝轶大秦、暮扶桑！呜呼我歌未罢开曙光，天苍苍兮江茫茫；愿乘槎兮出大荒！

• 过遂平县

自过信阳来，景物殊眈眈；河南比鄂南，风土判良桮，遂平房子国，周衰迁于楚；中原若无人，鲸吞无所阻。唐时平淮西，易名遂千古；城西嵯岈山，战场今莽卤。谁知五日间，此地复焦土（余过后四日，土匪窜至，全城为墟）！强寇回霍邱，处处惊鼙鼓；俯仰天地非，人民入力俎。呜呼十余年，水火民何苦！

• 下车入偃师县，游嵩山不至

北望首阳山，今有夷、齐祀；南入偃师城，古为汤亳里。帝尝所旧都，周王所东履；如何同莒、邾，大无三百雉！我向中逵行，不见繁昌市；田横刎此乡，其地尚可指。伊水入洛河，在此如江汜；我欲游嵩山，城边聊徙倚。望见太室容，忽焉风尘起；中路多萑苻，踟蹰不能已！风静山逾明，欲就心如矢。闻说二室间，三十六峰里；选胜而骋奇，峰峰天中峙。甚喜山有灵，惜哉车无轂！况是涉坎艰，爰作临崖止。

• 凭吊中牟台及古吹台

袁、曹战时垒，云是中牟台；师旷留遗蹟，歌风有余哀。田丰祠已矣，楚氛安在哉！我过朔风生，南风竟不来；古邱不可见，一路见蒿莱。

• 游大梁书院（清改二程书院，今作农业学校），观繁（音婆）台塔

远对夷门城，近对禹王阁；大梁书院中，浮图压东郭。可有塔上铃，和答院中铎？窸窣白云归，日暮栖鸦鹊。师旷君子人，伊川圣者作；列仙去不回，斯台空寄托！

• 徐城西访燕子楼二首

葳蕤锁落已千秋，当日无人燕燕愁；被冷香消霜月夜，我来无梦亦登楼（东坡有「梦盼盼」词）。

白杨红粉久成灰（本白诗意），我向城西访古回；太息岳阳鸿雁尽（本关盼盼诗意），楼头燕子不归来！

• 过临城，望抱犊山

遥望抱犊山，下有豹子谷；昔为隐者居，今聚绿林族。山中豪客多，虎头飞食肉；无地安渔樵，何处筹耕牧！嗟乎平地间，长蛇常起陆；况夫荒荒山，能无从莽伏！连绵有峰峦，迢递似平麓；远视目力穷，近无镜光缩。路与峰县通，轨辙分横幅；北向滕、薛都，风轮去何速！

• 姚村驿乘马车南过泗水向孔林，宿曲阜城

圣道日榛芜，孔路亦已荒；沙尘飞蔽天，日色为昏黄。我行八千里，来到泗水旁；秋冬水潦降，波澜何汪洋，想见横流世，难溯孔泽长！宣公泗渊滥，吴师泗上翔；此诚鲁壕塹，岂独圣津梁！一车驱两马，浮杠百步强；桥南见石路，桥下横野航。跋涉崎岖中，突见万古坊；汉柏参天地，鲁陵匹帝王。回首鲁公台，已至鲁城隍；信宿陋巷街，瞻见阙里墙。

• 登泰山四首（选二）

水行越沧海，陆行逾崤、函；日夜行万里，更披万仞岚。初上泰山北，复下泰山南；既入岱宗坊，步步起巉岩。登及岱盘九，峻甚华峰三；悬峰出天际，危峪入空嵌。忆我近嵩高；回轸向关、陕；车行山隧中，忘却成皋险。自入泰山来，险巘重重掩；一险方才过，一峰又当脸。回首视前峰，地底见一点。迢递三天门，万山没深崦；徘徊碧空中，白云为我敛。

庐阜有高峰，四溃皆奇特；灵境变幻间，一峰藏千亿。探奇心未餍，复到泰山侧；泰山层层高，别肇神仙域。直上五十盘，凌霄去不息；飞泉五千仞，山头惟一滴。满山柏戴云，悬磴松生石；秦、汉皆后来，云物万古积。石间对介邱，天府西东辟；绝顶蒙蒙间，青旻连青壁。真人御风行，去天不盈尺；俯视山半云，雷声出山腋。朝登日观峰，沧海扶桑色。

• 自泰安北返济南作

汶桥高里朔风声，岱顶归来历下行；清、济依然流泗水，泰山幸不隔长城！争桃乃有齐三士，辞币曾无鲁二生。游遍中原将北上，萧萧轮铁向燕京。

• 晏城过齐河县

黄河入大清，济水失青青；古曲传鸛鸽，西风野井亭。

• 自青龙岭逾长城，登八达岭放歌

阴山、祁连安在哉？我从绝顶登天台；万骑胡儿今不见，万山叠叠东西来。东望临榆负山海，西望恒岳飞尘埃；太行、蓟邱挟两腋，勾注井陉如累垓。

秦皇、汉武多边才，能隔大漠寻蓬莱；起自临洮至辽东，长城万里蒙恬开。高齐幽州事徘徊，缮治长城下口隈；我在岭头一俯视，荒荒莽莽红叶堆。南下倒马关，北上飞狐口；密云山如虎豹临，桑干河作龙蛇走。此岭嵯峨镇域中，插天疑有鬼神守；岭外大野浩茫茫，岭内连山峰陡陡。峰嶂虽逼天，陁谷若开牖，北门锁钥长在手。呜呼谁能从军赴沙碛，南北东西此枢纽！

• 舟泛大海作

放櫂大洋中，四见沧海色；长天入巨浸，或玄、或深黑。江南见混黄，台麓见绿碧；但是蹴风行，层层皆雪白。有时浪矗空，银雪三山积；平落洪浸间，隐隐黑龙脊。我乘艤舫游，不畏长鲸掷；谈笑轻波涛，昂头天咫尺。

• 游灵隐山寺，观飞来峰、探峰洞，步各亭涧；入寺后，登北高峰；次韬光庵，观江海及湖二十韵

环湖皆好山，最是灵隐秀；后矗北高峰，前结飞来窠。绕寺山水幽，■〈山截〉嶂山门右；山泉落琤琮，树根蟠透漏。闻道云雨兴，常有雷霆斗；涧声摇天风，瀑流出石溜。洞中一线天，天半百层岫；咫尺分乾坤，曲折现昏昼。行到冷泉亭，遍看云峰皱。入寺挹慧光，金身十丈馥；五百护尊者，重重如列宿。禅房云气多，经楼山岚凑。爰登寺后山，高峰凌霄宙；古树若飞龙，众石皆卧兽。徘徊四山低，南峰可俯就。复到观海亭，江海入袍袖。此行遍江南，湖山尽停留；此境良未逢，高奇兼秀透。山连上天竺，岭真古灵鹫；澹荡寺门前，湖光浮绮绣。

• 杭郡登吴山巔，凭吊宋大内放歌

湖东柳浪不闻莺，行行直入杭州城；城中江水阻湖水，吴山长作越山横。吴山下有第一泉，吴山上有第一峰；吴山旧入宋大内，亭台苑囿今何空！山头有石蛟龙举，山中无树凤凰处；禁籞曾传凤凰名，校场曾集龙虎旅（宋内校场在此）。自从北兵渡淮过，钱塘潮汐竟无波；九重云物红兜劫，一角湖山白雁歌。越中断送宋山河，吴山犹映销金窝。我到宋汴京，曾寻宋宫殿；艮岳、青城虽不存，龙阶黼坐依稀见。汴梁千载护朝门，潘、杨两湖仿畿甸。如何此地数百年，吴山莽莽寒烟遍！杭州况是锦绣乡，杭都运比汴都长；当日爱看天水碧，只今惟见夕阳黄！此山虽不峻，襟带美江山；钱江城南去，明湖城外环。不须强弩射潮水，大江入海不复还。江不还，湖不泻；我在山头望山下。云中大笑海陵王，空画吴峰来立马！

• 葛岭洪忠宣庙留题

忠贞气绕炼丹台，庙貌千秋葛岭开；鹤谶鹃声无限恨，龙髯马角有余哀！祀同浙水、吴山永，人自冰天雪窖来。可叹朝端苏属国，冷官亦惹桧枝猜（「叹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龙髯其莫逮，泪洒冰天」：本忠宣祭徽宗文

——亦作朱弁，盖二人同祭也。徽宗画鸛鹄，见「中兴书画录」）！

• 西湖杂咏六首（选三）

灵隐寺边观海亭，南峰登后北峰登；六桥烟柳三潭月，消受湖山得未曾？
湖上依然似画图，冬青树冷六陵芜；孤臣长占栖霞岭，宋代湖山半亩无！
西泠桥畔带垂杨，亭子孤坟送夕阳；虎阜真娘此苏小，苏、杭真个美人乡。

• 过钱清江即事

夜行钱清江，月光明如昼；顾望钱清堰，一钱谁消受！廉吏说刘公，汉时贤太守；一江留清名，遂觉钱塘陋。我携杖头钱，清风亦两袖；兼有月当头，不用一钱酌。较公为不廉，千山万壑收；中原山遍看，更愿浙东观。泛舟向会稽，江山若故旧。

• 登会稽山，拜禹王庙；上谒禹陵，观窆亭、访菲泉；再游禹王寺、探禹穴，转出陵坊；至山庭，读岫嵎碑三十韵

早年读「禹贡」，缅仰禹王功；八载释玄书，四海尽来同。稍长观史书，益慕禹王风；万里探禹穴，愿追太史公。不信年迟暮，始到会稽中。会稽水渺渺，会稽山隆隆；霏然下云雨，帝泽九州丰。余润及海外，岂独限浙东！我自海上来，中原见高嵩；曲阜拜孔子，兖州仰岱峰。遍访九河迹，无若神禹工。直北上燕京，颺轮出居庸；回舟下渤海，再度入吴淞。细考三江渚，亦为大禹通。于兹拜禹庙，岂为骋游踪！禹陵咸若亭，万古白云封；石壁菲饮泉，信乎俭德崇！窆石及古篆，卓立青芙蓉。绕陵列云树，叠嶂若长墉；陵下似家村，陵右穀神宫。泽比穀林尧塚远，不共苍梧舜塚终。时世谈神奇，万灵来朝宗；传说殿上梁，亦复化二龙。庙内苍水使，河精海若从。我再登禹寺，寺后穴蒙蒙；宛委所封处，疑有藏圭琮。尝想岫嵎碑，衡岳灵气钟；何年陪禹砌，古字玉珑璁。离离秦望山，斯篆邈难穷；南巡留盛典，禹颂传九重。

• 瑞安李茂才叔誠相遇孤山寺，酷爱余诗文集；邀游鴈宕，愿为东道主。余以远游历半载，方自会稽还，未得如愿；赋此为后游之券

浙江夙称山水窟，异境乃在温州湾；温州有客邀我游鴈宕，我魂已挂三十六峰间。身虽未到神先往，敢笑康乐山缘慳！或云灵峰七十七，中有天阙青云关。我今足迹半天下，名山亦半识其颜；其实胜处多未至，虽上会稽、未上天台山。即今偃蹇西湖里，湖上山灵仍未一一相往还。况乃龙湫从天下，岂易龙鼻（泉名；即雁宕峰）披云观！霞客一再寻鴈湖，峰头芜草赤波澜；灵运游踪所未发，永嘉閤奥诚难攀。我闽尚有武夷九曲胜，安得曲曲都向眉梢攒；放翁才到六曲止，晦庵地主空盘桓！君为雁宕作主人，主宾应尽名山欢；再把余诗展向鴈宕看！

• 自闽海入闽江作

海天一色云蓊腾，云开何乃见长城！长城非城千山青，中有山门五虎横。山门荡荡连海门，千回百折长江奔；中流江峡成海峡，束缚蛟龙留潮痕。潮来潮去山重叠，钱塘潮水不足论。舟人金牌、长门里，重重锁钥江海水；宛转亭头又馆头，罗星塔山连云起（自金牌门至罗星塔，皆港名）。我自东北历东南，港门无此青巉岩。大沽、黄浦剧深通，平原两岸蔑峰岚；山东海港有山险，长流难得长山掩。江心随处况有矶，岂比金、焦山两点！堪痛甲申边衅开，如此江山酿祸胎；兵备空传藏舰浦，洋氛竟及钓龙台！于今江面澄如练，马头、马尾（并江名）沧桑变；不堪回首念昔游，闽中山水依稀见。

• 游华归后偶得四首（选二）

吴、越、燕、齐、楚、豫山，一时看尽好山还；更从渤海来东海，闽峤千峰四顾间。

华夏清游剧半年，老怀负却好江天；秦淮河上、西湖里，不唤笙歌载酒船。

● 专著（一）

中西战纪

• 中西战纪

自序

华洋相隔数万里，英吉利处极西，其峡东八十里即法兰西，古罗马西境也。自古以海为绝，今反以海为通；通而交，交而争，争而战、而和，亦世运之大变矣。东西自昔莫达，或谓洪水以前，世界大同者；其说无稽也。中国之可稽，自太升伏羲氏始，始有书契、有甲历、有教养；而西方开化之始，后于伏羲氏二千有余年，而其事尚难稽。西书所载，亚洲之西立国最早者波斯，在我有夏之中；非洲之北立国最早者埃及，在有夏之季；欧洲之南立国最早者希腊，在有商之初。而罗马肇于欧洲之中，在东周之末；吞并四国，统一欧洲，在西汉之世。其通于中国，见于「后汉书」——在东汉桓帝之二十年。维时西方知有秦朝，故罗马之君安敦贡书亦自称「大秦」。于是大秦一见于「汉书」、再见于「晋书」、三见于「魏书」，为罗马通贡之故实。其见于「隋书」、「唐书」所谓拂菻——即大秦者，非其旧矣。汉和帝永和九年，西域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安息人给之，欲度不果。安息之国，即今波斯；条支之国，即今阿剌伯（徐氏「瀛寰志略」所云甚确；余从之」。余考「魏书」、「隋书」谓条支为波斯者，盖条支之地尝并于波斯也（余考唐大食传，谓本波斯地——大食，即阿剌伯）。「魏书」又谓波斯东有安息者，盖即「汉书」之小安息——在安息东者也。或谓条支为今俄罗斯之南俄（见李氏「西

域图考」，元为阿速国（今其南有阿速夫海）；盖亦近之。夫条支而为南俄，则甘英所临大海，即今黑海也；条支而为阿剌伯，则所临大海，今地中海也：度海皆入罗马壤者也。汉、晋、魏之通大秦，由南道、由海道，即甘英欲度之路。南宋元太祖遣大军征欧洲，直至日耳曼中原，则已灭钦察、阿速、阿罗思、吉利吉思、昂可剌各国（见「元史」「地志」西北地附录及注）；盖已并今俄罗斯西土。由北陆行数万里，入欧洲；不由海道，补汉、唐兵力之未及（「唐书」：骨利干隶瀚海都督戛戛斯，屡受封；二国即今俄国），洵伟矣哉！然汉驱匈奴，而匈奴西破罗马；唐驱突厥，而突厥西据大恼河：可以递扬汉、唐兵威矣。罗马前后有三安敦（美士「四裔表」作安顿），桓帝时为安敦、尼奴、丕我，西史称其勇武仁惠。是时，法兰西犹狃狃榛榛也；迨其后虽为罗马大将开拓，犹以土蛮视之也。罗马既衰，法人始叛而立国；则南齐武帝之世矣。欧洲丧乱之秋，文物扫地，制度鲜有存者。而大食兴于阿剌伯，其君曰谟罕默——「唐书」谓之摩诃末，即回教之祖；回教亦袭摩西教，而率民以武，日臻强大，遂并波斯、侵印度、据欧土，而通大唐。印度、波斯受汉唐文化，于是输入大食；大食又自受唐文化，而转输欧洲：由是法兰西以兴——大食者，西书所谓萨拉森、萨拉生者也。

法国当宋哲宗世，纠耶教诸国起十字军，远征耶路撒冷，戍守耶苏庙墓；是为犹太古都——或谓即「唐书」拂菻，时属土耳其也。十字军战百余年，法国以是疲，亦以是强。迄于嘉庆间，拿破仑第一几统欧洲而败；同治间，拿破仑第三欲霸日耳曼而败：遂改民主。今之来寇，民主国也。方其志吞越南，朝廷始终不敢认为属国。光绪九年已取越都，而犹首施两端，不敢过问；可谓朝无人焉矣！法既得志，大军直破广西镇南关；幸而老将冯子材亲执桴鼓立两甄间，众军踊跃，扫法军如落叶；于是为中西大战第一，亦为中外大胜第一。而李鸿章屈意媾和，既胜而弃全越，藉口于张佩纶马江之覆、刘铭传鸡笼之衄。论者谓二人僨事，实由鸿章授意；不其然欤？马江之事、鸡笼之事、镇南关潘鼎新之事，罪蹟昭彰；而朝廷辄为所欺，传之国史，是非紊矣。余之「战纪」，所以昭其信也。其故，积多年之见闻；其情，参薛（庸庵）、唐（薇卿）诸笔记；其要，挈左、张（二文襄）各奏疏；而予夺，则准彭刚直之简书。越南形势，余汇今书以通古史：元时，置为府路；元史言其州县多峒，余略元而溯汉、唐，所以见其为郡县者，古也。

嗟乎！方法人全力据越之时，倾全国之军长驱而叩重关，声震南鄙；以为不战，清无以得越。既得越，即以图清。而冯子材等忽使之铩羽关门、垂翅谅山，国中壮士，争摩厉抵掌以荡越南法寇之踪；而朝端乃电掣雷行、羽檄星驰，前师反旆，三军解体：使越地数千里长沦化外。而今而后，虽有文如张博望

、武如班定远，而欲张夏风于西渤（「魏书」谓西海如渤海）、夸大汉于大秦，难矣哉！难矣哉！越南近在肘腋，非若西洋绝远。图之之计，彼难而我易；乘机恢复，则犹有望于后人也！

旃蒙大荒落之岁，弃生洪繻序于鹿渠寄鹤斋。

卷之上

南洋岛国，盖皆中国封贡属邦也。自明季荷兰蚕食爪哇等岛、西班牙蚕食吕宋，于是岛国日以凌夷矣，而犹未及大陆也。自道光初英吉利蚕食五印度、侵及满刺加，渐及大陆矣，而犹未迫中土也。同治初，法兰西乘越南多故，蚕食南圻，于是始迫中土矣。

越南自古为南交，羲和候日、虞舜放驩兜崇山之地。秦为南海象郡，汉为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地。汉之衰，士燮犹领交州；晋之乱，葛洪犹令苟漏：固中国郡县也。马援任延勤劳之蹟，犹有存焉者也。自南北分崩，不遑远驭，交趾以南渐沦为林邑、占城、真腊诸国地；而铜柱之界在占城之山，「南史」载其二、「唐书」载其五，马留之户（伏波所留）载其三百。唐兴，置安南都护府，故有安南国名；占腊之都（占城、真腊尝并为一，称占腊），在今禄赖（一作农耐），称嘉定省。海口曰柴棍（柴棍，越音曰堤岸；今西贡有堤岸街），法兰西译为「西贡」者也。占城，本林邑国，古越裳氏国，汉日南郡地；林邑，即汉象林县地，今为广南，有清华（亦作清化）、顺化等府。真腊，本汉九真、日南西南徼，唐分水、陆二部（详见「唐书」及「明史」）。西贡，为水真腊地；今各部为柬埔寨，万历以后之名也。安南既强，并占城而兼真腊。乾隆五十三年，阮光平自广南称兵，逐其主黎氏，走我广西太平府龙州边。清高宗命将遣师薄富良江，入其都城；阮光平屈服，进贡，入朝请封。迨乾隆五十七年，光平卒，嗣子少；黎氏甥禄赖王阮福映——号旧阮，于嘉庆七年以暹罗兵灭安南新阮，来贡，自陈禄赖本越裳氏地，为黎氏复雠有国，乞改名越南国。于是诏封越南国王，以至今。初，越南有五十二府，除土司，实四十府；分为十三道——其府或仅此中国一县。后改为四十省，分为南、北圻，北圻又分为中圻；北圻十八省，中圻十二省，南圻十省。富春本顺化省，阮氏京都也；河内、南定、北宁、山西、海阳、兴安、兴化、宣光、太原，上北圻等省也；谅山、清华、乂安，下北圻等省也；嘉定、边和、安江，南圻等省也——清华、乂安，又划为中圻也。河内至海阳，为五大省也。其地北连广西、云南，西迤南掌、暹罗，东、南际海；东、西千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嘉庆初，再割柬埔寨，南、北三千有余里。北圻户口千二百万、甫圻户口二百余万，柬埔寨所存各部户口五百余万。柬埔寨，本服役于越；同治后，离越而属法矣。

初，法兰西兵船屡窥越南；咸丰八年，入广南之■〈𠂔 曩〉沱汛，被炮击而退。咸丰九年，犯顺化海口，被战艇焚攻，均不得逞。咸丰十一年，突以兵舰据西贡。同治元年，因越人焚教堂，遂攻取嘉定、边和、定祥三省。同治六年，再因教士启衅，复袭取安江、河仙、永隆三省，强迫立约；而南圻所存惟平定、富安、平和、平定四瘠省，法国复侵凌不已。越王愤之，于是抚用刘永福以御法。永福者，字渊亭；广西上思州人。少年，负气不驯；广西乱，亦聚党从寇。咸丰七年，湘军起，王珍、蒋益澧先后荡平广西，永福乃率数百人崎岖出关，据越之保胜。保胜为越羈縻州十六州地，亦号十州；保胜为兴化省水尾州，非华界，而越亦视为边外，山路通广西、亦通云南。先有粤匪啸聚其间，时扰居民，越官苦之；永福至，则驱逐诸粤匪，与居民相安，而收其课税以养部众，部下多娶妻生子。众呼永福刘二，遂传为刘毅（「毅」或作「义」）；屡胜法军之后，刘毅之名遂播海内外，十州人且「父」呼之。性持重，御众严，而能恤部下。少不读书，略晓大意。所聚多两粤亡命不逞之徒，而能驾驭之；屡扫荡十州匪，据一方，号「黑旗军」，如一敌国；越初亦忌之。同治八、九年间，法国有事，法王拿破仑第三为普鲁士所虏，都城巴黎为普鲁士驻兵；既割地、偿兵费，普兵去而内乱起。于是，越南得以息肩者三年。同治十二年，国稍定，于是复逞兵于越南。大将安邨率兵舰自西贡来闯河内，破河内省城不去；勾结贼首黄崇英，冀吞全越。崇英有众数万，号「黄旗」，纵横越北圻地；既通法国，益鸱张，遂出而据北圻迤北之省，与河内法兵相应。河内者，北圻总汇，水陆要冲，扼越国之腹心，汉交趾郡治羸（音「连」）■〈𠂔 娄〉城在焉。后为交州，唐置安南都护府。安南历代迄黎氏，国都于此；为奉天府——所谓「东京」也。北倚富良江，西有浪泊湖，为马援驻军堕飞鸢之处。富良江，又名洱河，又名红江、沱江；支流缭绕于省城以达海。隔海■〈𠂔 义〉为顺化省，本秦象郡，汉日南、象林县治。阮福映有越南后，富春京置于此——所谓「西都」也。于是东京奉天降为升隆城，后改怀德府，即河内省治，领四府、一道、十七县。法军据此，则上下游声气为之不通。越王阮福时，乃乞师于中国以靖黄旗；命山西按察使梁辉懿赴保胜，以招抚刘永福。永福先于十一年冬，与广西巡抚刘长佑所遣军夹击法将沙尔兵于谅山南大胜而剿土匪，得守备銜；及是，则率所部黄守忠、杨着恩、吴凤典各团练营以赴之——所谓「黑旗刘团」也。当是时，黄旗贼四出，黄崇英已盘踞山西、太原一带，自保胜达河内之路皆为所梗；永福乃约队裹粮，潜逾宣光大岭，绕道以赴河内。至则安邨方休兵城中，城门不闭，置守候；永福乃伏兵城外，率大队斫守候兵，直捣入城。法守将不虞敌兵之至，枪炮不及发，短刀接战皆不支，溃而出城；伏兵齐起，多死枪下，走及船者不及三、四，填尸载道。越日检积尸

，袖章自三纯至五、六纯者不可胜数，皆将弁也。安邨袖章最多纯，乃梟其首送顺化都城。安邨为法国健将，吞并南圻，多其主谋；既被馘，法兰西举军夺气。英国日报传之，并绘刘毅像于新闻纸上。是时越都议和三大臣适至，法人遂拘置舰中，勒令刘团撤退；于是，越督师大学士黄佐炎檄永福军退回保胜州。法人乃就和议，退军西贡。越王即授永福三宣提督官——三宣者，宣光也；时永福三十七岁矣。黄守忠以下，授官有差。黄旗贼方猖獗，闻法军败，气顿喂；而广西提督冯子材军已至，分军围山西、太原贼，一战贼溃，遂禽黄旗贼魁黄崇英，斩于军门。余党叶成林及朱冰清窜据十州三猛地，永福发兵降之；散党韦二、文三等走南掌，黄守忠追斩之，南掌王三人出犒师，黄守忠凯还。于是，越南无事者数年。

光绪初年，中朝方与俄罗斯折冲于伊犁；迨光绪七年（辛巳）秋，法兰西复蓄志思逞，日增兵以图越南。云贵总督刘长佑以闻，谓『法人若并越南，必请置领事于滇南蒙自各地而攘交界矿山，其时外交必倍棘；请早为之备』。奏入，不报。十月，命驻英、法使臣曾纪泽向法廷辩诘，命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办法。十一月，谕各省疆臣合力图维，谕滇、粤督抚查探事情筹防。光绪八年（壬午）二月，法兰西兵舰由西贡驶至海阳窥探水道，以图河内。三月，率水陆军直犯河内；越军官守东京者骇其炮火，皆溃，总督黄曜死之。法兵入据省城，遂欲割其北宁、山西、兴化、宣光四省，以断中国之路。是时粤督张树声移直督，将行。适朝鲜有事，日兵入其王宫，乃亟调兵舰，命提督吴长庆率军往定其乱；而法军于是从容恣肆于东京。黄佐炎为越国戚重臣，任督师，北圻督、抚以下均受节制；及是，则檄刘永福兵赴河内。永福有屡平土匪功，憾佐炎不奏闻，遂屡调不应。滇督刘长佑召入朝，密陈中朝须用刘永福，济其饷械以制法。吏部主事唐景崧亦广西人，则游说总理衙门，谓「用刘，须有人以联络之」，己愿当其任；谓「刘永福而潜师逾广平关，攻南圻之定祥、永隆劫其商埠，则北圻之危自解」，己愿往说越之君臣，释其嫌疑。总理衙门大臣李鸿藻代为陈奏，于是中旨发交署云南总督岑毓英差遣。景崧欲一至越都，乃先向粤东；时曾国荃为两广总督，奖之曰：『疆臣循法度，不能为破格事；陈汤、傅介子，须君等为之矣』！十二月，自琼州海口泛舟三日，至顺化海口；又四十里，至顺化。顺化即富春京，今越王在焉；命大臣与笔谈，不得要领而归。再由海阳省宁海汛登陆，抵山西，始往见刘永福。光绪九年（癸未）二月，法兰西兵破南定。南定省在河内南，华军刘团所不能及也；富庶为五大省之一，支河达富良江。当十八日攻未能下，十九日以炮火掩步兵，始破东门；越提督阵亡，总督武师晏遁务本县。至是，越失两巨省矣。廷谕广西布政徐延旭出关，总兵黄桂兰、陈得贵、道员赵沃布防；命李鸿章回北洋大臣任，节制粤东

、西、云南三省军，筹办全局。于是与法使宝海互议通商、分界事，李鸿章欲以富良江为界，分护越南，许其通商云南边保胜州；宝海以为不去黑旗，通商必不可行。李鸿章难之，方筹移屯之方；而宝海回国，和议中止矣。

先是，唐景崧会刘永福，说以取越南自王；永福谢不敏。至是，黄佐炎复调永福，浼景崧劝行；永福乃于三月十九日祭旗，进兵怀德府。有亲兵队、七星队、八卦队、洋枪刀斧队，各有旗，色纯黑；角声乌乌，马蹄蹴踏华譟。而前营黄守忠，已于二月先奉黄佐炎檄，进驻丹凤县；丹凤在山西东路五十里，南下三十里即河内省。守忠字荇臣，广西思州人，俗呼「北江黄」，二十六岁；聚八百人出关。永福得其众，势乃壮，依倚二十年；所部时千三百人，倍于吴凤典、杨着恩左右营，军饷仰越官——不出于永福也。当二月间，法军下攻南定；越总督张登擅兵数千——号一万，又募华勇赵福星等五百人为前锋，驻慈山府及新河。新河者，富良江所开支河也；距北宁五十里。渡河为嘉林府，渡江即河内省。故法军来攻华营，华勇拒之力；而军火不给，越兵不敢援，弃垒退，越兵遂溃。盖越制：靳弹药，临敌记数，或责将士偿；而法兰西军火无限，往往以此见败。迨永福进驻怀德，军心稍壮；四月十三日，遂大战于纸桥，斩其将李威利，遂大捷。纸桥者，省会地；东二里即河内城，西三里即永福营。桥下水涸，中为大道，左右村田。当初九夕黄守忠耀兵城外，毁其教堂；敌不敢出。十一日，谍报法兵齐集。越日，黄佐炎得城中越官密报，法兵一千守城、三千人即出决战。着恩闻之，愿当前敌；刘永福戒勿亟，战洋人须待其惰。着恩曰：『见洋鬼而能忍者，非夫也！虽死，不惧』！于是率其右营，不俟饭，裹粮驰扼纸桥。兵分三队，头队据桥旁关帝庙，二队列庙后；自率亲兵为三队，列大道右。永福亟命左营吴凤典伏道左，为奇兵；黄守忠营扼大道迎敌，为正兵。前队甫齐，法兵已布满桥东，镜瞰庙中；枪炮齐举，瓦飞栋折，人语不闻。有四纯巨酋怒马登桥，右营火筒飞出，击中人马，落桥下爆死；后从者亦中火。法队一退，席地吸酒，醉复起。十人一队，连环施枪，鱼贯过桥；或从桥两旁前仆后继，进不顾尸。右营头队为冲入，二队亦复不支；忽一股抄庙后、一股趋大道，夹击三队，着恩植立不动；忽一弹贯双股，左右横尸；亲兵掖之，坚坐不起。忽一弹中腕，仍坐地轮开十六响短枪，杀十余人；又一弹，中胸亡：右营溃。方右营之急也，永福驰出，已失着恩，而守忠头队、二队接战亦不敌；永福再进，而前营头队又败。于是守忠跃出，死战不却；永福挥出后队兵，吴凤典兵伏道左者起而横冲法阵，前营兵则直冲法阵，右营兵溃者复集；由是刘兵、法兵纷搅一团，队伍错乱。黑旗兵刀斧齐下，法兵枪不及施，呼声震地；刘军杀而进，法军溃而退。追至城西，法军亟闭关；永福叹曰：『更有一营生力军，取河内城矣！今肫卿方亡，奈何』！肫卿者，着

恩字也；少年英伟，为刘团健将。是时法尸遍野，斩一纯至四纯兵官三十余级，斩法兵数百，伤者无算；夺获洋枪、马匹、刀剑、喇叭、时辰表、千里镜，不可胜计。一巨酋中弹坐地，脱帽摇手；一兵遽前斫其首，视其袂五纯。翼日，法军欲以二万金赎其首，始知为起事取东京主将李威利也。黄佐炎红旗报捷，越王立授刘永福一等义勇男，黄守忠、吴凤典以下各进秩。凤典力战亦负伤，恤阵亡兵士三十家，赏斩李威利者银二千。着恩妻陆氏守节，后封旌。越旬，永福耀兵纸桥，祭死绥士卒，以诱法军；法军不敢出。法塚聚成京观，残甲遍地；徇关帝庙至河干翁仲祠，鸣枪归。于是驰檄布告中外，负枪来就军者响应，远近馈运不绝。徐延旭闻于朝，五月，廷谕：『法人经此挫败，其增军报复，自在意中。越邦孱弱，势难持久；徐延旭素悉关外情形，所奏布置壮声援、资备御，颇合机宜。粮饷军火，深虑不继；必须源源接济。兹已拨给银二十万两，即着云南倪文蔚、广西徐延旭筹发，以裨大局。唐景崧已有旨准其留营，倪文蔚等当令其妥慎办理。钦此』。五月，徐延旭出关驻谅山，复至北宁观形势；云南布政唐炯出驻蒙自县，延旭回驻龙州。景崧建议：『当于是时出军助永福，迅取河内；法国新败，犹未增兵、增饷，事易转圜』。不从。而法使脱利古至上海与李鸿章议和，多所要挟；中朝亟盼其成，鸿章复陈奏不可进兵；而法使悻悻去，法国兵添进越南矣。

五月既望，法兵船三艘由红江驶上山西喝江，刘营距江干十里，无炮台可扼；有扒船管带贡生李唐率六板船截战，法船发炮数百响——一高一低，不能命中，反为岸炮中伤而退。当是时，法军日攻越南，我国不敢过问。我总兵陈得贵率二营驻北宁，法国新简使臣德理到京，反来诘问；朝廷始终讳之。六月，越南国王阮福时薨，无子；入继三子，众立其堂弟朗国公，宗室阮说辅政：人心惶惶。七月十三日，法兵大至。是时，刘永福得中旨拨广东、淮上二饷协济，亦已添募，分兵六营。法兵由怀德府分兵五枝进扑刘营，四枝分攻前营及左右营、武烈营；而永福本营在四营后，则一枝据大道窥刘营。有武炜营在十里外河干，则法兵船九艘、陆兵五百循河岸并攻之。敌之攻刘营也，枪如雨至，炮声如雷；永福传令各军，坚伏毋动。法军逼攻武烈新军，右营韩再勳分兵驰援；法海防弁乔尔赤领客匪助战——客匪者，粤中匪类应法募者也，黑旗军不动，法军亦不敢进。客匪旗一前一却，自日及午；永福登望楼见敌怠，下令开壁，各营驰出，众枪齐发。敌出不意，为之辟易；复合五枝攻大道——大道先有黑旗长墙，右营凭而击之。乔尔赤伤毙，客匪溃；刘军驰斩法军数十，敌气喂，午后遽退入怀德城。而河干武炜营孤悬河岸，统带连美、何有龙、叶成林已与法水陆军鏖战一日，弹尽力困；适黄守忠援军至，击退陆虏，河涨骤发，遂拔以行，乃报捷谅山、北宁及滇桂督抚。是夜，大雷雨，连绵至望日

不止，水漫营地；敌复决红江堤，水添二、三尺。永福乃率诸军携竹舟，护唐景崧等冒水三十里至丹凤；敌舰之在河干者，发炮不绝声。七月既望，抵山西省，城不没者二尺许；北宁亦浸，文报不通——盖越南，本泽国也。是时，黄守忠军扼丹凤，刘永福退守山西。而法军当七月十三日怀德挫后，不敢迫刘军；乃于十六日驾兵舰南下富春，攻顺化海口，宗室阮说督兵接战。十七日，海口不守，法军入都城。维时故王未葬，嗣君在位一月，阮说启太妃改立阮福升；外寇内讧，至是降于法，立约二十七条。第一条，即摈中国于越外；其他，则政权、利权均归法人，而逼越王命外省退师也。徐延旭奏：『法军攻顺安（即顺化），越军抵御，毙其众一百数十，法仅攻破近岸一乡屯；胜负未分，仓卒求和，即饬刘永福回驻山西；臣通筹全局，寝馈不安，欲退不可、欲战不宜。乞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知照各国，俾晓然于中外是非之所在。谨将「法、越和约」进呈』。于是鸿章复与法使议和，法使要挟恫喝，甚于从前；总署致书法使，谓『越南久列藩封，历经中国用兵剿匪，保护有年；即同治迄今二十年间，糜饷千八百万两：有造于越而无损其丝毫，天下所共见。今法人侵陵无已，岂能受此蔑视！倘我军驻地，汝国竟敢来犯，惟有开仗而已』。于是朝旨升延旭为广西巡抚、唐炯云南巡抚、黄桂兰广西提督，命徐延旭催永福规复东京。命滇督岑毓英增兵防边，旋命出关督师；命唐炯迅赴前敌备战，并济永福饷械。至是，永福名，始显见朝命；前此犹阴济焉。而唐炯至蒙自，反欲催撤永福兵回近边，以固山西门户——山西即古勾漏地，「汉书」所谓「苟漏」也；而是时刘军屡捷有名，不肯退师。黄佐炎则谓刘团为全圻所系，不愿令专守一隅；毓英、唐炯复函景崧劝退，景崧婉辞，旋以危词来怵。方辩论间，而富春警报至、降约亦至，永福大惊。八月初一日，法国兵轮六艘乘水涨，由红江入攻丹凤刘营，又陆兵千余循堤而进——丹凤四面环喝江，长堤直通河内；黄守忠踞堤奋战，已亡三哨弁、死勇丁数十，守忠握刀坐地不退——亲兵守之。敌军进，守忠叱而起；连发三十响枪，独驱数百人，或走、或踣。而堤狭弹密，敌避堤下，黄军亦趋堤下。两军对枪隔五尺堤，昂头即死；而船炮多过堤击营中，开花如雨：水陆受敌。永福一方督战，一方飞函乞援。是时景崧在后路军营，而法舰一艘驶在山西下游二十里日昭社（越南县辖皆社），佥云「不可分兵」；景崧谓『敌恐我救丹凤，故以孤轮掣我。刘败，省城亦不保；刘胜，山西之危自解』。乃遣黄云高、田福志冒雨拔队往，并借滇营逼码一万解刘营。维时黄军、法军相持堤下，露坐两昼夜；战场一线，水漫平地，无由出奇制胜。永福料水军不退、围不解，乃向黄佐炎营犂三千筋神炮——实笨炮也；初三日，六发中其五舰退。堤下法兵遂乘大雨骤奔，黄军追斩百余级，伤者不计；而前营精锐实损于此战矣。是役也，三日夜不敛队，黑旗居陷阱

中。当危急时，亦稍稍有遁者；赖桂军二营接济而胜，中国军旗犹扬于越南也。

八月初九日，黄佐炎复接越南枢密院传王「退兵谕」。是时，唐炯、徐延旭已膺巡抚，黄桂兰亦升提督。唐炯又促永福退兵，并将云南营先撤；惟黄佐炎仍欲留刘营。永福进退失据，不得已，亦传令随滇兵退守山西；既又欲退归保胜，黄守忠攘袂起曰：『军门弃数月战功，退山西已失算；复退保胜，如将士何！请将全军付末将守山西，功归军门，罪归末将』！他将弁亦慷慨助言，永福嘿然，乃不果退；而由此黑旗军气沮矣。是时桂军黄云高、田福志、黄中立三营驻山西，滇军张永清、林大魁二营竟拔退兴化，唐炯径返云南省城；朝旨命唐景崧带兵四营一一赏给四品衔，命云南月助刘饷五千两。九月，两江总督大学士二等侯左宗棠奏请出关御敌，且荐福建前布政使王德榜带兵八营赴桂边协防；得旨：『王德榜迅速募军，归徐延旭节制』。粤督张树声奏请出关，得旨：『即带兵轮赴富春』。命岑毓英督率各军即往图东京；毓英覆奏谓：『云南门户为重，臣出关伊始，军心未定，不能舍近图远』。张树声亦陈越南海口法人所据，广东复无巨舰可出洋：均不果行。于是，法军得以专政山西、图北宁矣。九月二十二日，有旨赏刘永福银十万两，以嘉其效忠之诚，即由广西藩库提给；是为奖刘军之始。十月，永福自山西出募军，亟盼赏银为饷；而延旭入赵沃谗，不即付。凡军火由凉山解山西者，至北宁，辄为赵沃截留。永福军心因而涣散，复无机关大炮，于是山西防务岌岌矣。上谕岑毓英等：『前奏滇军驻屯山西，船炮可及，城中防守不易；惟该城东距北宁较近，必应固守以为犄角。唐炯无故率行回省，以致边防疏懈，着革职留任以观后效，并即赴边进扎』。——唐炯在咸丰季，以知州守绵州城，募兵御寇；后以部下黔军斗湘军，为川督骆秉章论罢。旋复知州职，称庸中佼佼；及为巡抚，竟僨事。十月，法由河内筑石路，运炮直达丹凤。黄桂兰自北宁派兵袭入海阳省城，法军还击之，退。十八日，法舰一艘至山西，刘军出即退。二十二日、二十四日，连泊五艘于省城北对岸；刘军以扒船迎击施炮，各无损。东路来法兵千余，驻城十里外。或谓刘军当扎城外数十里，永福不从；而造竹筏拦江，筑炮台于河岸堵截。又于城北河堤密排旧拙炮，击来船。北关外有市五里，达河干；筑栅五重。新勇到千余乏饷、乏械，迄未成军；十万赏银不发，请调兴化滇军不至。十一月初二日，越嗣君畏法逼，自裁；奸党立其第三继子阮说子为君。法人遂于是日破兴安省，拘巡抚、布、按至河内枪毙——兴安东北接海阳，西北接北宁、山西，南界南定，西界河内，东际海；于是山西吃紧。法兵舰日夜往来新河，游骑至城下；景崧料北宁桂军不出，乃函催滇军。初九日，滇军张永清三营至，扎西门外；兵多病弱。初十日，永福重扼陆路，驻外城；景

崧驻内城，黄守忠前营、吴凤典左营扎东门外，连美、朱冰清武纬两营扎东门口，韩再勳右营、胡崑山武烈营、刘荣瑁七星队四营并景崧所统李应章一营扎北门外，李唐一营并景崧所统贾文贵半营则扎南门外。初，官军多冒黑旗；及是，始竖「大清」旗。十三日，河内法军倾城出，战舰十二艘、载粮民船四十、弹药车五百、陆军四千进薄山西。九月望日，水陆并进。敌悬大炮于船桅，测击城中。陆军由东北进击北门，我军七营迎敌。七星队搥旗直进，法军退据一村，枪自村树击出，烟焰蔽空；韩再勳、李应章兵滚地发枪，对村门而击。永福传令黄守忠、吴凤典等军由东抄击北门敌后，阻于溪，不即至；前敌方献馘，忽报黑旗兵败入城，法兵已夺头栅、破北门各营。永福大詈将士，且詈官军先遁；则因堤下炮台为敌击碎，军士一譁，各仓皇溃，敌遂乘之，不知孰先走也。日既夕，各军出夺栅、夺堤、夺营地；则虏枪齐举，开花炮满城中，乱民狂奔，不能冲入矣。即飞羽书请援于北宁，不至；既望夜，尚守城中，法兵亦露坐堤上。十七旦，法兵攻北门；我军掷火包，竹城为焚，敌尸满城下。辰刻，船炮又至，碎铁满城；越民皆哭。已刻，略息。午刻，复悬炮西门古刹，枪炮复震；开花炮子满地，满空鸱声。莫矜智守西门，炮最烈，城崩楼毁，派锄夫筑地营，仓卒无应者；黄佐炎至，无人色。南城越兵骤放炮，着白衣，树白旗迎敌。未刻，官军告弹竭；于是各走东门、南门越城壕而出，各军相失迷道。二十日，始崎岖渡沱江，陆续至兴化省；永福军半入十州，半至兴化。兴化省城极贫，永福在此收集溃军，苦于军火荡尽、仓粮不给——是地去山西寇屯仅七十里。二十四日，滇军统领丁槐率队带银来抚溃师，则十二营三千八百人亡失四百余。是役也，各军麇聚山西一城，军心不一、号令不齐、枪弹不足；既无机关炮以制敌，复不造地营以御炮：堤上一譁，全军震动。广西北宁之军不援，则诿曰云南边界，云南则曰黑旗屯地；互相观望、互相委卸，以至于俱败：盖督励之无人也。

山西既失，徐延旭信前敌之言，犹奏「北宁断无他虞」；廷旨责其敷衍夸张，是否确有把握？光绪九年十一月，永福军驻兴化。十二月望，岑毓英军至保胜，唐炯去；唐景崧自兴化行水陆数日，谒岑毓英。光绪十年（甲申）正月初十日，岑毓英乘舟东下——军万人，自保胜抵家喻关；刘永福来谒，毓英优礼之，编其军为十二营。时法人在山西日备战守，游弋至三江口，云南广西军报遂沮——三江口在山西上三十里，地名屯鹤，亦称三岐口；北来一水为泸江、西来一水为沱江、西北来一水为洮江、又曰红江，汇于此为洱河。下达河内，为北圻扼要之冲，而商贾辐辏之所；今战争萧条矣。李鸿章奏：『越南山西之战，凭城固守三日，杀伤相当，卒致退舍；非鏖战不力，实器械未精。臣已购入德、美新式枪炮，淮、练各军改习洋操。请飭滇、粤、闽、浙防军照法奋

练，各督、抚照原价领发』。得旨报可。唐景崧谓『桂军已聚集北宁，陈请徐延旭饬前敌载大炮、火药、锹锄进据嘉林，直图河内；则山西之敌不固，北宁之急自解』。不报。时嘉林府有地曰钵场，为轮船入河内必经之路；扼敌咽喉，并可以困山西。我军不早据，弃为敌有；于是山西、河内法军无后顾之忧。正月二十六日，岑毓英进驻兴化。刘永福请滇军渡江速战，一枝出屯鹤、一枝逼广威，己军渡河傍山而下；毓英曰：『朝廷责我守，责刘团任战也』。徐延旭欲以防军攻下游芹驿关（距北宁五十里），以刘军出攻嘉林府；岑毓英欲刘军扎永祥、安朗一带：议不决。而刘军在安丰，县令不能供饷；乃移近省城，仰给越抚张登恒。二月初七日，王德榜、方曜军陆续抵龙州，法军进出芹驿关。是地为北宁水陆要口，我军不早据；至是黄桂兰军谋夺之，遽为教民截回；法军轻之，遂再进。十一日，攻扶良——扶良距北宁省会五十里，陈得贵、李极光、翟世祥、覃东义各带一营扼守处；陈得贵独力战七时，法兵围攻。而余三营不进，驰骑乞援；黄桂兰不即发军，于是败溃。敌停三日，进攻北宁。统领黄桂兰所部韦和礼、黄云高等六营守城外，惟参将蒋大彭一营两哨守城；余四十营散屯榄山、慈山、新河、左河、桂阳、三江口等处，不相呼应。赵沃所部副将党敏宣八营且远避六头江外，屡调不至；议以永福辨地营助守涌球，周炳林不愿其往。法军阳攻新河陈德朝各营，而集大队攻黄桂兰营；韦和礼伤腕，尚国瑞等微伤。战方急，桂兰呼永福黑旗一展，敌稍却。而永福憾桂兰不救山西，束契箭不发；黄守忠褰旗进，喝止之。忽敌舰驶入涌球江，守涌球提督陈朝纲两营闻炮走，附近周炳林营亦溃走。敌夺涌球，曳炮高阜，击北宁城中；黄桂兰惊闻后路失，亟撤队回城，越官、乱军、难民纷奔出城。黄桂兰将投缳，左右掖之行；遂与赵沃奔太原营，部下多溃。永福全师退太原，回兴化。岑毓英接扶良警报，遣提督吴永安兵二千驰救；次太原，闻十五日戌刻城陷，折回。景崧闻警，奉延旭令驰抵郎甲。渡谅江，阻涌球敌氛，不得进；奔浪山。延旭先令家丁韩把总齎契箭、公牒，悬赏二万，促永福战；至谅山，不渡而回——一时北宁犹未失也。绥南军提督王洪顺率四营自浪山退，扎郎甲前二十里左溪。十八日，法兵进郎甲，得我军屯储、饷械无数；遂攻左溪，绥南军败退屯梅。是时徐延旭在谅山，闻前敌败、北宁失，方寸已乱，调度失措；檄楚军当前敌不至，复欲撤各营。唐景崧自浪山回，劝以抚溃兵、备储恃、严军纪、定人心、堵险要，谓军火、糗粮既失于北宁、再失于郎甲，寇在近郊，兵无斗志，并谅山不可保；延旭委以总理前敌营务。于是检阅各军、收集各营，初议进扼清花江，后乃扼观音桥，又或扎宫馆、或扎谷松；布置略定。黄桂兰至谅山，自知负罪，不言军事矣。二月二十二日，法兵进据太原。三月，岑毓英以兴化孤立难守，毁兴化城楼，拔全军退守近边馆司、文盘一带；廷旨责其遽

行退师，交部议处。毓英去兴化，永福军遂归保胜。旋法兵退出太原，赵沃报克复；法兵旋再据之，我军移中营进扎观音桥前十里巴坛岭，抚用越人黄廷金领一营。王德榜楚军进扎谷松，撤党敏宣——谷松有城址依岭，由鬼门关达关内思陵土州，蜿蜒二、三百里；传为新息行兵故蹟，不可考矣。徐延旭自恨为黄、赵所误，而赵沃亦为党敏宣播弄以愚延旭；延旭与赵沃有交情，而憾冯子才劾己，遂并憾子才旧部陈朝贵。于是奏陈朝贵弃扶良炮台，黄桂兰、赵沃弃北宁城，党敏宣等延误军事。朝贵重瞳，骁勇敢战；竟与党敏宣正法军前。有旨逮治黄桂兰、赵沃，而桂兰先已仰药死。又谕：『徐延旭株守谅山，毫无布置，殊堪痛恨！着革职留任。如再退缩，从重治罪。琼州防急，着彭玉麟、张树声认真筹备；并即扑灭惠州会匪，以清内患。钦此』。

先是，光绪九年四月法使脱利古与李鸿章议和，要求不遂，即声言发兵船犯广东；朝廷以巡视长江大臣一等伯彭玉麟为两广钦差大臣，护粤军。方彭公未至时，张树声以淮军防黄浦、以粤营防虎门；虎门为前敌、黄浦近广州为次敌，粤勇怨望，谓张督私所部，不服。彭公至广东，巡视险要，则于虎门外海上沙角、大角二山筑炮台，自率所部湘军将记名提督娄云庆驻守沙角；而大角在沙角内、虎门外——仍与大角对峙海中，则以记名提督王永章添驻两营。其虎门为省城水路之要、鱼珠为省城陆路之枢、河南为省城之辅，均第二、三重门户；悉以淮勇、粤勇驻守。于是两军感愧，咸奋曰：『彭公即驱我死地，无恨也』！彭玉麟当咸丰四年冬发寇猖獗，官军水师陷入鄱阳湖，与江上水师信息不通，外江、内湖水师由是分；咸丰六年春，侍郎曾国藩奏以惠潮嘉道彭玉麟领内湖军；然四、五百里间，寇屯相望不得达。玉麟乃谢从者，敝衣独步，伪游学乞食至南昌；内湖水军因其至，气百倍。七年九月，出攻湖口城，破石钟山及梅家洲寇垒；夺小孤山，与外江军合：为当时水师战功最——故有「十万军声齐喝采，彭郎夺得小姑回」歌谣。积功至封爵，视富贵泊如也；承平不出。及是守广州，军民咸服，敌人亦慑其威望；法将孤拔率战舰大队横行跋扈闽、浙海上，始终不敢窥粤东。

卷之下

光绪十年四月，粤督张树声告病；朝命山西巡抚张之洞署两广总督，命湖南巡抚潘鼎新接徐延旭任并办广西关外军务。论徐延旭失机及追论唐炯罪，并革职逮问：责张之洞保荐徐延旭「文武兼资」失当，责陈宝琛、张佩纶力举唐炯、徐延旭「堪任军事」贻误匪轻。时枢府诸臣，亦屡被言官参劾。西太后素不嫌于恭亲王及倾向皇上之臣，至是大更迭：着恭亲王奕诉开去一切差使，撤去恩加双俸，惟留世袭亲王，家居；着大学宝璽原品休致；着协辦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瀛均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着工部尚书翁同龢

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同时以太后懿旨，命醇亲王奕譞会办军机处要政；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命大事就醇邸会商。复命庆亲王奕匡总理各国衙门事务。宗室国子监祭酒盛昱、御史赵尔巽、左庶子锡钧等以醇亲王天子父，属尊位重，不宜处嫌疑之地，奏陈不便；醇亲王亦奏辞。太后以暂时权宜，两慰谕之。自乾隆初讷亲以首辅独对，传谕诸臣；傅恒继而变之，引同列全班进，成为故事。更迭恭亲王等之日，独召领班章京至御前拟旨上，朱书授之出；为特殊之事也。

十年五月，法人以军船八艘耀兵厦门，以大队军舰进窥上海吴淞口。朝廷以关外师徒挠败，改用宿将：召前大学士左宗棠入京，办理军机；命川督丁宝桢起用前湖南提督鲍超，命直督李鸿章促召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命江督曾国荃饬提督李成谋严防海口；复命通政司通政使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翰林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之三人者无实际，惟吴大澂曾因俄罗斯勘界事，往来奉天、吉林、黑龙江、朝鲜边界各地，略有阅历；陈宝琛、张佩纶则并以空言奏事得大名。佩纶平居，指摘李鸿章不贷；及佩钦差大臣关防，转附李鸿章以败。刘铭传号宿将，亦附李鸿章而坏大局者也。鸿章始终持和议，虽屡为法人所苦，仍不以战务为意，论战事者皆所恶闻；言官参劾、朝野舆论，均以秦桧、贾似道为比，鸿章不恤也。鸿章自同治时乘普、法之战办理法国天津教案得手，当时推为外交家，中外事恒倚之。至是，言官交论，廷旨虽责其『畏葸因循、不能振作，两年来迁延观望、坐失时机，自问当得何罪』；而仍以和议全权付之。十年四月，法国水师总军福禄诺乘兵船至天津，再申和议；李鸿章与之磋商再三，复命习法文道员马建忠、税务司英人德璀琳转达。迄中历五月，成立「和约大纲」五条：第一，中国南界毘连北圻，法国约明：无论遇何机会有他人侵犯，均应保全助护。第二，中国南界既经法国与以实据，不虞侵占；中国约明：将北圻防营调回边界，并于法越已定、未定条约均不理。第三，法国感中国和商之意，自愿不索兵费；中国应许以毘连越南北圻边界，运销法、越与内地货物。第四，法国现与越南议改条约，决不夹入「伤中国威望体面」语；并将以前与越南所约关涉东京者销废。第五，两全权既签押，三月后会议详细条款云云。李鸿章缮摺，复逐条释以好语，并言「刘军不可恃、邦交不可破」，而筹安置黑旗、裁汰滇桂各军方法，洋洋二千言；由总理各国衙门闻于朝，得旨报可。福禄诺亦电达法国，得外部大臣费理覆电：奉国旨许可。自光绪七年来，驻英、法使臣曾纪泽迭与法国外部沙美拉古等辩论法越事；八年、九年，李鸿章复与法使宝海、德理、脱利古等往复交涉，卒不就绪；及是，始有成议。朝廷谕前敌和款，毋孟浪进兵。

于是云南岑毓英、广西潘鼎新遂不措意军务，且多调退；而法国有意翻异，福祿诺临行向李鸿章声言即遣兵巡视越境驱逐刘团，鸿章隐之。总署以闻，廷谕申斥鸿章。驻京法使复以「简明条约」法文与汉文语意不符来诘，廷谕复责李鸿章办理含混，着再筹备自赎；复命锡珍、吴大澂等会同鸿章妥筹法约。命前敌各军严防，倘法人来犯，直即接战。潘鼎新奏广西饷械缺乏，桂军恐不可恃；廷谕斥其饰词卸责。而十年闰五月朔日，果有观音桥之役，而中西战端不可弭矣。

方和议之成，福祿诺之去也，越南法军早有进规谅山之志。五月二十九日，法酋带队直向观音桥，托云巡边——观音桥当徐延旭在时，已将北宁残败各军收集屯扎，濠垒、地营、弹药已备；而潘鼎新犹饬前敌不可拒战。接统前敌各营为桂军统带黄玉贤，乃隔桥与法酋语，止勿入；法酋语无状，各军忍怒半日。初一日，列队来；我军列队出。法军进，我军施虚枪；法军施实炮，遂接仗，枪炮交加。黄云高、李应章、陈世华军自隔溪二里，驰入法阵；黄玉贤、王洪顺亲出督队，指挥军火；景崧时告病，旧管带熊得胜等助运军火于阵头：法军不支，阵斩八十余人、生禽多人，夺获輜重十余辆。初二日再战，法军再败；斩四十余人、禽七人，夺获马匹百余、器械无数。法军走，我军恐碍和局，不追。自北宁败后，咸欲裁汰桂军；及是战胜，潘鼎新始给饷，得不遣散。捷奏入，得旨「奖功」，并饬进规北宁。当是时，我军而乘机直进，或攻取所失各地、或占据北圻各省，则和议犹易转圜；而前敌统军云南岑毓英、广西潘鼎新并怀观望，不以催战之谕为本，而惟停战之命是遵，进寸退尺，膜视国事。而法国将领则任所欲为，无所顾忌；于是议和之使命方来，而索战之舰队四出矣。

初，观音桥之战，驻京法国公使谢满禄开列死伤法兵士七百二十余人，损失輜重、器械甚伙；向中国索偿。我总署亦照会法使，责其先行开炮，宜赔兵费；法使谓本国有专使，将来天津议和。六月，法国水师提督孤拔率大队军舰徇广东至上海，转向台湾探海道；而朝廷已命提督一等男刘铭传加巡抚衔，督台湾防务，节制镇、道以下。先是，有法国兵舰三艘泊台南安平口，邀兵备道刘璈会晤；众危之，劝勿往。璈曰：『不往，示怯也。过时不来，炮台可立击也』！指示守安平炮台者机宜，谓「船在水、台在陆；台炮所及，船炮不能及也」。登法舰，饮一卮酒而回。是月，法使巴德诺自越南立约后，将至天津议和；至上海，逗遛不行。廷命江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及钦使陈宝琛会办和议，道员邵友濂、刘祥麟随同办理；谕言：『兵费、恤款，万不能允；余依前议。福建如开仗，曾国荃等毋庸赴沪』。法使与国荃、宝琛议约于上海，要求兵费六百万镑。国荃、宝琛许给抚恤费五十万两，其他亦多迁就；合词陈奏，奉

旨申斥，并斥「宝琛在朝慷慨论事，任事何竟委靡」！于是宝琛遂与国荃立异，而国荃亦窥其无能；美使出为两国调停，和约不就。初，法国兵船实图犯广东，既谗彭玉麟布置密，惟福建独疏；闰五月二十八日，孤拔遂率兵舰五艘直入闽江，抵马尾。闽江为海上天险，自金牌门而长门、而亭头馆头，湾湾曲曲七十余里；两岸峡束，炮台密扼如蜂房。福建将军穆图善援「万国公法」「凡兵船入口，不得逾两艘」，议击之；而总督何璟、钦使张佩纶恐开衅，止之。于是法舰缓缓过险，直至罗星塔下而泊，已可仰见山头船政厂；穆图善于是出守长门，张佩纶则檄调大小战船十一号环泊于船政局山下——已所驻处也。六月望日，法舰三艘入鸡笼，添购煤炭；提督曹志忠沮之。法遂攻夺鸡笼炮台，为曹志忠、章高元击败，回入闽江，随大队；穆图善谓「敌先启衅，我可击之矣」！张佩纶持不可。总督何璟、巡抚张兆栋、船政大臣少詹事何如璋并严谕水陆军「不许先开炮，违者斩」；布政沈葆靖不发饷，何如璋不发军火。时「扬武」兵船管驾游击张成儼佞，得张佩纶意，命统带一切水师。他将领谒佩纶，拒不见；督、抚，排日衙参。各管带启张成，谓『既让敌先开炮，我船泊一处，将聚而受歼；须与蛋船疏密相间、首尾数里，以便救应。前船偶失，后船亦能接战。且请以棕索系碇，彼一开炮，我可立断而转动；铁链缓矣。即不然，将战，宜早起锚』。张成均不理；傲之曰：『我，水师学堂卒业者也』！七月初一日，法国公使谢满禄下旗出京，法将立通知英、美兵船「将战」。是夕，英领事即飞信督署。是时，大风雷雨两日；初三日辰刻，法寇复致宣战书督军等。张、何不通谕水陆各军，而乞缓战于孤拔；已刻往，而午刻寇炮鸣矣。寇炮纷来，尚无号令；将士俶扰无措，或往起碇、或上望台，我船与敌船接近，无不命中。将战之前，敌复来一巨舰、三巡洋舰，「扬武」首被轰击；张成遽命水手负之，凫水而逃。「福星」船为三敌舰围攻，管驾陈英转捩捷、放炮猛，两蚊船亦助击，炮中其一舰，起火退驶。相持一时许，而巨舰飞炮至，水缸毁、药舱轰，陈英与三副王涟殒焉；蚊船亦沈。「振威」管驾许寿山与大副梁祖勳立望台督战，击沈敌鱼雷船；敌以二桅三筒「鸟波」大铁舰出，截我舰队为两，许寿山等立为炮弹轰去。「福胜」管驾叶琛尤苦战，船已受炮、左喉中弹，尚忍痛力呼「开炮」，中之；已亦中炮殒。「建胜」管驾林森林亦死。张之洞所遣来「济安」、「飞云」二轮带火随潮而流，则管驾高腾云亦中炮死。我雷船无所施，与哨艇、众商船同烬；惟「伏波」、「艺新」二舰逃脱入濂浦，幸免。方酣战时，炮弹及船厂，开花四毁；而「鸟波」铁舰隔林炮则左右射以击我船，忽为我炮中其火药舱而焚。张佩纶、何如璋在船厂闻炮声，面无人色。方将登望，一炮至，悸而仆，各呼左右曳之走；一路泥泞，堕冠脱履。何璟在署中诵佛经，张兆栋匿不见人。穆图善在山上，即督队紧扼长

门港路炮台。初五日，法舰二艘冒美旗进口，穆图善击毁其一。在内寇舰既尽毁我船，即向马尾登岸，为我陆军堵截；复欲向闽安上，亦为陆军击退。寇舰整队将出，先开炮击毁闽安、田头湾、馆头、亭头各民乡；各炮台口多外向，寇自内出，无以制之。既至长门，穆图善先移炮山上，俟其近击之；出，则炮台击之。鏖战两日，法军多死，桅筒、炮架多坏。初七、初八日，敌回环进攻，击没其一舰。迨初九日，外舰来援、内舰夹攻，寇以六艘冒死出长门，击毁金牌门而去。光绪十年七月初六日，内阁宣告决战诏书；其略曰：『越南为我大清封贡之国二百余年，中外咸知。法人狡焉思逞，先据南圻各省；旋又进据河内，戕剥其人民土地、赋税。法国无理，姑与包涵。光绪八年冬，法使宝海与李鸿章议约三条，旋又撤使翻议。山西、北宁，为我军清查越匪驻地；本年二月，法兵竟来扑犯。正拟派兵进取，忽该国先遣福祿诺来议和。其时法有埃及事故，岌岌可危；中国知其迫蹙，而仍许其行成，命李鸿章与议条约五款，互相画押。谅山、保胜等军，约定三个月后调回。该国背约，忽于闰五月初一、初二等日以巡边为名，直扑谅山防营。本应以干戈从事，因念和好有年，不忍弃盟；闰五月二十四日，降旨照约撤兵。乃法人横索兵费，辄于六月十五日占据台北基隆山炮台，为刘铭传击退。本月初三日，何璟甫接法领事照会开战，而法兵先期攻击，伤坏兵、商各船，轰毁船厂；虽经官军焚毁法船二只、雷船一只，阵毙兵官，尚未大加惩创。用特布告天下：法国有意开衅，我统兵大臣暨各督、抚，如有法国兵轮驶入沿海各口，即合力攻击；陆路各军，亦即迅速进兵』云云。张佩纶、何如璋先后陈奏福州马尾江败衄情状大致符同，惟各讳其坏事奔逃情节；而以法兵之去，为陆战之力。七月二十六日，上谕：『我军于濒危之际，犹能奋战，击坏敌船三只。初四等日，猛攻登岸，为提督黄超群、道员方勳等击退；旋攻馆头、闽安等处，为张世兴、刘光明等击却。穆图善驻守长门等处，督饬总兵张得胜、副将洪永安、守备康长庆等毙敌甚多；洪永安击翻敌船二只。自黄超群以下并各超升，赏给「巴图鲁」名号。其余死伤之员，就前颁内帑备赏项下，着穆图善等分别核给。何璟，即行革职；张兆栋、何如璋，交部严议；张佩纶，从宽革去三品卿衔。穆图善功过相抵，免议』。先是七月十八日，上谕：『大学士左宗棠，着授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漕运总督杨昌浚即代何璟任，与穆图善均着帮办军务』。而犹以张佩纶为会办大臣，兼署船政大臣；召何如璋回京。时闽中绅民群切齿于佩纶、如璋误国殃民，丧失军民数千、损失地方钜亿；纷纷递书入都，哭诉张、何罪状。闽人编修潘炳年等呈都察院代奏，详细千八百余言；其略谓『张佩纶捏词虚饰，与所确闻歧异。初二日各国领事、商人下船，各将领知必战，入请亟发军火筹备，张佩纶斥之出。得战书，仓皇令洋学生向孤拔乞援，以诘朝为请。

闻炮，张佩纶、何如璋跣而奔，亲兵曳之至船厂外三十里鼓山后麓彭田乡；而林浦陆军尽溃，尚敢言死守船厂！如璋奔快安，乡人焚祠逐之；奔入城，投两广会馆，为市人逐。而先期匿厂银二十六万，兑回粤。张佩纶所恃为奥援者（指李鸿章）私书密函来往，敢悖谬至此！若不治罪，何以谢死事二千余人，何以服唐炯、徐延旭心！并劾何璟、张兆栋、沈葆靖。于是兆栋、如璋亦褫职，佩纶提京查办。

七月初八日，上谕：『据张之洞电奏：「牵敌以图越为上策，图越以用刘为实济。现令唐景崧募勇出关与刘永福合力犄角，赶筹饷械」。所办甚是。前有旨，令云、桂两军进发。本日有旨，赏刘永福记名提督、唐景崧赏加五品乡衔；即着张之洞传旨，令激励永福。饷银、军火，妥为接济。又着张之洞转电岑毓英、潘鼎新督率所部星驰前进，张树声即遵前旨酌带兵勇驰赴粤西关外。钦此』。当时电报未周，滇、桂军常月余不通问；去年张树声请展办广州至龙州电线，至是关外始通电报。八月，岑毓英再进驻保胜，潘鼎新出关驻谅山。先七月十五日，鼎新出幕府；因和议，各军俱撤近关前。至是，复陆续进屯越南各隘。唐景崧得粤督张之洞助饷，再出募兵四营，择八月十四日拔队出关；而八月十三日，台湾有基隆、沪尾之战。

基隆即鸡笼，山下有港，可泊战舰；在台北府东北六十里。沪尾一名淡水，淡水河由此出海，港口亦可入巨舟；在台北府西三十里。方寇舰之突出马尾也，损坏者驶回西贡修治，完全者游弋海上。至是，骚扰台疆。兵备道刘璈守台南，颇镇静；提督孙开华守沪尾，刘铭传自领重兵守基隆。铭传早呼吁于朝，谓『兵单援绝，困守绝地；孤拔且谋大举，乞济师』！钦差大臣左宗棠议以北洋战舰五艘、南洋五艘援台，俱未至；而是时台湾兵、赋固足用也。十三日黎明，敌果至；口门有炮台扼守，转从口外西山上陆，迂向鸡笼塞。营官陈永隆、毕长和率三百人击之，寇不得进；复伏山头下袭，章高元、苏得胜转出山口搏战。日加西，寇一扑我军不得入，被斩一法酋，战士互有死伤，遂收队。我军方将驱之下海，戍刻遽传刘帅令「退军」，众大惊；曹志忠驰问故，铭传曰：『沪尾告急也』！志忠曰：『何不分军往援』？曰：『亟退，毋多言』！知基隆厅梁纯夫忽见大军全撤，走伏马首，曰：『此虽弹丸，弃之，长敌气而丧国威，骇观听！且敌馁矣，将士俱不愿退；奈何弃之』！铭传不顾，以马挝麾之去；梁纯夫向基隆大哭。铭传既入台北府治，分一队至沪尾，则敌军并未上岸，惟在海上鸣炮；提督孙开华率防军营刘朝佑、台勇营张李成扼海口，不惧也。铭传令曹志忠等去基隆二十里水返脚庄一带屯扎；越日，敌军窥无兵，始进基隆，驻民房，而以四百人扎狮球岭防我军。全台大譁，且谓「刘铭传通敌，卖鸡笼」。知台北府陈星聚亟欲募岛勇图克复，巡道刘璈据军情通禀

福建钦差左宗棠、福建总督杨昌浚。记名道朱守谟请募勇恢复，不许；到福州，亦言战事方利而刘帅退兵，大失军民心。左宗棠据以入告，而归罪于营务处李彤恩误报沪尾危急；刘铭传哓哓抗辩，力护其营务处以自护；且齟齬守谟、切齿刘璈，恶陈星聚。而适有八月二十日孙、李沪尾之捷，刘铭传遂掠为弃基隆、守沪尾之功效；复介李鸿章交懽醇邸左右，得醇亲王意，遂不问基隆事。方法寇之得基隆也，见官军不进攻，遂专窥沪尾；驻基隆寇舰五艘，十六日复增来三艘，排日以八舰大炮轰击沪尾炮台；孙开华督率四营分伏海岸林内，昼夜分番伺敌。迨二十日卯刻，船忽分散。知敌将上陆，孙开华令龚占鳌率右营伏于浅港、李定明率中营伏于由车口、范惠明以后营为后应；而铭传派来章高元、朱焕明二营随刘朝佑左营伏大炮台山后北路防寇包抄，军功张李成独率一营伏北路山谿备冲荡。布置略定，而寇舰排炮连轰，烟焰蔽空、弹如星雨，望沪尾直击不休；则以无数小艇载兵千余分三道上岸，排枪如爆竹，攻我军驻处。小艇驶回，示必死战。孙开华见来势凶猛，亲摇旗督战，令各军冲出奋击；敌冒死而进，在枪火中不少挫。忽张李成军五百人分两队，长矛、火枪相间，从谷中大呼，袒而出；李成当先抄其后，一队冲其旁。寇猝不意劲敌至，分一枝回顾，阵遂乱；各营见之争进，刺以短兵，一寇酋为李成禽，并夺其军旗。西夷以军旗为性命，视同夺帅，遂大崩。我军蹂之，尸满地；寇炮不能施，亟放小艇接兵。寇兵多不及船，有被执者、有跪而降者、有杀戮者；共馘三百余级。上海、广东英美报称「是捷也，法军夺气」。观战者谓「非张李成一军出死力，不至此」！于是寇队不敢窥沪尾，「阿火」之名噪台湾——阿火者，李成本名也；「李成」勇名，李彤恩署也。巡道刘璈自台南颁赏银犒张李成军，将帅多不悻；刘铭传曰：『何关渠事』！乃上孙开华首功，提督銜；龚占鳌，赏穿黄马褂。以外，多升提督、总兵。张李成汇次，赏换五品花翎，尽先守备补用。台北府曹陈书承知府意，募李成风，与通判梁纯夫合募岛勇千余，自告奋勇，必复基隆；只领械、不领饷，克复后领赏。陈星聚力荐，铭传阳许之；忽令编四百人入水返脚曹志忠营，编三百入观音山柳泰和营——观音山近沪尾、不近基隆，余皆解散。是后告奋勇谋克复者，皆为沮。迄于左宗棠派提督王诗正率兵二千攻寇基隆，刘铭传所部承意不敢开壁助战，遂无功；卒至议和时以数千里越地易取基隆数里、澎湖一小屿，可痛也！是时澎湖妈宫屿犹未失，刘铭传惟坐守府治，不出战。朝廷屡催克复基隆，反向朝廷索援；廷谕杨岳斌帮办福建军务，亟筹率兵援台并查办李彤恩。而继有朝鲜新党乱事，日亦出兵；驻朝鲜提督吴兆有率同知袁世凯带兵入屯王宫外，兵至不敢动。朝命吴大澂、庆裕等往筹善后，命李鸿章调回援台兵船随丁汝昌赴朝鲜；命南洋兵船援台，曾国荃奏南洋兵船脆薄、不堪往，廷谕严谴革职，着速行。

八月十九日，粤军提督方友生、总兵周寿昌等战法人于郎甲，败绩。八月二十二日，广西统军苏元春大战法人于谅江府陆岸县，连日克捷，将备赏賚有差。初，广西军自七月中出关，由谅山省进至北宁省谅江府，法人时有兵来攻。迨本月十八日，水陆并举，大攻船头屯地——船头为北宁谅山水陆总汇；管带李群突阵，为枪炮击回。元春褰旗督军再进，总兵陈嘉、副将苏元瑞继之；十九日，法军败退。二十日，复进，复败。二十一日，陈嘉独率一军力进攻之，督带李应章、陈世华、黄云高各营并进，击沈寇艇，夺获开花大炮。寇军大败，阵毙法将尼立意，法士卒多死；我军管带邱柄阵亡，李应桢重伤。二十二日，再战，寇走。潘鼎新奏入，得旨：『苏元春以孤军当劲敌，殊堪嘉许』！彭玉麟、张之洞亦电军前祝慰。九月，苏元春、陈嘉复战法寇于纸作杜，胜之。十月，唐炯、徐延旭槛送至京，吏议处斩；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申救乞恩，严斥不许。张佩纶、何如璋，严谴，戍边。十一月，云南统军丁槐合景军唐景崧、黑旗军刘永福攻法人于宣光，大捷；岑毓英进临洮府，诏奖之。初，八月云南军出河口至保胜，会刘永福，邀同进军；多方推诿。及张之洞奏遣唐景崧成军出牧马，带东饷二万往助永福，且许为奏功；始踊跃起。及是，三路进攻，法军迎战大败，委弃马匹、军器，走入城；大军遂进据山西之临洮府。滇帅、粤督以闻，遂颁赏賚，谕即进攻山西省城。而是月王德榜战法军于丰谷不支，乞援于苏元春；不至，遂大败。及法军急攻苏军于船头，苏军退谷松，王德榜军亦不援；苏军溃退威埔，遂失谷松——谷松在屯梅左二十里，隔一岭即谅山省城，谅山大震。潘鼎新劾王德榜耗饷数十万，不克一战、屡调不至；革职。鼎新亦刚愎自用，忤克有名将帅，尤忌冯子材；惟苏元春本湖南提督，为所部带来，故独袒之。鼎新将以德榜所部归元春辖；彭玉麟亟电奏德榜可用，令戴罪军前自效。廷谕前广西提督冯子材帮办广西军务；时子材以病告退，张之洞亲至其家礼之，为之治饷、治装。十二月二十九日，法以大队自松谷攻入谅山省，陷之；时永福亦败于宣光，景崧等退驻牧马。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九日，寇遂攻入镇南关，桂军将提督杨玉科战歿、总兵董履高重伤，诸军多溃；惟元春所部及陈嘉六营尚完，退驻幕府。潘鼎新退驻海村，朝命革职，令戴罪立功；以李秉衡护广西巡抚、苏元春帮办军务。十一日，法寇轰毁镇南关，去；于关外十里文渊州筑炮台，为坚守谅山计，广西全省大震。龙州为全军后路，商民惊徙，游勇肆掠；逃军难民，蔽江而下。先是，冯子材暨右江总兵王孝祺于十二月先后抵龙；募军未足，孝祺先率数营驰出关，而谅已溃。子材原有八营在东路防钦、廉州，仅带中军两营来；元旦闻警，赴南关，与孝祺截收溃勇，一面调八营赴关。潘鼎新告以守关不须其军，遂以所部折回。初九日，南关急，复檄西援；则子材十二日得信来，寇已于十一日焚关去矣。子材素

有威惠，为桂、越人心所向。既至，众心安；遂于关内十里之关前隘，跨东西岭间督所部筑墙掘濠，长三里余。令桂军养锐，自以所部萃军守之——萃军者，冯子材号萃亭也；令王孝祺军屯其后半里许，为犄角。当是时，苏元春毅新军、陈嘉镇南军屯幕府，在关前隘之后五里；蒋宗汉广武军、方友升亲军屯凭祥，在幕府后二十里；潘鼎新鼎军屯海村，在幕府后六十里；魏纲鄂军艾瓦，防亢封，在关西百里——亢封为越之长定府；王德榜定边军屯油隘，专备抄截兼防入关旁路，在凭祥前关外东三十里；李秉衡在后路龙州备饷，独冯子材与王孝祺广军两枝当前敌中路。时闻寇将由钦、廉攻南宁，断桂军后路。而潘鼎新屡电彭玉麟，谓冯军不得力，可调往东防。彭玉麟不谓然，而信子材能任大局，电询去留；子材谓「关前吃紧，难离」。彭公因令子材专守关，自顾钦、廉路。彭公为中兴名臣，湘中宿将；张之洞督粤，自以不娴军旅，凡军务皆推而下之。而军中奏报，彭公亦一任张督主稿。彭公力顾大势，陆路自广东外，兼顾滇、桂、越中；海防自钦、廉、琼州、广州外，兼及闽、浙。张之洞兼济黑旗军，用能使战士奋起图功。自李鸿章、刘铭传辈莫不以危词入告，惟彭玉麟与左宗棠刚强不挠，未尝以危险之情耸枢府；闾阎安堵，众军倚若长城。光绪十一年二月朔，法寇由扣波袭亢封，将攻牧马；绕出南关以北，且断马盛治、唐景崧两军归路——时景崧已进窥太原、永福复进兵宣光矣。冯子材先谍知，遣五营扼扣波；而苏元春、魏纲军趋亢封，寇惊溃，获其军火、禽象，禽数人。初二日，来争扣波败，遂无西犯意，而扬言将以初八、九日犯关。子材料必于初七日礼拜一出兵；时寇已大集，子材决计先发制敌，乃于初五夜率孝祺军出关。翼日，破其二垒，作士气而还。初七日，法果尽起谅山众，并力入关，直扑关前隘长墙，攻广军营垒；冯子材誓众曰：『寇再入关，何面目见粤民』！王孝祺以淮军为龙州军民诟病，愤而起。法军以开花炮队循东西巔向下击，而枪队直扑中路；以真法兵七千居前、黑兵三千继之，西贡洋匪、教匪、客匪合万余以次进。炮声震天，远闻八十里外，枪弹积阵前寸余；我军死战，多伤亡。东岭五垒未成，为敌踞其三。王孝祺率小队抄敌后仰攻，敌稍却；日暮，而移中路之苏元春援军至，合兵力战至夜。是日，王德榜军自油隘出，夹击踞文渊之对山，与敌鏖战数时；德榜愤于鼎新严劾不公，与子材同声气，战殊奋。忽见敌运粮仗至，亟追逐，夺其驮马无数；法饷、械遂不得入关。翌晨，复大战，贼益众、炮益紧。子材居中，元春助之；孝祺当右，陈嘉、蒋宗汉当左路——即东岭。炮极剧，子材与诸将约：有退者皆诛之；各路设卡，截杀逃者，子材、孝祺各刃退卒数十。寇致死薄长墙，或越入；子材年将七旬，短衣草屨，持矛率两子相荣、相华大呼，跃出长墙搏战，将士齐开栅门涌出。诸军睹子材如此，无不感奋。关外游勇、客民千余闻子材亲出阵，亦争埋

根行首，乘利狙击；冯军扣波五营自关外西路来，击其背。于是诸军合力死斗，短兵、火器、枪炮杂进。王孝祺部将潘瀛撄敌锋，袒臂裸体冲入阵，故王君所部伤亡尤多。陈嘉争东岭三垒，蒋宗汉继之；七上、七下，陈嘉四伤不退。至夕，王孝祺既击败西路寇，则由西岭抄敌后，助陈嘉；王德榜亦自关外夹击东岭背。是日，德榜出甫谷待敌，援贼至，率队冲断。部将萧德龙、张春发夺勇击杀法将，众奔；夺获枪弹、炮子、面饼、番银五十余载。德榜遂自外夹击东岭，合陈嘉夺回三垒。法寇鏖战二日，弹尽援绝；顷刻间炮声、枪声顿息，遂大溃。我军任意斩杀，寇翻岩越涧窜，遗弃大炮、枪械、军旗满地；歼真法兵千余、黑兵盈千。教匪、洋匪、客匪或死或逃，擒虏数百；斩法酋自六纯至二、三纯数十。法提督尼忌理亚伤毙，遂出关二十里而还。是日，天气独晴霁，冯子材、王孝祺身畔屡落开花炮子，不发。初十月，冯子材率十营出关，攻文渊州，法寇望风逃；追杀其红袍法酋，克文渊。初，法寇败芄封，戕越官长定知府少子；兹复迁怒文渊知州，剖其腹。十二日，我军三路攻谅山——谅有对河北岸驱驴墟，垒甚固；王德榜攻杀其六纯法酋，犹不溃。王孝祺军至，部将潘濂执旗先登，克之；法并守谅城。十三日，冯子材军杨瑞山、刘汝寄等潜渡河，攻克之；获其军仗、器用、饷面山积。诸军大至，法悉众遁；我楚军、桂军追剿中路，广军、鄂军追西路。十五日，陈嘉攻谷松，寇犹悍；王德榜力援，毙其酋，克之。冯子材追至观音桥，破其巢。即日克屯梅——屯梅，谅山省之长庆府也；斩二纯、三纯法酋，生擒五纯法酋一，遂进克拉木、破郎甲——郎甲，北宁省之谅江府也。王孝祺进军鬼门关。诸军连日搜剿法兵极多，尽复去年官军所驻越地。北宁省城法人逃溃大半，城内李扬才等约迎官军。越之北宁总督黄廷经合各路二万余人，立忠义五大团，建冯军旗号，供粮米，作乡导；在越法人尽惊扰无措。二月既望，大捷闻于朝；彭玉麟奏冯子材功第一，诸将士授官、懋赏有加。法报至巴黎，法国大震；东西各国俱耸动，到处图绘谅山大胜战况于剧场。法自拿破仑第三后，未有如此次之大败，举国嗟怨；即黜外部大臣花利忌，介英人总税务司赫德乞和于天津李鸿章。

当谅山大战期，法人以水师牵制我陆军；法提督孤拔率舰队东出，图犯广东。而彭玉麟布置，无隙可乘，图闽；则闽江天险，且惩前此长门之创，于是直犯浙江之镇海——时援台兵吴安康率三船泊焉。镇海提督欧阳利见扼北岸炮台，而以三船出拒；「澄庆」、「驭远」两船为敌舰逼入象山之三门湾，轰毁。利见则炮击法鱼雷船及一战船，沈焉；复炮中其师船将台，孤拔毙焉。法舰并遁至基隆，殄孤拔；别将率其队攻入澎湖妈宫港，官兵退守龙门屿，寇登妈宫屿据焉。而其时，我滇军胜寇于临洮府。初，云南军据山西省之临洮；闻谅山大捷，遂于三月朔进窥省城。法亦出兵六千，分两路袭临洮：一北趋珂岭、

安平，一南趋缅甸、猛罗。滇督岑毓英命岑毓宝、李应珍扼北路，王文山扼南路；而自率军当中路，截敌奋击，敌逐合两军为一迎战。我南北路军反攻之，寇不支，遂大溃，斩获无数，阵毙法酋五人；遂进逼国威省城。时唐景崧亦胜敌太原，刘永福偕黄守忠亦破敌宣光；而和议在二月已定，于三月初二日达军前。当是时敌气馁，陆战亡军、水师亡帅，我军已成破竹之势；越官、越民苦法寇之虐，望冯军若望岁，竞来通款。冯子材亦慨然划扫荡北圻之计，与彭玉麟函电往来，定二月二十五、六日亲率军从西路出北宁，直取东京；诸军从东路取海阳，会师河内。而停战撤兵之旨下矣！彭玉麟、张之洞电奏力争。中兴大将鲍超自四川成军出，一路添募，至龙州兵八营；亦抗奏愿以己部生力军出关当前敌，攻越都法寇。彭玉麟等复电奏越地法虏空虚，可进兵、不可撤兵；并不听。李鸿章欲护前约，自二月望日法来行成，即奏闻朝廷，遽与签押，而更弃全越为法国保护；且电军前，谓「越战，闽台危」！是时闽有左宗棠楚军，闽人恨不得再战复仇；台地则法兵株守基隆一岭，毫无寸展；帮办杨岳斌方渡台，军赋不假外求；澎湖不过失海上一屿，法寇虽拦截商船，而闽之帆船飞驶不惊。台人恨刘铭传不进军，并不谓危。冯子材军在北宁谅江，饷道大通、士气激昂，法已失抗拒力；众军咸欲直指顺化越都，逐法寇于境外。而李鸿章奏谓「不乘胜回师，恐全局败坏」，于是廷谕自二月中迄三月叠催各路撤兵；军前战士扼腕，天下短气。言官交论李鸿章卖国：『捐壮士无限之躯、倾国家无穷之帑，再捷不进，而弃全越与敌和款，奈军民何！奈中外交侮何』！不报；严催撤兵。于是云南军自山西、广西各军自北宁，于光绪十一年三月十四日起连环卷扎，迄三月二十日皆撤入边；法国亦退基隆、澎湖兵。太原、宣光军亦随大军入关，胁黑旗军去保胜关内安置，授刘永福南澳镇总兵、授唐景崧台湾道，竟授刘铭传台湾巡抚。大学士二等恪靖侯左宗棠薨于闽，刘铭传遂文致刘璈饷饷罪，劾戍黑龙江。冯子材奉命督办钦、廉防，鲍超散军归家。王德榜等入觐，退谒军机行走孙毓汶，拒不见。越大官黄佐炎、张登檀、黄廷经、梁辉懿等流离边徼。

是年秋，日本使臣伊藤博文至天津，向李鸿章缔结共同派兵朝鲜条约，隐示共同保护意。法国既得保护越南，遂置越南总都护，监越王。而是年冬，英国遂发兵取缅甸。由是，西南际海无属国矣。

● 专著（二）

中东战纪

• 中东战纪

自序

呜呼！疆场之间，一彼一此；牛虽瘠，僨于豚上。从未有大敌小、众敌寡

，连战皆北，蹙地千里，如甲午中东之役之瓦解者。盖不筹制胜之策于先，复不图制敌之事于后：临变仓皇，涣若抔沙；随时拉答，随处补苴。「易」曰：『豫，利行师；不豫，兹所以败也』。

夫大不胜小、众不胜寡，盖亦有之矣：隋炀帝以百万大军败于高丽萨水江，辽天祚以八十万败于女真混同江，明杨镐以四十七万（实二十四万并高丽兵三十万）败满洲萨尔浒；大小、众寡之不敌如是，是有亡征焉。虽然，彼三朝者矜于攻敌，非以应敌。有清之师，为保护属国，不得已而出军；应敌者也。兵义者王、兵应者胜，师直为壮、曲为老，何至于今而并不然乎？天乎、人乎？吾谓亦人而已矣。清师之败，李鸿章有三误焉：一误于望和、二误于待和、三误于求和也。当日本调兵之初，而苟多戍劲兵于牙山，坚扼入京之孔道：更集大军于平壤，厚驻战舰于仁川——日本岛国，四面受敌；东西南北虽有军港，外海内峡处处可攻：虑我批亢而捣虚，自将不战而自戢。而李鸿章不然，专望日本之可和，不顾我军之无备。高丽虽日吁援兵，将士虽咸请济师；惟恐撓敌人之怒，置军报若罔闻：其误一也。敌衅既开，牙山失守；平壤城虽调四军，鸭绿江乃无一旅。威海卫之军舰，不驱出战；大东沟之退师，惟戮偏裨：以故平壤一败，高丽全失。李鸿章初冀俄国胁和，继谋英国劝和；军旅之政，专事敷衍。而各国方利中国之败，正作壁上之观；境上遗书，茫乎无闻：其误二也。当是时，承平日久，属国恭顺；高丽一路，素无守备。敌军于是渡鸭绿江而西，破九连城、凤凰城，复破海城；循渤海而南，破大连、破旅顺，复破威海，覆海军：我之疆场，战势尽失矣。然所丧者边城，未及东省大郡；所堕者战舰，未坏陆上大军。我勿急于战，亦勿急于和；专力固守，作埋根之计、为持久之图。有隙则扰其饷运，捣其惰归；无事则浚我深濠，保我长墙。更历时月，我之财未殫、彼之用已匮；俟其难于作战，然后易以言和。何乃远涉行成，甚于城下乞盟！恣所要求，填彼欲壑；既割地，复归币。虽秦桧不至此，比敬塘更无名：其误三也。嗟呼！不能战，何以守！不能守，何以和！李鸿章之军战则不力、守则不固，遂至仓皇无措；召不相谋之将，募不相习之兵。于是庙堂保妻子之臣，不得不出于和；宫闱图盘乐之后，愈不得不出于和。而以和偷安之李鸿章，乃专言和之事，不顾及和之害：此当机之误也。任用非人，置将非才。方战而僨事者有之，既战而害事者有之，未战而不事事者有之；军费投于虚牝，军械等诸虚器。龚照璠死有余辜，而使之回任；丁汝昌罪不容诛，而保其功效。法令不明，赏罚不信，举措不当：此李鸿章根本之误也。嗟乎！田单保孤城而复全齐，俄国焚京都以困强法；此之恶战苦守，固无望于清季之军矣。

由是敌人肆、时事非、和议定，李鸿章乃历聘欧邦阴图报复，遂与俄罗斯

締「东清铁路密约」。议者咸诟其默卖东三省；吾则谓赖有此耳。李鸿章一卖越南、再卖高丽、三卖台湾及辽岛，不能得豪厘价值；独卖卢龙塞外地，斗两强如两虎，使两国伏尸百万于我辽水东西，败者罢弊、胜者疮痍，而清国得稍息肩、鸿章亦得吐气，是卖之尚有价值者也。况卖不尽卖，犹留我地主之分（去声）乎！日军之攻威海也，有水雷艇之施；攻俄国之旅顺也，收水雷艇之效。至扫灭波罗的海舰队于对马海峡也，全赖水雷队之奏功：水雷之工小而用大如是。乃李鸿章兴海军二十年，费帑藏累亿万；不能得战舰尺寸之功，复不能获雷艇纤微之助：误国深矣！淮军之屡溃，勇敢者无所施；又何责焉！余作「中东战纪」、作「台湾战纪」，恨无由作「日俄战纪」也！

光绪柔兆敦牂之岁，洪弃父序。

高丽为中国屏藩，明初李氏篡据以来，一心事大；明太祖不讨，故保邦存祀至于今五百载，更事中国二姓而庙社不改。清太宗覆其国而全之，藉兴朝声威以无外患，故事中朝弥恭。明之季世，早招覬觐，行长清正入其两京；赖明朝命将出师，杨镐、李如松、刘綎诸将帅力战驱逐，而后八道以复。由是，中国强而高丽安，中国弱而高丽危。晚近英国见俄国之迫，亦夺踞其济州岛；得中朝转圜而后返还。清光绪八年，日本复启衅；而直督张树声调遣兵船不失机，而后衅端一弭。当是时，日本未尝一日忘高丽也。光绪十年，法兰西深入越南，中国应战；马江水师虽败，而镇南关陆军大胜。冯子才、王孝祺、王德榜、苏元春方长驱而朝端议和，廷臣孙毓汶主于内，李鸿章主于外；彭玉麟督师在粤，力争不听。卒弃全越与敌，诸将丧气。而英吉利继之，取缅甸；俄罗斯日逼黑龙江，东清铁路逾哈尔滨而来。于是，日本图高丽之志愈急矣。

初，同治十三年春，日本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都督，侵台湾番地（自社寮澳登陆，熟番与生番世仇，道之攻焚；至牡丹社，被生番狙击，退守龟山，开荒屯田。洎闽藩司潘蔚、台道夏献纶至琅■〈王乔〉湾与议不决，日使柳原前光至京与总署议不协；闽抚王凯泰添兵二万五千将渡台，日军始惧。会暑瘴，多死亡；乃又以内务卿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来议和，辨番界，两月不决。英使威妥玛居间，要偿兵费三百万；沈葆楨力争不可，廷议乃允五十万成约。日兵归，行凯旋礼，进从道爵；自是始轻中国）；朝廷命船政大臣沈葆楨率水师巡视台湾（朝廷戒无轻动）与争，而日本退师。光绪元年秋，复以兵舰掠朝鲜江华岛，焚永宗城，驻釜山要盟。五年，灭琉球为冲绳县，以长崎假俄罗斯泊兵船。是时中国方戡定新疆，以伊犁边务与俄罗斯剧争改约；筹战方急，不遑问日本。光绪八年，朝鲜国王李熙本生父李昱应柄国，时号「大院君」，颇拒外交。王长，王妃闵氏宗强，夺其权。大院君遂因军士譁饷之故，率之杀执政，并杀日本练兵教师七人；焚日本使馆，以兵驻王宫。是时李鸿章丁忧去

，直督张树声署北洋大臣；亟命道员马建忠率三兵舰抵仁川，而日本兵舰已先至。张树声得建忠书，复命海军提督丁汝昌率七兵舰、陆提督吴长庆率三千军克期赴援；以七月七日抵马山浦，于是日兵不敢动。吴长庆等薄王京，入候大院君，以兵拥致天津，幽于保定莲花书院——凡四年，方释归；吴长庆则驻师汉城，日本亦宿兵王京——要朝鲜偿金五十万。而光绪十年，复有朝鲜叛臣金玉均等之难。金玉均号为维新党，结日本为后援，杀伤禁卫大将军闵泳翊；同日本兵闯入景佑宫，矫王令杀辅国闵台镐等八人。乱党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等各自署官，议幽王于江华岛；而日使竹添进一郎欲致诸日本，议未决——而朝鲜勤王军起，遂吁请我统兵吴长庆赴王宫靖难，与日本兵战于阙下；胜之，斩叛徒七人以徇；余党奔日本，日使亦奔济物浦。于是中国与法兰西已启衅，台湾闽海骚扰，中、日二国各命大臣至朝鲜筹善后；而朝鲜王许恤日本被害人、修建使馆费银十四万圆，听日本增戍兵、建兵房，而约以定。光绪十一年春，日本复遣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务大臣西乡从道来天津议约，我北洋大臣李鸿章偕副使吴大澂与议：两国各撤戍朝鲜兵；后日有遣兵至朝鲜者，两国当先行文知会；而朝鲜练兵，两国可遣员为教练员。是三款者，或以为与日本共同保护朝鲜之权，启甲午两国之战端；不知日本战端，蓄志久矣。凡清国要塞、中邦海湾，靡不调查测量；自佐尉军曹以下，莫不有一图在身：蓄而必发，亦不在约也。李鸿章操陆军三十年、筹海军二十载，用人以私、行政以贿，宫中、府中相习成风；自强之道，卒为空言。临敌议战，辄曰「兵不足恃」；夫兵诚不足恃，抑为谁之咎欤！于是而有光绪二十年朝鲜之战祸。

初，朝鲜人崔福成杂取儒家、释、老余说，以相传习，号东学党，亦曰守旧党。当同治四年，朝鲜禁天主教，遂捕治东学党人，禁之綦严。东学党卒不衰，久而思逞；遂于是年三月，党魁崔时亨起事于全罗道古阜县。朝鲜招讨使洪启勳击之，乱党遁白山；追之，中伏而败。乱党遂犯全罗、忠清二道，据全州。朝鲜大震，来乞师；李鸿章遣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总兵聂士成率芦、榆防兵东援，屯牙山；循条约告日本，而日本亦遽遣大岛圭介率兵入王京，止之不听。朝鲜乱党闻中国兵至，则弃全州遁；朝兵收会城，乱平。而日兵至不已，中国约日本退兵；日本要挟多端，以兵守王京，下水雷汉江，遏绝华人，断绝我电信，迫朝鲜以谢绝中国。鸿章与议和，则索兵费三百万。六月二十一日，日本兵遂入宫，掳朝鲜王李熙，挟大院君以号召；恶执政闵泳骏之亲中国也，矫王令，流之恶岛；朝政皆操于日人。李鸿章始终望各国调停，故每戒诸军「毋生事」！兵舰之在仁川者，任日舰载兵出入不敢犯；战舰之屯威海者，晏然无事也。

至是，朝命屡下；鸿章知战端不可弭，乃以大同镇总兵卫汝贵率十三营发

天津、盛京副都统丰陞阿率盛京军发奉天、提督马玉崑率军发旅顺、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率军发奉天，同取道鸭绿江，入朝鲜。初，牙山我兵孤悬，屡发电索援军，中有危急语；张佩纶在总局，以前敌故张皇，多为删略。前此佩纶在闽江防法寇，得李鸿章信，嘱让敌以待和，勿为戎首；佩纶秘不泄。既而海军荡尽，佩纶获严谴；李鸿章多方营救，得自戍所赦回，乃以少女为其继室，援之司京津总电局——故又延误军机，而援军久不出。六月二十三日，始雇英国商船载兵士千二百，护以「操江」木船赴牙山；而日本间谍得中国电报生密信以报，遂以兵舰「吉野」、「浪速」、「荻洲」截于海中沈之，掳「操江」以行。是日，我兵船「济远」、「广乙」自大同江回，与之遇；「广乙」为「荻洲」舰炮伤，遁入高丽十八岛。「济远」独行，日舰追之急；「济远」两次御敌，炮击其「浪速」舰、又击毁其「吉野」望台以免。然自是，朝鲜黄海无中国舰队矣。

六月二十五日，日本大队攻牙山。牙山在朝京汉城南，为日本入京孔道；我军能守，乃可以保朝鲜。鏖战两昼夜，敌四面包抄而来——日本兵七千；我兵二千五百，遂以二十九日弃牙山。聂士成言于志超曰：『牙山既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水，扼形势；可据也』。志超从之；而日兵已迫成欢驿矣。士成率五营据成欢，前锋至，迎击，胜之。既而大至，我军无援，势木支，始退趋公州；则志超已弃公州行矣。日军蹶之，遂大入朝京。是时，陆路四大军始集平壤。平壤城大，在汉城北二百余里，为朝鲜旧京——汉乐浪郡治、唐安东都护治所，南北绵长十余里；北枕锦绣山，西、南、东距大同江；西北隅无山水，为达义州孔道。士成追志超，及之；虑兵单或遇敌，乃绕道大同江，与大军会平壤。志超则铺张成欢之战，以大捷闻；获奖赏，遂拜总统诸军之命。而志超无将略，卫汝贵尤贪纵；左宝贵、聂士成、马玉崑忠勇敢战，而志超漫无布置。军中日置酒高会，或筑垒环炮为守计耳；哨队相遇，至误相击。日本侦探队临江，左军进歼之，复以大捷闻。

七月初九夜，日本海军大将伊东佑亨以军舰十艘攻威海，我军大炮击中其「高雄」舰、开花炮击中「左队」舰，两次冲突，不入而退。十一日，攻旅顺，退——或曰：此试炮力来也；而我舰队不敢出，盖早见轻敌军矣。

八月初十日，日本陆军大将大山岩以大军四队趋平壤，正军出平壤南中和府，而别军由东路出文川以截我后。我军马玉崑则率所部回营，绕出江东为犄角；卫汝贵、丰陞阿率淮军及西丹队十八营守城南江岸，左宝贵则率奉军六营守北城山上，叶志超与聂士成以六营驻城中，而朝鲜兵八百听调遣。十二日，左军金、徐、杨三营军出探城北，而敌由隔江列阵出，我军与战。叶志超望见之，惧；亟召外兵回。敌遂蹶之渡江，据山作垒；左宝贵抚膺曰：『事急矣』

』！即策马驰救，已无及矣；即扼守北城元武门岭，日以大炮仰攻敌。越日，敌援军复以大炮至，猛击我军。叶志超将冒围北归，宝贵执不可，以亲兵守志超；而亲出御战。宝贵耻前军辄退——失地损国威，欲以己军力战，为诸帅倡；十六夕，大炮如雨下，左宝贵奋曰：『此吾死所也』！亲立城头，执刀以麾将士，枪丸、炮丸簌簌过，不少避。酣战既久，一身连中枪炮，堕地；扛下城，死矣——徐与杨亦死之。志超则遍悬白旗以下敌，日人议受降。志超始偕诸将走义州，向鸭绿江；朝鲜兵恨其召回外兵致败也，从背后击之，死二千余、阵死者亦千余，军储、器械、公牒、密电悉委之以去。朝鲜境内，自是无中国军队矣。而马玉崑江东之战，则大胜；掳日兵，夺获大炮。方逐北，闻志超退师令，始由大同江全师归。志超过安州、定州皆不守，直奔义州；聂士成以安州山川险阻，欲固守而志超不从，遂渡鸭绿江而西。而朝命援军自旅顺发者，有提督宋庆军；自大连湾发者，有提督刘盛休军；自黑龙江发者，有将军依克唐阿军：亦先后集九连城。九连城筑自辽、金，为出战入守之地；与朝鲜义州隔鸭绿江一水而峙者也。是时，敌军据义州矣；朝命夺叶志超职、逮卫汝贵治罪，以宋庆接统诸军。宋庆在军素忠勇，自咸丰季从僧格林沁郡王讨捻匪有战功；然起北军小校，无大将才，与诸将故等夷，不能指挥操纵也。诸军七十余营，散漫各处，无纪略；而坐守江北四十余日以待敌。

方敌之进平壤也，警电叠至，参赞袁世凯专电请发大兵；八月十四夜，李鸿章命招商局「新裕」、「图南」、「镇东」、「利运」、「海定」五轮船载兵四千——海军护之，由大连湾抵鸭绿江大东沟登岸。十六日甫曙，海军提督丁汝昌率舰队欲复返旅顺；而南来黑烟缕缕亘天，了望者曰：『倭舰至矣』！于是提督升旗，号令全军拔锚举炮备战。丁汝昌乘「定远」大铁舰，并「镇远」大铁舰居中；以「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怀远」、「济远」、「广甲」、「超勇」、「扬威」、「平远」、「广丙」十一舰、水雷船六，分左右翼为五队。「平远」、「广丙」未入队而督船已行，在后各舰未整队而敌船见。日提督伊东佑亨乘「松岛」舰率「赤城」、「吉野」、「桥立」、「岩岛」、「浪速」、「扶桑」、「清田」、「比叻」、「荻津岛」、「高千穗」、「西京丸」十一舰，分双行鱼贯来。我军作「人」字形待之，距敌九里而发炮；炮不能及，而敌舰麇至，相去恒六里；再发炮，则前烟弥天，无以测准命中矣。敌变圆阵来围攻，「致远」、「经远」、「济远」遂被隔圈外。「致远」管驾邓世昌勇于临敌，独与「吉野」、「浪速」当；「吉野」为日舰中坚，「致远」敌其二船奋击，弹药罄，敌舰多伤。「致远」亦重伤，鼓满汽机以冀撞「吉野」；「吉野」急驶避，而「致远」追之亟，中鱼雷而沈。「经远」管驾林永升阵亡，亦中鱼雷沈——或曰掳焉。于是「济远」先退

阵，落后者「超勇」中炮沈，「扬威」搁滩裂——或曰「济远」撞之，而「广甲」先遁于大连湾岛而毁，余舰返旅顺。是役丁汝昌及「定远」帅船管驾刘步蟾震悚失次，乏指挥；凡战三时，失五舰。事闻，赐邓世昌谥「壮节」，斩「济远」管驾方柏谦于旅顺以徇。自牙山之战，「广乙」管驾林国祥避敌焚船，为总兵刘步蟾所庇，无罪；至是，「广甲」管驾吴敬荣亦无罪。而敌自大东沟战剧，帅船「松岛」舰既受重伤，「赤城」、「吉野」亦重伤；「比叻」被隔，走济物浦；「西京丸」亦断舵，沈：于是不复追我军。而我舰队则自是伏威海不出矣。

海、陆军既挫，而日本长驱之势成。我大军驻中路九连城，聂士成守虎山要隘；日军集义州作欲渡状，中路严备；而日军潜袭上下游，渡安平河，依克唐阿军奔宽甸。其义州军，遂造桥渡鸭绿江。九月二十八日侵晓，日军自南岸列炮队，护数千兵达北岸；刘盛休军溃，诸军从之。独聂士成保虎山，日军环攻之；力不支，退而西。宋庆自凤凰城遣援军来，已无及；退渡鬲河，挤而死者相藉也。九月二十九日，敌军欲取金州以袭旅顺；遂以大军攻九连城，以牵缀我陆军。我军丰陞阿、聂桂林弃安东，奔岫岩州，于是九连城失守；越三日，凤凰城亦失守。凤凰厅据鬲河之西，当辽、浑之冲；古亦州治，故军堡市集，为奉边之最。我军退驻摩天岭，自辽东以南入高丽孔道，皆为敌据；而奉省连失两重镇矣。敌陆军大将大山岩已于九月二十六日乘兵舰运兵，由金州北貔子窝登岸——貔子窝，西距金州大连湾百二十里也。大连湾险隘为旅顺后蔽，军储最厚；自平壤之役，守将刘盛休与旅顺守将宋庆并率所部赴九连城，李鸿章别命提督姜桂题、程元和募兵守旅顺，分统赵怀益募兵守大连。而敌兵由花园港进貔子窝，由貔子窝向金州，旬日间无阻者。

九月二十九日，敌军万八千进攻大连湾，奋炮台——大连一名搭连，在金州东；三山环之，湾内炮台林立。十月初四日，敌军攻大连之背，入之；初九夜，海陆并进，副都统连顺先弃金州城遁矣。旅顺协守总兵徐邦道攘臂曰：『金州失，则大连不守；大连失，则旅顺不保。速分兵逆之！不然，十六年筑港建台缔构经营之功，一旦付诸东逝矣！』旅顺诸将不相统，莫之应也。邦道愤，自率所部行。过赵怀益，请益兵；怀益曰：『吾守台，不赴后路御敌也！』部下奋欲往，不得已，乃分步队随邦道马队行。而日军大队四合，力不支；电怀益告急。怀益方督兵运辎重渡海，括大连饷糈以逃；于是金州、大连湾相继陷矣。旅顺营务处道员龚照璵闻金州失，苍黄走烟台，至天津谒鸿章；于是坊市军民、船坞工匠纷纭无措，争夺库帑而奔。鸿章怒，斥照璵仍回旅顺；而六统领不相统摄，乃共推桂题主之一——顾桂题闇，不能调度也。是时徐邦道率残卒自金州回，痛愤，思杀敌自效；请益兵，无应者。乃率所部以旧式抬

枪拒战于土城子，敌军新式炮弹枪弹如雨下，邦道军伏不动；俟其近，抬枪齐发，损敌军无算；奋勇追逐，日军回奔，遂大挫之。而日军大队继至如云，邦道邦无继；独战，饥困不支而退。而照璵已先一日再遁烟台，诸将黄仕林、赵怀益、卫汝成相继遁；罢卒痞民争掠夺，敌未至而旅顺墟矣。邦道孤军再拒战，伤残几尽；宋庆回援之师屡捣金州不能达，守将张光前等奔复州依宋庆。于是十月二十一日，敌第一军由凤凰山东北取宽甸县、西袭岫岩州；二十四夕，第二军由大连湾陷旅顺；第三军三万，且由广岛出发，分乘轮舟四十艘向山东角矣。

方宋庆之奉诏援旅顺也，以聂士成代守摩天岭；既而依克唐阿军自宽甸奔至，丰陞阿、聂桂林自岫岩州奔析木城，复自析木城奔海城。是时宋庆之军驻盖平，聂士成守摩天岭之军直凤凰城西北，依克唐阿军直东北，吕本元、孙显寅之军守连山关。日军至，本元等遁；日军遂由连山关逼摩天岭，窥聂军防御密，乃移向草河口为依军击败，乃弃连山关而退集草河口，以亘断聂、依两军。聂军则屯分水岭，以拊日军背；依军夹攻之，复挫日军，斩一中尉。凤凰城之日军以大队来援，依军连战胜之；日军退守凤凰城。依克唐阿遣军会聂士成趋凤凰城，大战于通远堡。依军逼貔河，敌军夜袭不克；翌日，大战于一面山，右翼兵歼日军甚众；鼓勇争进，而左翼兵溃，遂不支退；中途遇伏，丧马队统领永山：时十一月也。安东敌军向海城，革职提督聂桂林会革职副都统丰陞阿之满兵于十五夜攻敌营，剧战亘昏昼；至十六日午不克，退辽阳。辽西告急，诏依克唐阿援辽，诏吉林将军长顺、前军总统宋庆及请赴前敌之鄂抚吴大澂并会海城地方拒敌。两军相持，久不下；聂士成请曰：『敌军锐气方盛，未易猝破。吾以精锐出其后，往来游击，扰其饷道；则可克也』。诸将以岭防重，不许；士成自率兵过通远堡，临雪里站而阵。其地密迩凤凰城，为敌通岫岩、海城、盖平之冲；于是凤凰城出大队来争，士成知必至，则预设伏以待，张疑兵以作势。敌军再至再败，士成坚不动。当是时，宋庆移军海城之屯王川（距海城二十五里），以章高元、徐邦道、张光前代已守盖平。十一月十八日，敌第一军既得析木城，尽锐取海城，遂逼宋营；宋庆两面受敌，乃绕道退牛庄城前，合新至宋德胜七千五百兵屯于王台。二十六日，敌之第二军三万出天王塔，宋军二万余迎战；鏖杀一昼夜，不分胜负，各疲退。

是时畿甸震惊，深虑淮军不可用，召两江总督刘坤一授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驻山海关，以宋庆、吴大澂为副；并诏吴大澂率兵三万出山海关，同宋庆图海城。召故湘将魏光燾、陈湜、李光久等募军北援，又召聂士成入关卫畿辅；以江苏按察使陈湜率湘军二十营，代守摩天岭。然日军方图取山东威海卫，以大队扼海城掣我大军不获南顾；凤凰城之日兵既单，亦不能北犯也。

十二月初六日，敌军向盖平；聂士成入关之军适至，会宋军战胜，却之。而牛庄戒严，宋庆率大军扼守；自盖平而北至牛庄要隘大石桥，皆有军。十二月十五日，敌第二军复扑盖平，章高元御于盖平河上，奋勇鏖战；敌军不得进，乃绕攻张光前营。张营望敌先溃，敌军遂入盖平，分军夹攻高元军。徐邦道方自牛庄移师还，合高元拒战；久不敌，退。姜桂题方率援师来，邦道邀夜捣盖平，谋克复；而桂题不欲行，于是合退营口。宋庆率徐邦道、马玉崑会依克唐阿、长顺、吴大澂、李光久军图海城，于是环海城而军者六万余；而敌军之守海城不满万，我军屡攻不克。盖敌自得金州后攻退宋庆军，第二军与第一军合，复分军四犯：故其势盛而我之势衰。

于是敌之第三军图威海者群集大连湾，遂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军舰犯登州；二十五日，载奇兵二万五千至成山岬龙须岛，由落凤港登岸，陷荣城，拊威海背。二十八日，前锋至宁海，为提督孙金彪击退；而山东巡抚李秉衡亦率兵万余至福山，阻敌兵内犯。

二十一年（乙未）正月朔拂晓，敌以军舰二十五艘攻威海。我舰队自大东沟败后，久匿不出，分泊于威海附近刘公岛；旅顺既失，朝命逮问丁汝昌，而李鸿章则奏保戴罪立功。敌之舰队以水雷逼口门，别运陆兵一万夺枫岭登陆；既而炮台击伤其一舰、沈其水雷三，敌军暂退。而陆兵已攻我东炮台之后，荣城之敌兵亦会攻，遂于初五日夺踞东台。守东台为分统刘朝佩，遂奔于西台；无何守西台统绥巩军之道员戴宗骞亦奔刘公岛，敌军则踞炮台以俯击我澳内兵舰，而沈「靖远」舰。初十夕，敌以一队雷艇扼威海西口；月既落，复以两队雷艇入东口。我兵舰还击，中敌两舰；而敌放水雷击中我督船「定远」，驶至刘公岛沈。十一夜，复以鱼雷沈我「威远」、「来远」，以水雷沈「济远」。时「威远」管驾林颖启、「来远」管驾邱宝仁并冶游不在舰也，水雷队王登瀛率十二艇出逃，则被掳；于是敌舰哄然入，守台兵悉溃，而威海陷矣。十六日，敌舰围我残舰于刘公岛；水军倏扰，诸洋员争请出降。护军统领张文宣、营务处牛昶炳亦向汝昌议降，于是英员浩威作降书、钤汝昌印，付「广丙」管驾程璧光悬白旗。十八日，诣日军献余舰；而丁汝昌与刘步蟾并仰药死于「镇远」舰，于是海军遂为敌尽矣。

当是时，侍郎张荫桓、巡抚邵友濂方自日本议和，与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相会，不蒙见答而归。正月二十二日，宋庆会诸军攻海城不克，敌军亦进攻我军，一军逼辽阳；于是吴大澂退田庄台，宋庆退营口，魏光燾、李光久退牛庄，依克唐阿与长顺退辽阳。二月初四日，敌之中军自海城犯辽阳牛庄，右军向摩天岭、左军踞盖平，以一队逼大夫墩分我兵势。是时聂士成以万二千兵往来驰战于辽阳，而依克唐阿、长顺及提督唐仁廉之兵亦

互出策应；于是辽阳得无事。而初七日两军大战于牛庄前，则魏光燾败矣、李光久弃军走矣，死者二千余、被虏八百余，丧军械无算；吴大澂田庄台之兵亦譁溃。方大澂之出军，气锐甚；谓日本军队多驱迫良民不得已而来，袭湘军并发匪故事，立「免死牌」于军前以招敌降。及临战，敌炮如雷，敌骑如火如荼冲至；于是阵势挠而部下先奔，大澂愤不欲生，而亲兵挟之走。宋庆之军资在田庄台，亟率部军三万自营口来援；亦为奔军冲动，代守营口之将蒋希夷亦先遁。二月初八日，敌入牛庄。十三日，敌据田庄台，进营口；宋庆与吴大澂向西北退舍，敌军踏冰渡辽河。于是刘坤一之大军出关迎剿；李鸿章授头等全权大臣，邀同英、美、俄、德、法五国公使自天津启行，向日本勾和矣。当东事之起，各省督、抚皆以避敌为幸；独吴大澂自内地请赴前敌，为人所不欲。洎乎败北，四方腾笑；然朝廷以百练淮军亦屡战屡溃，不忍独罪吴也。

李鸿章之行，即预有割台湾成见；而日本之兵未尝向台湾，或难以为开议之地。于是二月二十日，日本侦探船二，诈法船口澎湖天后澳——即俗所谓妈宫港也，镇守总兵周振邦听其登岸，不敢诘，反宴饮之。越一日，而一舟去。至二十七日，而伊东佑亨率兵舰来矣；妈宫炮台齐击，中其一舰。于是以二舰夹乏行，退向龙门港登陆；而振邦先逃，我兵争夺渔舟渡台湾，遂失澎湖矣。

是日，鸿章在日本马关议和约。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列席春帆楼，要以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地为质，乃停战；鸿章不可，伊藤执之坚。迨二十八日，李鸿章为日本狂人狙击，创甚；乃不索质地，订奉天、直隶、山东停战二十五日之约。于是鸿章允抛弃朝鲜、割辽东半岛并台湾澎湖各岛、偿兵费二万万两，而战事始弭。李鸿章偕其子经芳回天津，众议沸腾；遂托病不敢进京。日本所得地，从鸭绿江安平河口，沿凤凰厅至海城、营口为界；而俄罗斯愤日本割辽地之不利己也，聚战舰十艘于大连湾备战，又分泊长崎、烟台作战势，纠德、法二国勒日本还辽，和约几变。由是，李鸿章催日本速换约于外；枢臣孙毓汶始终谄附太后，逼皇上速换约于内，尚书徐用仪附和之。于是言路交章劾鸿章误国，主事何藻翔、罗凤华上书请戮毓汶等以谢天下；翰林院复连名专劾孙毓汶十余年揽权误国、纳贿营私种种罪状：并不报。

洎日本忍辱遵三国还辽，议增收偿金三千万，立撤辽东兵；三国引为德色，而中国不知所措。三国愤中国之无能而安之若素，越三年，遂有俄据旅顺、大连湾，英据威海卫，德据胶州湾，法据广州湾之祸；纷纭纠葛，而至于俄指东三省、英指扬子江、法指云南、德指山东、日指福建为各国势力之范围，皆此一役阶之厉。而其端之来，则由于弃越南以和法也。故为国者而苟求无事，偷食息以图存；为人谋国者而阴持两端，以图私便：盖未有不亡者矣！